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八卷第九號 中華民國廿三年九月一日出版 中國旅行社印行

綠楊城郭是揚州

華南旅行記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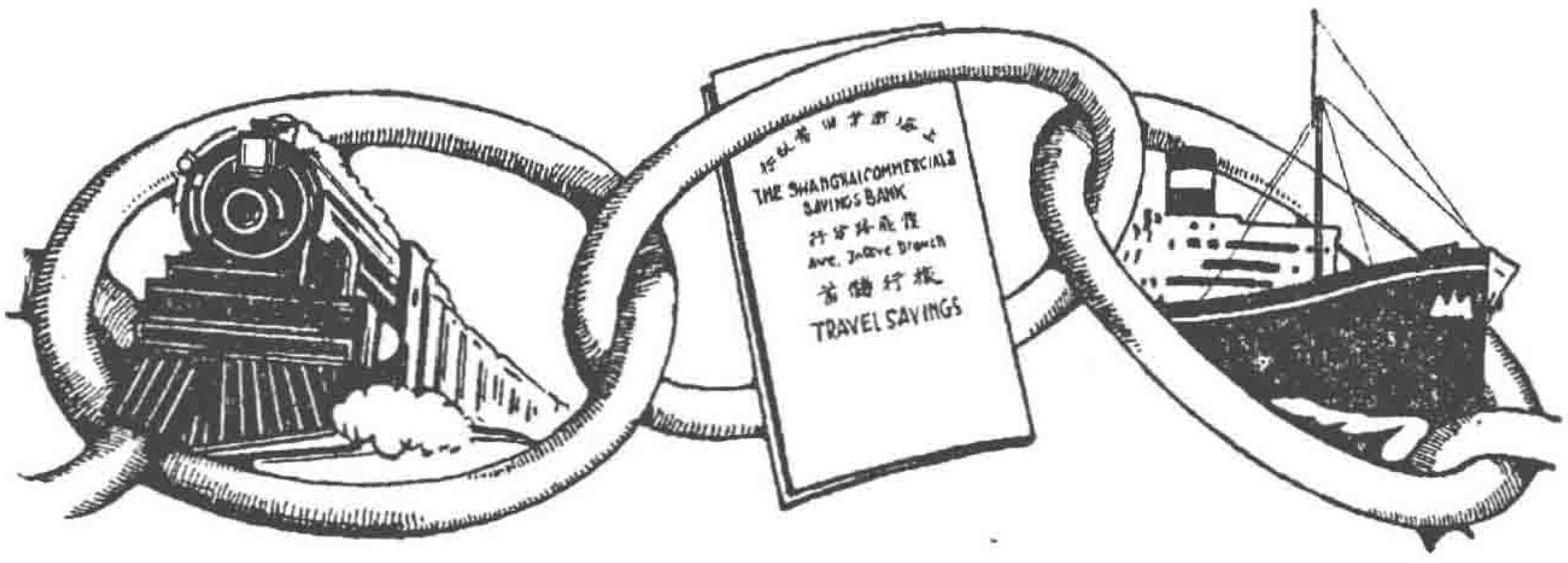
楊秀瓊北遊印象記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8 No. 9 SEPTEMBER 1934



旅行儲蓄

提倡旅行　養成儉德

旅行爲人生樂事吾人往往限於經濟不能暢所欲遊敝行有見於此創辦旅行儲蓄俾有志旅行者儲消耗之費作旅行之資印有國內旅行指略及旅行儲蓄章程歡迎索閱

行址　上海霞飛路五八九號

上海銀行霞飛路分行啓

電話　八二七三九　一二五六〇

中華書局出版

十大字典辭典

添印普及本 發售預約

贈閱

各書

樣張

敝局出版之各種字典辭典，內容完善，印刷精良，久已風行國內。惟所用之紙張裝訂，均選上等質料，既佳，當此不景氣之時代，青年學子及一般人士，不易購備。茲特選最切要之字典辭典十種，添印普及本，改用次道林紙精印，國貨布面裝訂，庶成本減低，定價亦可從廉，（原印之普通本售價照舊）並發售預約，預約價幾只原印普通本定價三分之一。區區之意，無非欲減輕學子之負擔，而使學術參考之工具，得以普遍流通。

預約簡章

一、發售預約之各種字典辭典，册數，版式，價目，郵費等，詳見下表。

二、預約期自本年八月一日起至十月底截止；外埠函購以郵局日戳為憑。

三、出書期本年年底。

四、下表所列郵費（連掛號費）及包紮費，以寄交國內各行省及日本朝鮮為限，蒙古，新疆，香港，澳門以及郵會各國，均須照郵章加費。

五、書價及郵費均用上海通用銀元計算，各地貨幣不同，須照匯市貼水。

六、自取書者，在何處預約，將來該書出版後即向何處取書。

七、預約諸君住址如有變更，請即通知原定書處，倘未通知而出書後誤寄遺失，本局不負責任。

八、內地函購，書價最好由郵局匯兌；不通郵匯之處，可用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但以二角以內者為限，外國或某省專用郵票及粘連污損者均不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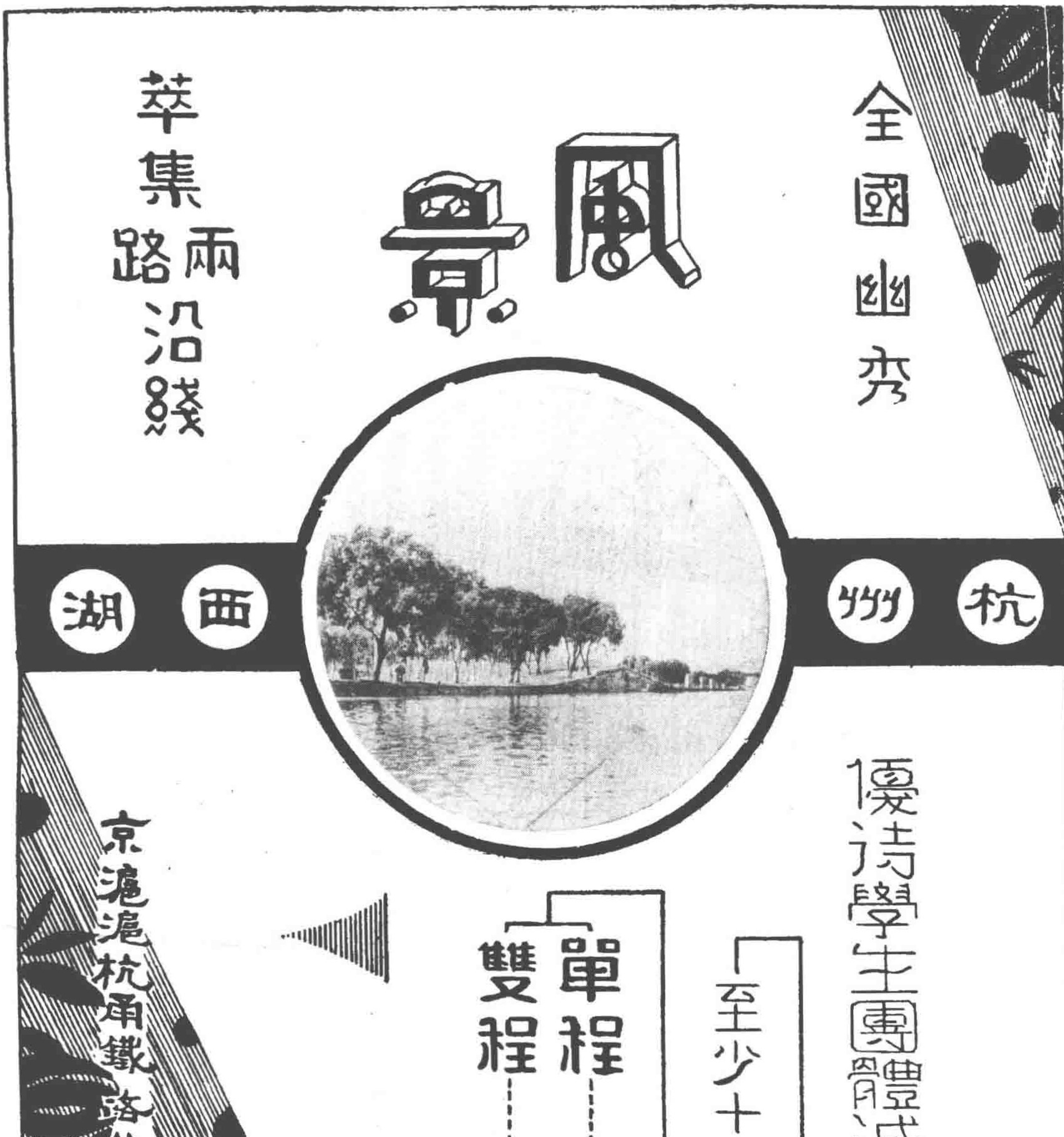
十大字典辭典普及本預約售價表

書名	册數（精裝）	版式（公分）	普通本原定價	普及本定價	普及本預約價	郵費包紮費
中華大字典	四	19×25.5	16.00	12.00	7.00	1.00
中華百科辭典	一	14×20	6.00	5.00	3.00	0.25
實用大字典	一	13×19	3.60	2.70	1.80	0.25
博物詞典	一	13×19	3.00	2.00	1.20	0.10
理化詞典	一	13×19	1.80	1.50	0.90	0.15
數學詞典	一	13×19	3.00	2.50	1.50	0.10
中華漢英大辭典	一	17×24	6.00	5.00	3.00	0.25
英華正音詞典	一	13×19	3.60	2.50	1.50	0.10
新式英華雙解詞典	一	13×19	3.60	3.00	1.80	0.25
德華字典	一	13×19	5.00	3.00	1.80	0.25

預約三種以上者照預約價再打**九五折**

預約六種以上者照預約價再打**九折**

華0545(全) 23,7.


風景
全國幽秀
萃集兩路沿綫
杭州西湖
優待學生團體減價票
至少十人
單程七五折
雙程對折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謹啓

旅行  雜誌

第八卷……第九號

中華民國廿三年九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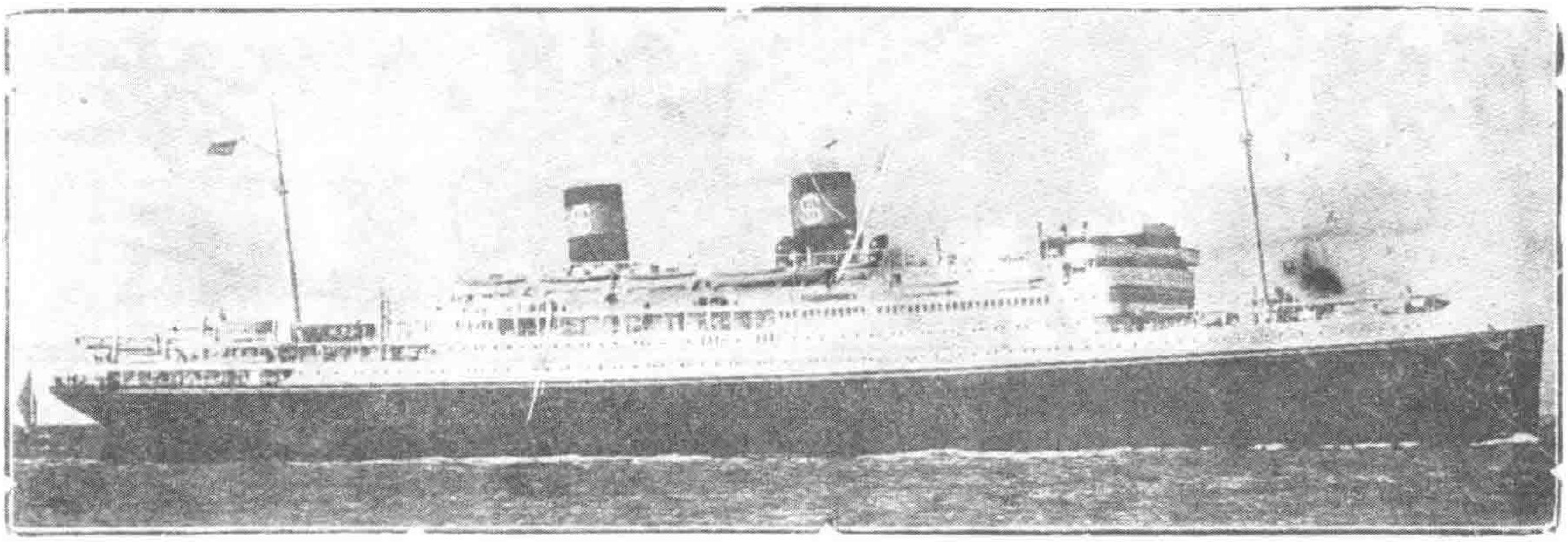
漢口江邊招待所落成……記者……一
光榮之頁……三
故都北海……許穀人……五
故都頤和園……許穀人……六
西游小記(一)……張恨水……七
綠楊城郭是揚州……高梧軒……一一
荔枝灣小記……蕭枕紅……一三
北游紀事詩……王瑞蘭……二六
華南旅行記書後……趙哲士 周聖臧……二七
魯游鴻爪……周仲千……三一
九華山遊記……甯有瀾……三九
雁蕩山人旅行日記……蔣叔南……四七
蜀游萍踪……陸詒……四九
杭徽道中(美術銅圖)……金輅……五三
故都(美術銅圖)……許穀人……五四
綠楊城郭(美術銅圖)……沈震人……五六
楊秀瓊北游印象記……蔣槐青……五七
海……周瘦鵑……六一
湊巧的時候(下)……過程……七五
祕密谷……張恨水……八三
北夢錄……銖庵……八九

東南西北

英皇儲入海救法童……一〇
黃劍白發明水上新舟……一〇
希特勒末日至矣……一〇
旅行儲蓄……三八
我國青年步行環游全球……三八
蔣叔南逝世……三八
蕭伯訥反對做壽……四六
脂粉香水消耗於婦女腿部者頗鉅……四六
書法心理學任道夫婦抵滬……四六
上海婦女口脂香銷耗鉅款……四六

趣味

山西省公路太原——大同各站票價里數表……九五
中華國有鐵路正太線行車時刻表……九六
北平游程……九七
編者之言……九八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舖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汚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盡興乎來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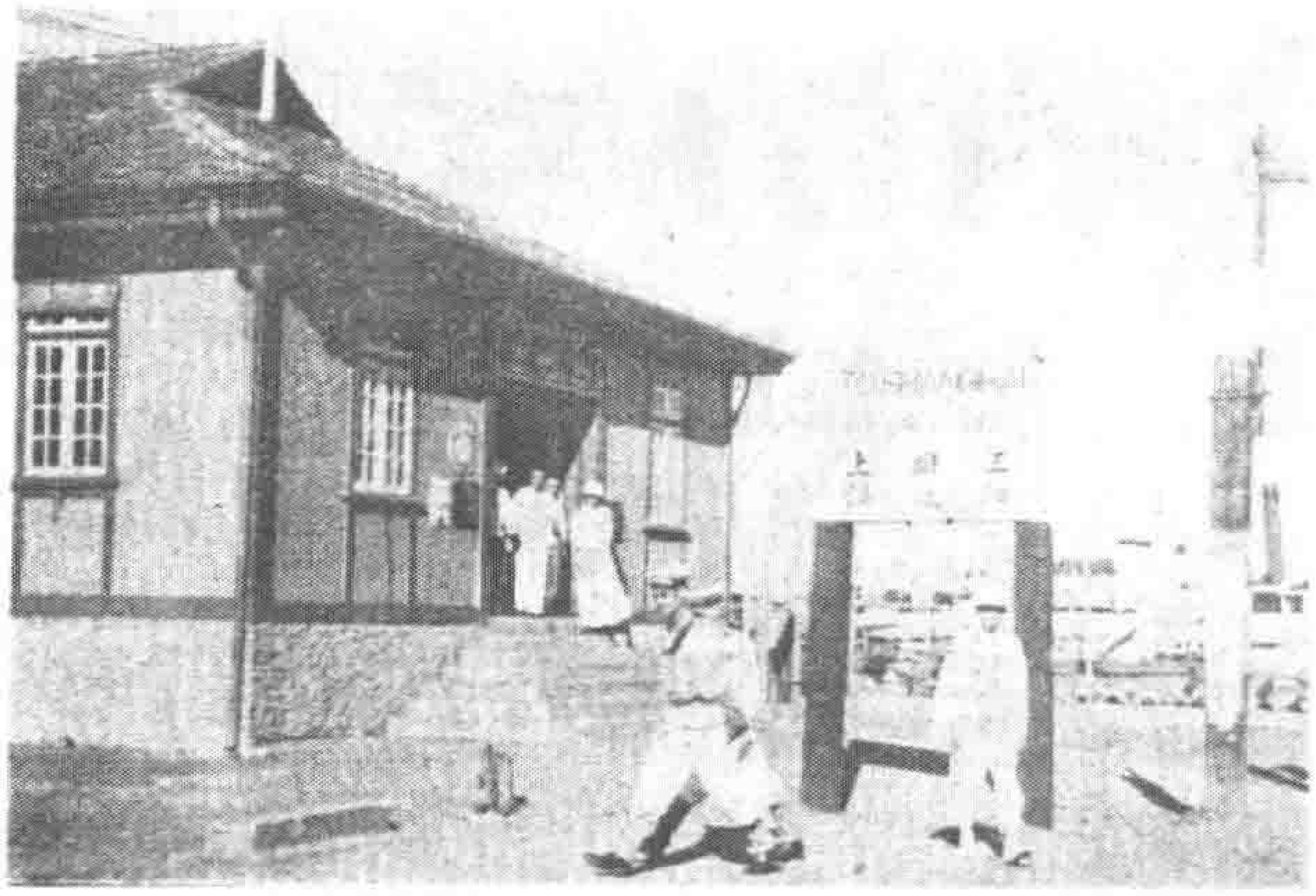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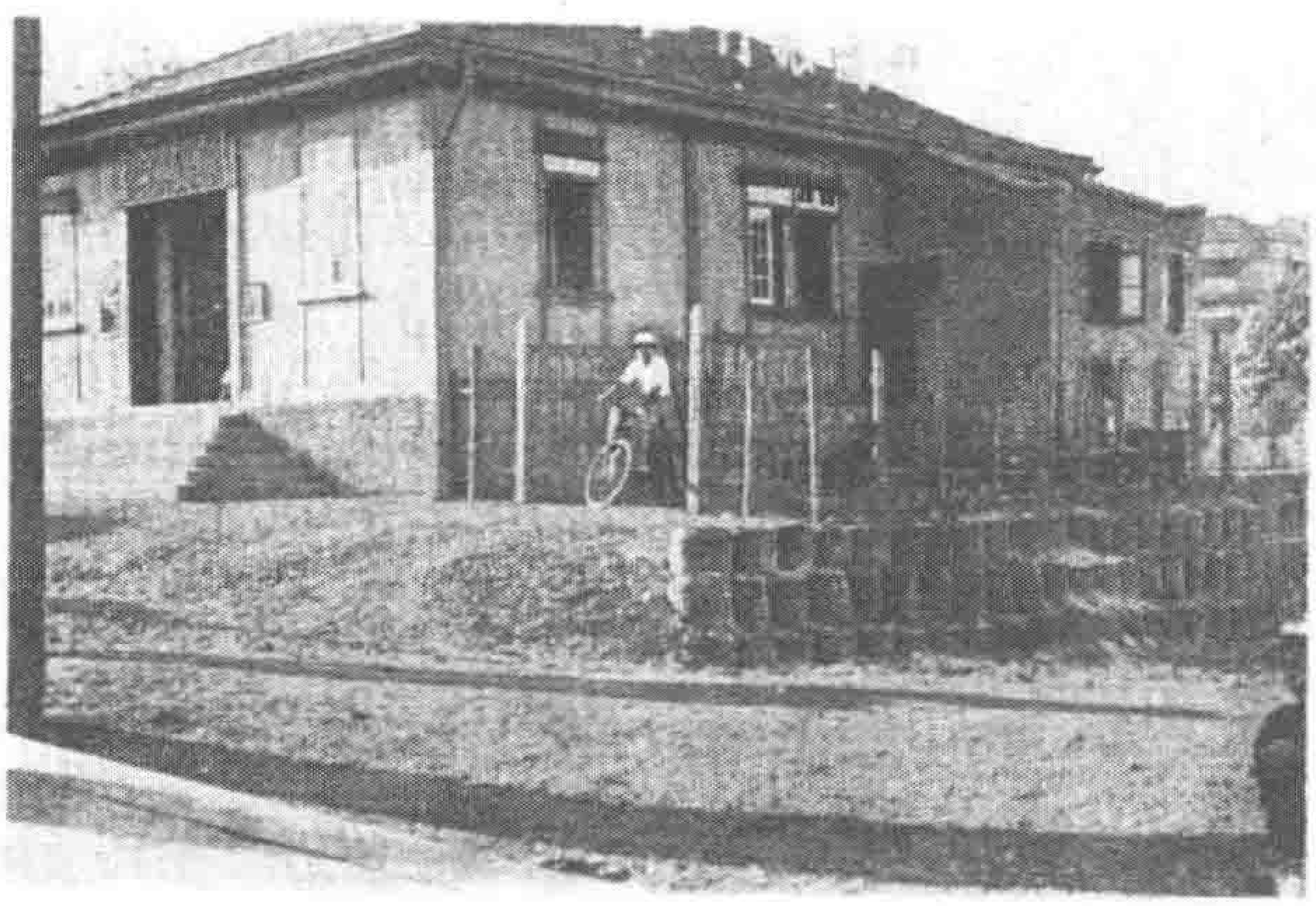
漢口江邊招待所落成

記者

漢口居全國之中心水陸要衝，四通八達。每日長江上下游來往船隻停泊者爲數可觀，旅客之衆，爲長江中下游之冠。本社素以服務社會，嘉惠旅人爲懷，緣於江邊建招待所一處，由漢社指定負責人員專司招待旅客事宜。凡關於行李之照料，旅館之預訂，以及其他問訊事件，莫不竭誠爲旅客服務。門首建立木牌，大書本日某輪開往某埠，以便公衆。所內幷備清茗，供過客解渴，一概不取費用。左圖（上）爲側面，（中）爲正面，（下）爲外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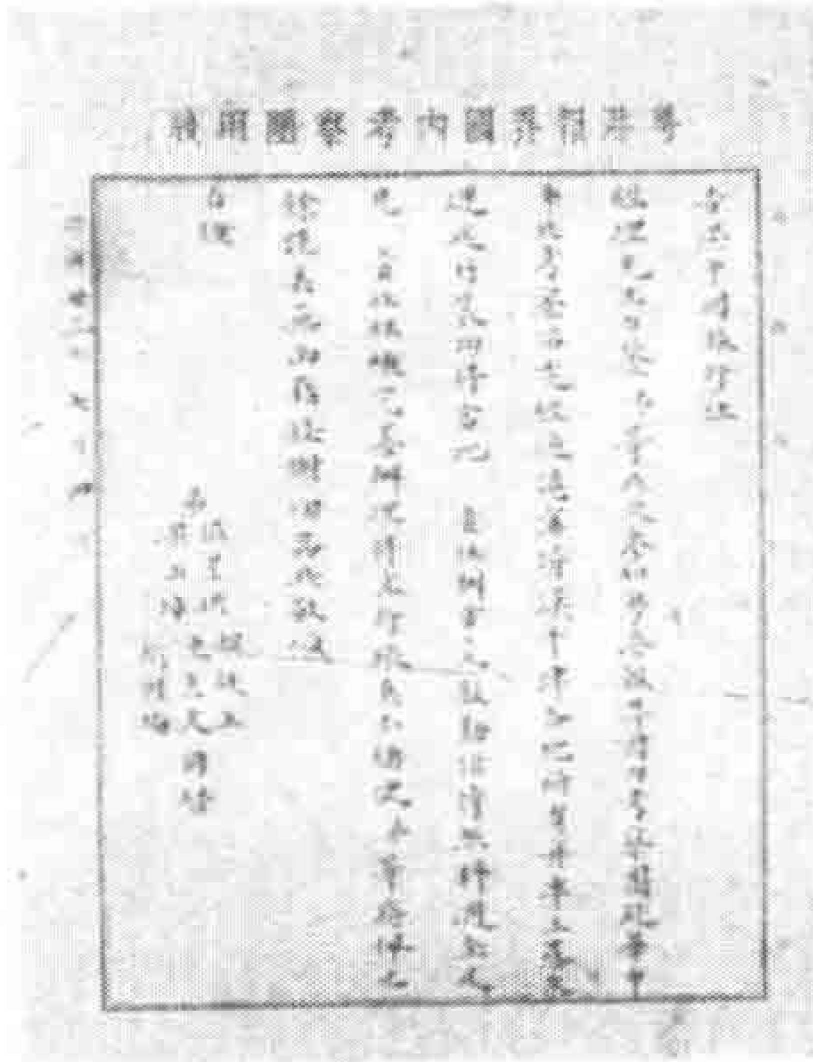






光榮之頁

粵港報界國內考察團函



香港中國旅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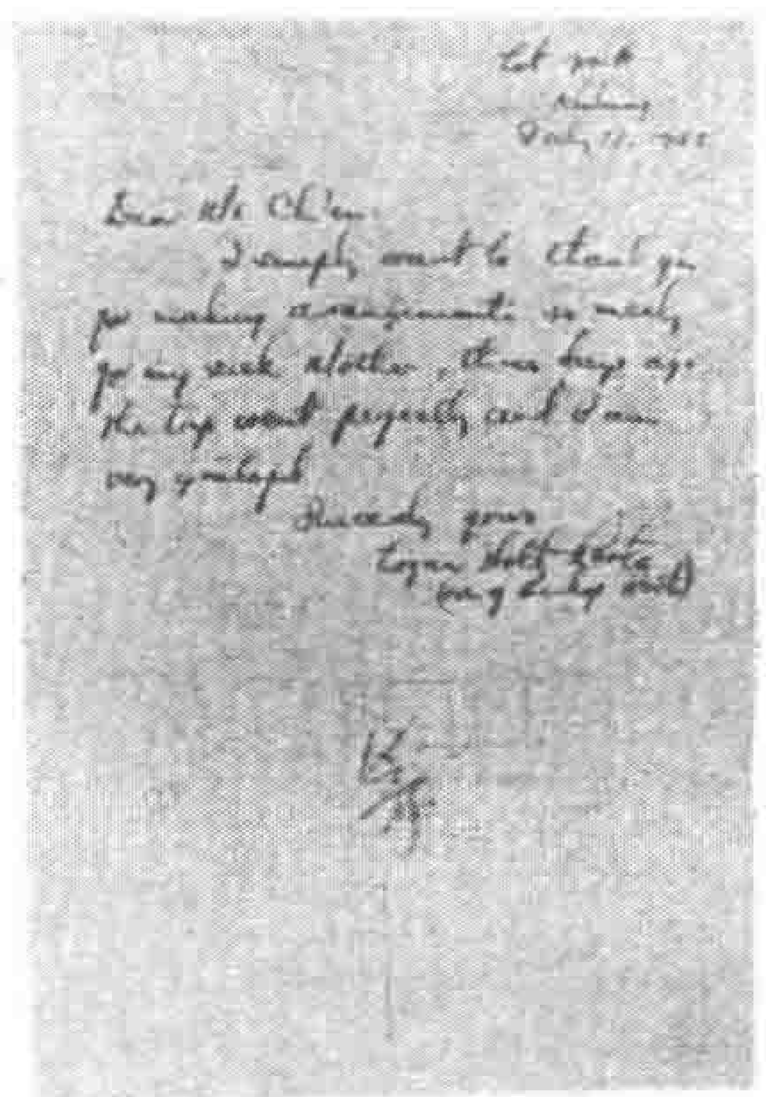
經理先生台鑒弟等此次參加粵港報界國內考察團赴華中華北考察沿途經過滬甯潯漢平津各地所有舟車上落及運送行裝均得當地

貴社辦事人殷勤招待照料週全足見 貴社組織完善辦理得宜行旅莫不稱便弟等感佩之餘謹具蕪函藉誌謝悃耑此敬頌

台綏

溫星拱
梁玉璋
弟 胡秩五 同啓
陳克文
衞國綸

Roots 君函



Dear Mr. Ch'en:
I simply want to thank you for making arrangements so nicely for my sick mother, three days ago. The trip went perfectly and I am very grateful.
Sincerely yours
Logan Holt Roots

湘濤先生大鑒此次 家母扶病就道旅途各事辱承 照拂非常感謝途中一路平安堪以告慰並伸謝悃即頌

大安

Logan Holt Roots 上

七月十一日牯嶺

淞滬抗日名將張炎張勵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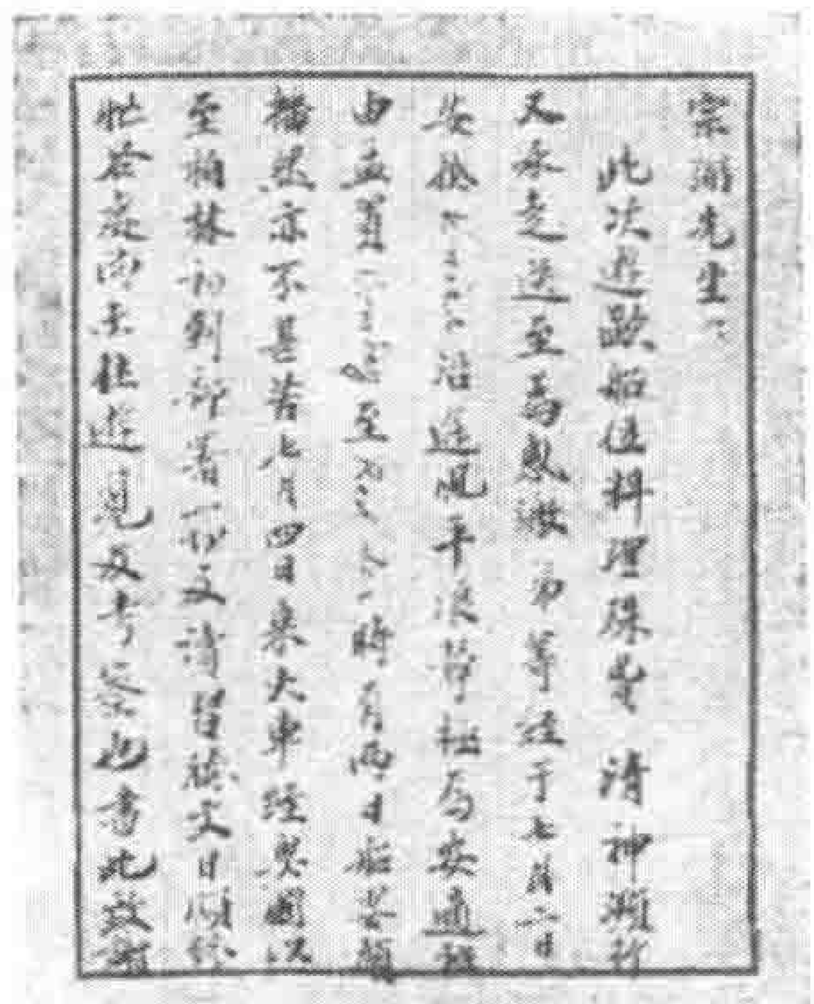
宗弼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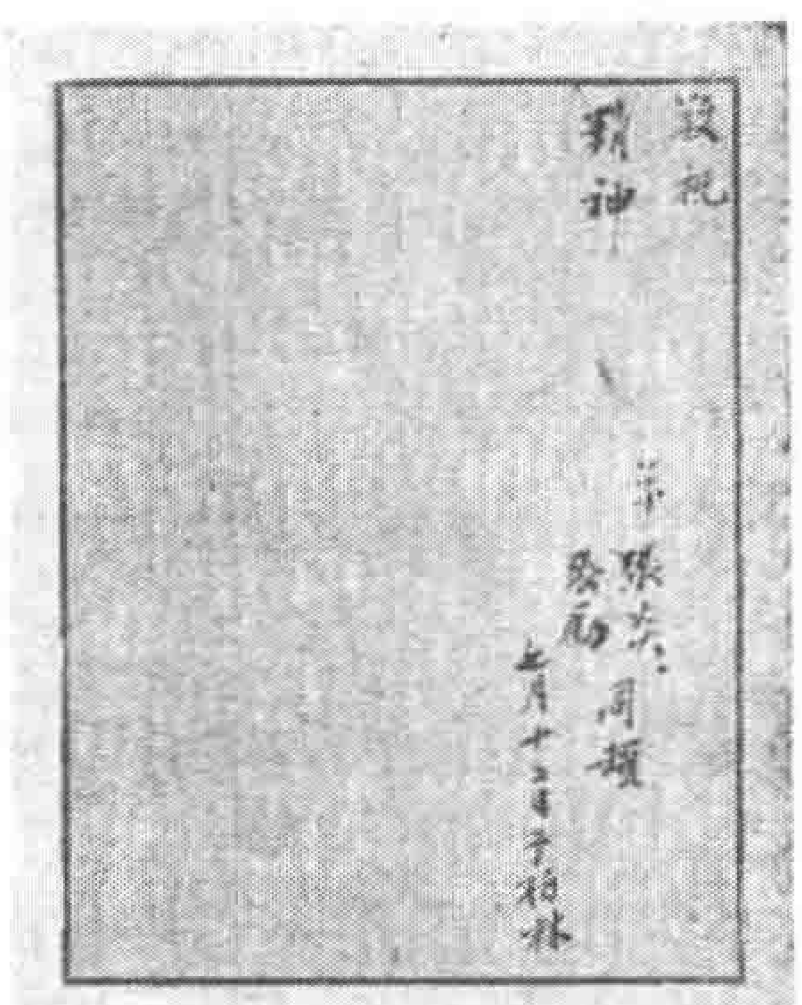
此次遊歐船位料理殊費清神頗行又承走送至爲感激弟等經于七月二日安抵 Venice 沿途風平浪靜極爲安適祇由孟買 Bombay 至 Red Sea 時有兩日船略顛播然亦不甚苦七月四日乘火車經奧國以至柏林初到部署一切及讀習德文日頗紛忙各處尚未往遊覽及考察也書此致謝敬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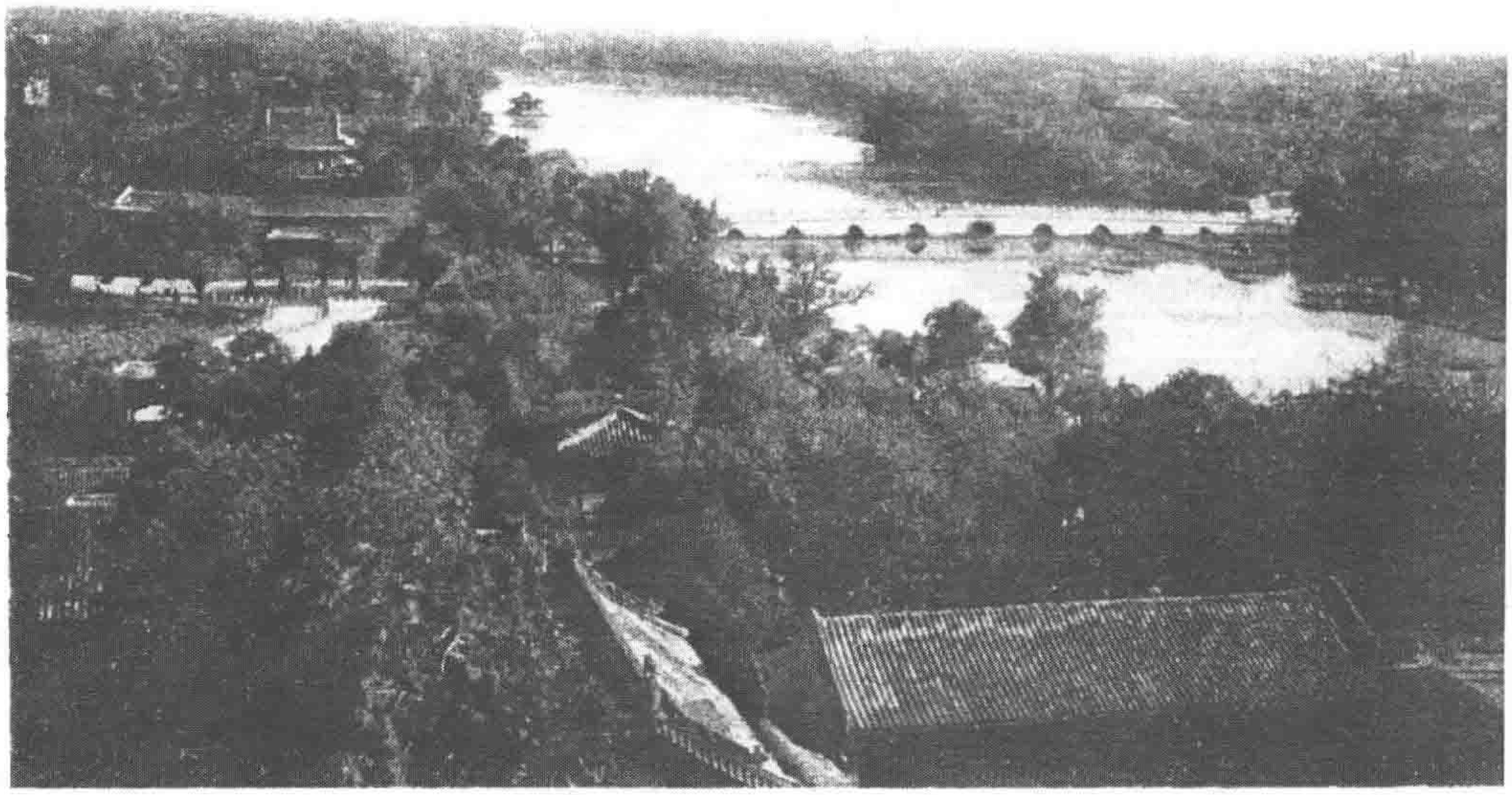
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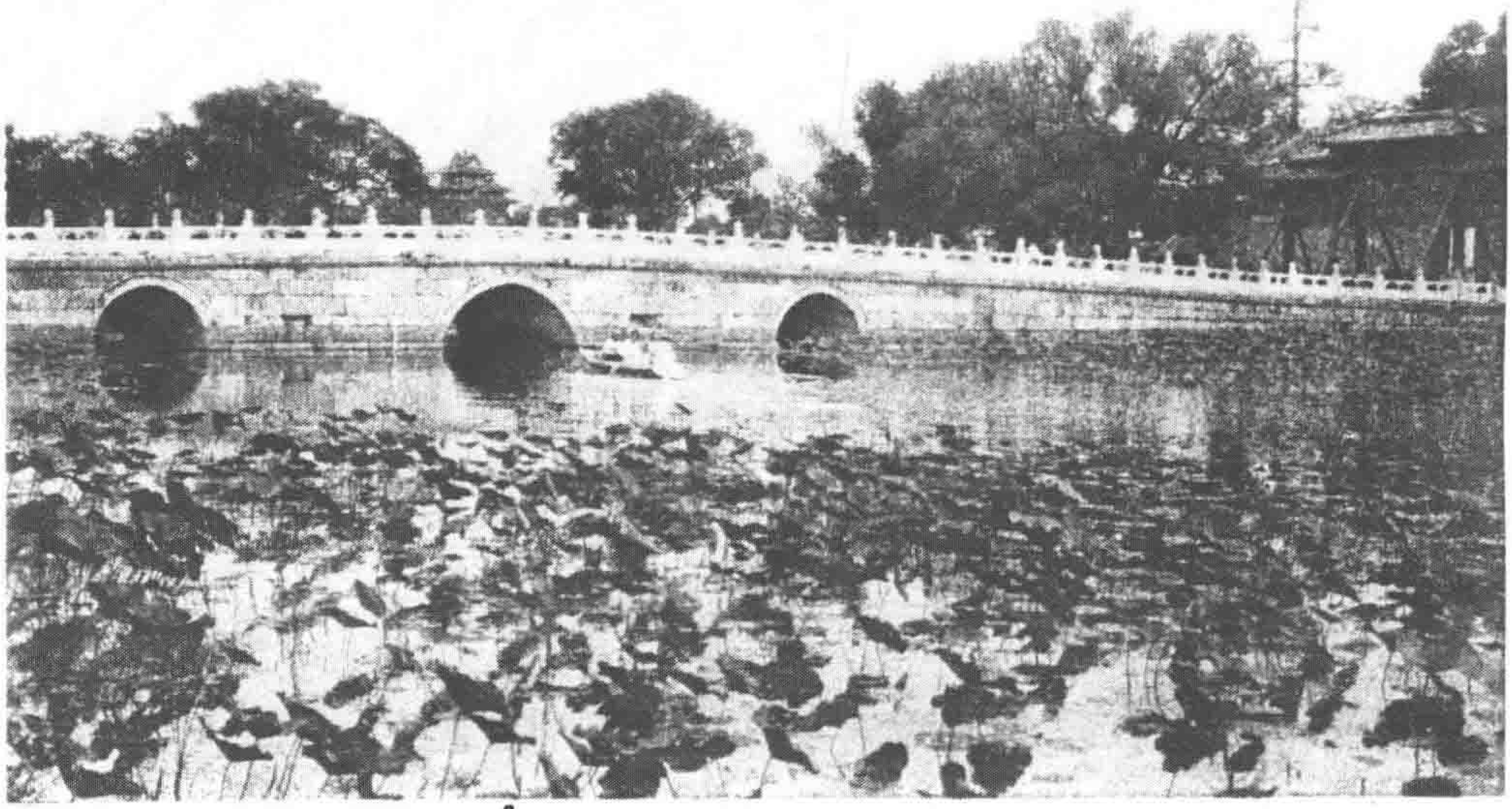
弟 張炎 張勵 同頓

七月十二日于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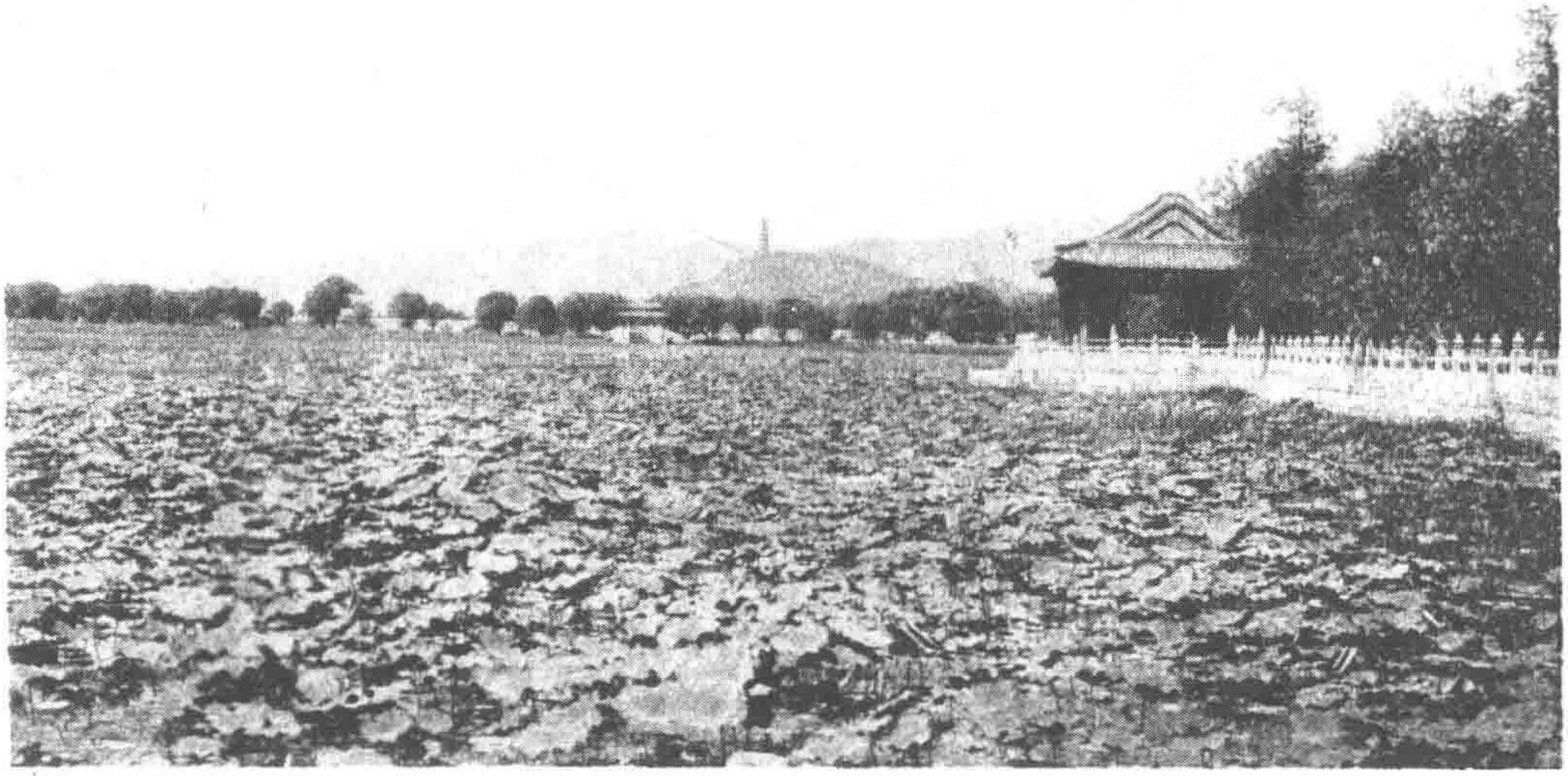


故都北海

〔上〕瓊島下望

〔下〕石橋

許穀人作





故都頤和園

遠望玉泉山〔上〕

園中石橋〔下〕

許穀人作

旅行雜誌

第八卷　中華民國廿三年九月　第九號

西遊小記（一）

張恨水

今歲五月，予作陝甘之遊，意在調查西北民生疾苦，寫入稗官。至於風景名勝，旅程起居，則非稗官所能盡收，乃另爲一記遊之文，投之本誌。與本誌主編趙先生約，蓋已三月於玆矣。今征塵小歇，寄居牯嶺，雖寓樓斗大，然開窗北視，遠及百里，但見長江如帶，後湖如鏡，煙雲飄緲，胸襟豁然。覺趙君之約，未容久違，遂卽趁此逸興，把筆追誌。文以白話爲之，取其通俗。而其內容，著重於旅行常識，俾爲將來西北遊者，略作參攷。間以風土穿插之，以增閱者興趣而已。記遊之文，此本不合，然旅行雜誌之命意，似當如是也。文中有圖，亦記者所自攝，初爲此道，佳搆甚鮮，擇其略可者入之，亦點綴篇章之意云耳。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序於牯嶺望江樓。

頭一站到鄭州

西北這兩個字，包括得很廣，計有陝西甘肅甯夏青海綏遠新疆六省。我們要遊西北，決定自己是要到那幾省，然後擇定路線。大概到綏遠甯夏新疆去，可以由平綏線到包頭，再騎駱駝。（現在也有汽車了，但是時通時塞）到陝西甘肅青海去，那必定由隴海路到潼關，再換汽車前行。我家居北平，所以是由平漢路到鄭州，在鄭州換隴海車西進的。說到由北平到潼關，本來不必在鄭州勾留的。平漢通車晚上十一點多鐘到鄭州，隴海由東向西的通車，也是十一點多鐘到。你若是買聯運票，大可以下了平漢車，就跳上隴海車去。可是有一層，你若打算中途在洛陽下來玩玩，那就不便當。因爲隴海車到洛陽，是上午三點多鐘，你由鄭州上車，不會睡好，又得起來，而且混亂了一夜，第二日恐怕也沒有精神遊歷。爲了這一點，我決定第一站住在鄭州先看一看這新興的商埠。鄭州的旅館，儘有幾層高樓的。不過很少新的設備，而且租界旅館裏所有的不良現象，那裏都有。你若是要圖淸淨，不妨住在中國旅行社招待所。那裏設備很新，鐵床，浴間，抽水馬桶，都有。像那住慣了上海，非抽水馬桶不能出恭的朋友，這裏是你唯一的歇脚地了。

二〇一〇一五

在鄭州的小勾留

在三十年前，鄭州火車站邊，不過是幾十家草棚子而已。現在可了不得，那中山路，一望也是幾層樓的高大洋房。馬路雖不十分寬却很是平整。中國交通上海各大銀行，這種都有分行，決不是三十年前草棚子裏的住客，所夢想得到的事。你若是西行的人，到了鄭州，就得想一想，有些什麽旅行必備的東西，買了沒有？假如是沒有買的話，可以在這裏買齊。因爲到了西安，雖然也買得着，有的不好，有的太貴。現在，我代擬一張西行採辦單子，將來有西行的人，可以參酌這個單子自辦。

必備品　行軍床　溫水壺　旅行藥品　傘　雨鞋　手電燈　指南針　表　精鹽　茶葉　手巾囊　口罩　罐頭　餅乾

（以上二項若遊華山千萬帶着，別忘了。）

補充品　打汽爐子　錫質鍋壺　濾斗　糖（西邊糖很貴，華山上也缺少）　水果　日記本　茶壺　碗　筷子　小刀　行李袋（或油布）　望遠鏡　地圖　寒暑表

這單子，看官看到，以爲有些滑稽，怎麽連濾斗都寫上了？其實並不滑稽。因爲到甘肅境裏去，沿路的水都是黃泥湯，能過濾一下，自已在打汽爐子上燒得喝，不是放心得多嗎？關於這些採購的東西，看官向下看我的遊記，自然知道用處。

子產祠與碧沙崗

在鄭州把東西購辦齊了，就可以賞玩賞玩鄭州的名勝了。照各種遊記上說，這裏有梅山泰山兩處山景，但是離街市已經有四五十里，專去遊歷的人，大概很少。就以附近而論，城裏有個子產祠，傳說是鄭子產的故里。但是誌書上說：鄭國京城，離此還有二十里，傳說也許是靠不住的。祠在縣東街，由車站方面一直東行就到。祠是一個四合房子，沒有什麽院子裏有幾塊碑，現在有警察駐在祠裏，沒什麽可看。祠外五十步，有一座塔，名舍利塔，傳說是元朝建築。

到鄭州的旅客，有一個地方必去玩玩的，就是碧沙崗。離鄭州約五里路，坐人力車去，來往給一元錢好了。這個地方，原來是馮玉祥部下的陣亡將士墓，在墓前，用了幾十畝地，築成了個園子，花木很多，在鄭州這工商業繁盛的地方，只有感到喧囂，有這樣一個地方。那是很可一新耳目的了。園子是坐南朝北的，門很偉大，上書碧沙崗三個大字，你自然知道是誰人的手筆。進門一條很寬的人行路，穿進一架如船篷式的葡萄架，長約十丈，這很有點意思。南行，有一道池子，池上架有石橋。迎面一架東西，擋住了眼簾，便是紀念塔了。塔前三角式，建有三個亭子。用花木陪襯着。若是在中國文人腦筋裏，必定題上大招，千秋，等等名字。馮先生腦筋裏，如何會放進這一套，所以這三個亭子的名字，是民旅民權民生。三民亭後，有一個紀

念堂，可不叫五權了。堂裏都是國民二三軍的將領的大照片，和這些人懸的遍額。這裏有棹凳看園人借着賣茶。凳子很長，許多馮先生同行，支脚高臥。穿過這個堂，後面就是陣亡將士的靈堂了，裏面供了無數牌位。在這堂後，就是墓地，那墓是由北而南，一排一排的葬着。墓上栽有果子樹。睜眼一看，纍纍然，點不清數目。各墓前，都有小碑。碑上題字，記有軍職藉貫陣亡地年齡。我和同行的工友小李，作了一種不相干的工作，就是對年齡方面，加以調查。發現了，最小的十五歲。普通都是十八九歲到二十四五歲。假使他們還活着的話，比我還年輕哩。我情不自禁，這樣慨歎的說了一句。我到這裏的時候，是陽歷五月初，當然，北方天氣，還是南方暮春，所以這裏的月季木香之類，開得正茂盛。靈臺前有幾十棵牡丹月季，開得更是紅艷艷地，這眞象徵着這裏的軍人魂了。

嚐嚐黃河鯉罷

在鄭州有一件遊玩以外的事，必定要嚐嚐，就是黃河鯉。鯉魚這東西，在別處是個兒大腐子粗。唯有黃河鯉，只是尺來長，腐肉很嫩。可是有一層，吃黃河鯉，必得到幾家大的河南館子去吃，那才是眞的，而且好吃。平常一條黃河鯉，大概總要賣到兩塊多錢，或者三塊多錢，這是早晚市價不同的。伙計們用繩子提了魚的鰭，可以送給主顧來看。那魚比筷子長，而且亂跳，那你就點點頭說：好！伙計說：怎樣吃？清蒸，紅燒，醋溜乾炸……你覺得有兩樣吃法都是所喜的，你就說：清蒸，紅燒兩做罷。那末，你彷彿是內行了。吃河南館子，還有一件事是有趣的，假如我們有五六個人去湯和甜菜，你不必點，因爲館子裏會敬你這兩樣的。你坐下，伙計端上來，第一碗就是敬菜，叫開味湯。湯大概是鷄肉汁洒上點胡椒香菜。吃到中間，他還要敬你酸辣湯炒八寶飯之類。（八寶飯可炒，也只河南館子有）你見了這些東西，你千萬別問伙計，我沒點這個，你怎麽送來？那表現你沒吃過河南館子，可是笑話了。

開始西行

我在鄭州住了兩日，搭下午五點鐘的西行車子去洛陽。我坐二等，小李坐三等，這一列車，可不大好。二等車裏，是硬木凳，連電燈也沒有。但是車行不多時，到洛陽只十點鐘，可以睡覺。動身前，我曾換了兩塊零錢，如四省銀行角票，及當百文二百文的大銅子之類。其實，這是錯了。四省角票，只能用到潼關。大銅子，到了洛陽，就不行了。以後的遊客，請只帶中央角票得了。由鄭州西去，鄉下風景還不壞，樹木叢中，不斷的發現土寨子。這寨子，儼然是個縮小的城池，也有四門，甚至還加上碉樓，鄉下人都是住在裏面。好的寨子，外面還有濠溝吊橋。水滸上常說什麼莊，什麼寨，由這裏證明，那是事實了。在車窗子裏，我最覺得好看的，便是莊子外的桐花。這個桐，不是梧桐。

那樹葉子比梧桐小的多，也是一竿直上。在樹葉子裏簇擁着成球的粉紅花，眞是欲紅還白。一路隨時可以看到，是他處所沒有的。古人所指的儂是桐花，郎是桐花鳳，必是這桐花無疑了。二等車上有茶，泡了來，隨便喝，到洛陽給茶房三角錢好了。也有飯，中餐一元，一菜一湯，可以吃飽。小李告訴我，三等車上也有茶，一毛五一壺，而且是不大愛加開水呢。（下期記在洛陽）

英皇儲入海救法童

英國皇太子於八月五日在法國比列芝地方不惜其生命，在海濱拯救十二歲法國童子。該童游泳至深處，爲巨浪衝擊失去神志，隨海波而去。皇儲雖時習游泳，但侍從稱，海濱深處，危險殊甚，時該童之母，慘呼求救。皇儲乃絕不猶預，奮身一躍入海，卒與另一救生員將該童扶上海岸，海濱羣衆觀之，歡聲雷動。

黃劍白發明水上「新舟」

國人黃劍白，湘省人。向在湖南光華電燈廠服務。近來對於造船事業，頗具興味，發明水上「新舟」一種，其形勢與飛船相似，駛行極速，且殊安全。船身全長九十四英呎，寬約十七呎：高五呎，排水量三十噸，船重三十噸，用一百零六個輕金屬合金所製之長方形浮箱，自頭至尾，環繞於船之底背，船身卽托其上，船底距水面約六吋。試驗結果，船之速率，雖不及飛船迅速，而極安全省力，且吃水極淺，駛行於內港方面，最爲適宜。業已呈請實部註册。現湘省民衆，購用者頗多。黃氏函滬上友人，擬在滬設大規模製造廠，積極製造，俾推廣銷路範圍。

希特勒末日至矣？

芝加哥電，『希特勒之末日至矣，』此爲戈登博士之預言。戈登研究天文，因謂德國領袖希特勒之傾覆，不過時間問題云。戈登宣稱，德意志獨裁之劫運已難挽同，此蓋天數，在希特勒呱呱墮地之時，早巳註定也。美國星相家在此舉行年會，戈登博士卽以此預言向其同業宣示。此外尙有世界名人三人，亦將遭遇同樣之厄運，美國前總統胡佛亦其一也。戈登並稱：據天象所昭示，世界各國行將大亂，獨俄得偏安耳。

都錦生絲織品
發行所
杭州 花市路
上海 北四川路
上海三馬路。
廣州永漢北路。
南京門帘橋。
漢口江漢路

綠楊城郭是揚州

高梧軒

（本文照片由沈震人先生供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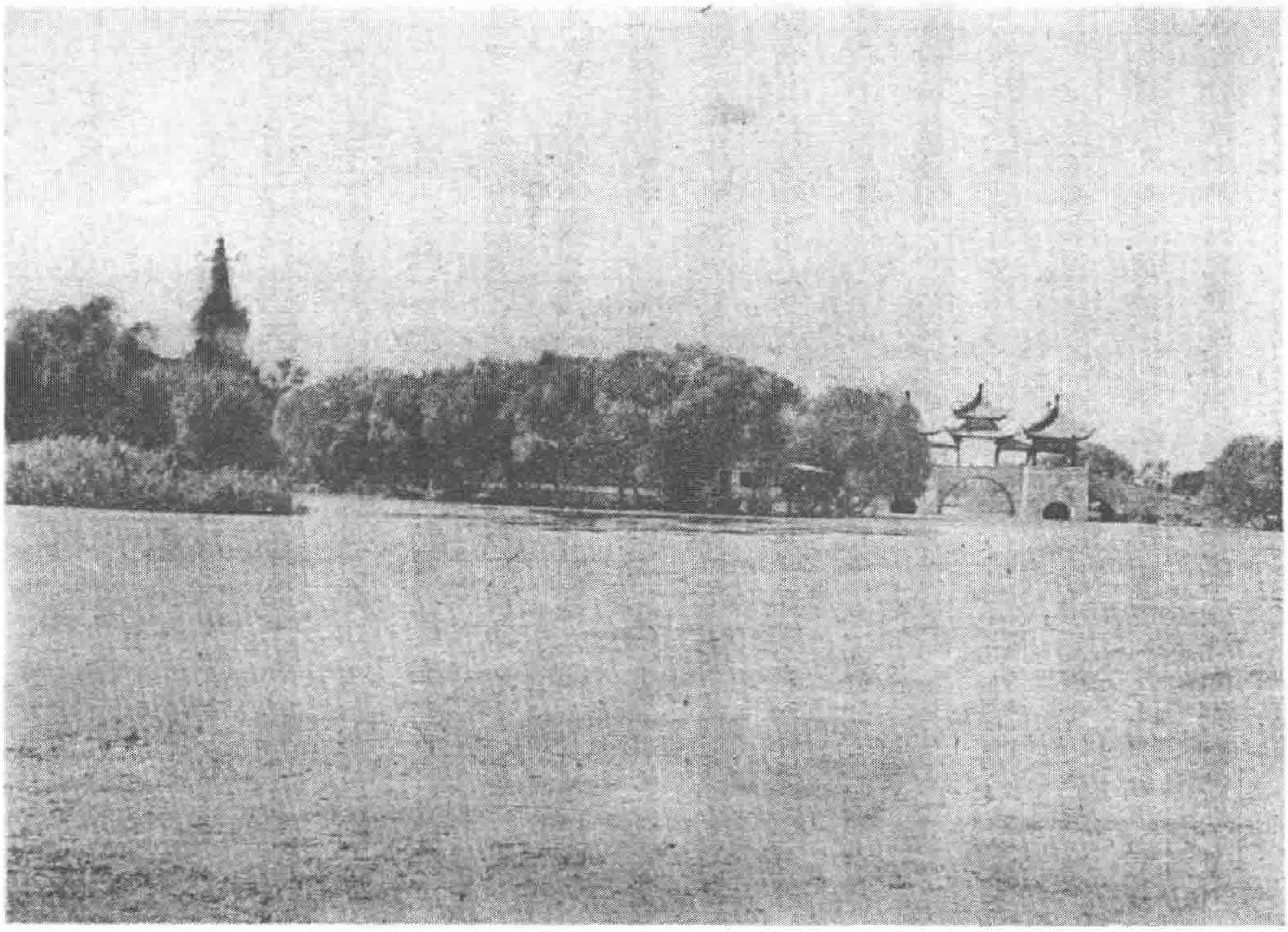
余之好游，爲朋輩所習知，浪跡南北，亦既垂垂卄載矣。獨未經至揚州，雖鎭江金焦之勝，一再試探，而望隔江燈火微明之處，益爲余平生魂夢繚繞之區。天假以緣，余乃有事於揚州，初擬托詞不往，漸以得至一新地，以慰夙昔懷想之忱者，又烏可不行，則決計襆被以隨矣。

余於出發之日，以四時零五分之平滬通車行，此車有臥車，而又奇速，故爲赴甯鎭所最適宜者。余以此車行，會鄰室即至友某君，尤極談宴之樂。維時天漸暑熱，則相對飲冰，亦以澆此胸中之塊磊也。漸行漸遠，以至於姑蘇，又有登車者，則北方友人，車中即述北方流離瑣尾之慘，聞之令人無歡。迨九時半，車抵鎭江，余即下而應友人之約，宿於雲臺山。

鎭江瀕江，其地多林壑之美，著名之金焦，固無論矣，即雲臺橫山諸景，亦多勝致。雲臺即在公園範圍以內，往來尤便。公園占地甚大，層層上升，其最高處即先烈趙伯先先生祠，蓋邑紳冷禦秋諸公所興建也。公園布置優美，氣象崢嶸，花木扶疏，而祠在雲臺山，由園門升陟，拾級而登，約四百餘步，以達其巓，故游者亦殊不擁擠，非瓣香至誠者，不之擾也。祠前爲藏書樓，夏屋渠渠，甫告落成，正移書其間。邑人李丁吳三君實始終其役，各斥巨資，以惠來學，敬鄉之心，殊足使人欽紉無已！藏書樓後，較高之處，不過數尺，別立平屋，僅四間，庖廚咸具，藻飾至雅，而亦至精者，即三君所經營，屬之於藏書樓，又間或自來憩息之所居也。三間爲一列，其前有一大間，供客座，三間之左右二楹爲臥室，衾枕咸備，書案文房，亦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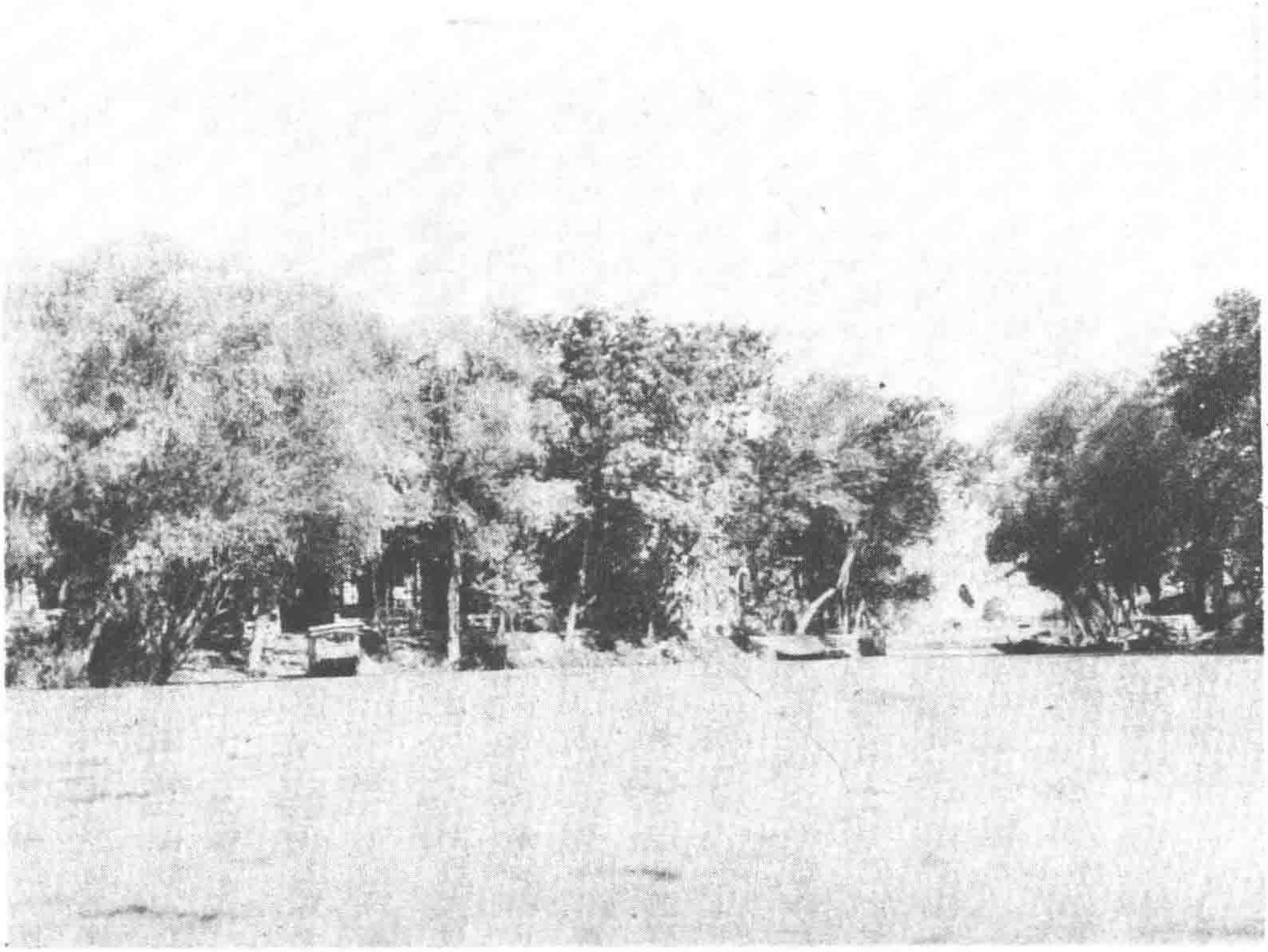
由鎭江江邊至江北岸之渡輪



瘦西湖

寘列，位置井井，知經營之者，殊爲周詳矣。此行吳君招我投宿，九時半車至，卽徑來是間，循山扶闌，以至其地，先就屋外陽台小坐。遙望焦山峙大江中，微火如熒，而北固崢嶸，雖深夜猶頭角顯露。卽金山之浮圖，亦隱現雲中，至鎭邑則無一不在此山足下，燈火通明，正似展劉松年之金閶萬戶圖，歷歷可數也。其南卽火車所來處，鐵軌宛然，蜿蜒如長蛇之一線，以入於山穴，而蒼茫之外，猶似可以擬想橫山之位置也。山既高則甚涼，車塵碌碌間，汗流浹背，至此乃隱隱有秋意，而萬木蕭瑟，天籟迭響，竽竽之聲，直使人心脾俱沁。坐久之，與主者同涉藏書樓，造次一觀，又俯覽全園中，略得其泉石之勝。公園本繁囂之所，茶樓酒肆，充斥其間，而此屋乃在絕高處，爲游人所不至，則又絕靜。時早尚聞笑語之聲，風送以來，時晚則松濤而外，無他凡響，眞令人有翛然塵外之想矣。是夜至十二時後，始行就寢，與主人對榻而眠，至平明始矍然以醒，似蝶之乃仍爲莊周也。栩栩生意，於此覘之矣！

次晨晨興，主人卽就園中茶肆，取點心至，小籠包子，精饌也，益以園蔬之蠶豆，美乃無藝。須臾，始下山，步行至渡江之所，渡江之輪船極多，有轉道仙女廟者，有徑至淮城者，有更至邵伯者，不可勝數。而由鎭以揚，則以邑紳陸小波君所主辦之鎭揚



徐園〔右〕與小金山〔左〕

長途汽車公司爲最佳。公司且與火車辦聯運，凡客之由揚啓程赴滬者，其行李固可在滬站交付，即客運亦至佳。由揚至鎭，即有公共汽車，連運至火車站，以乘火車，故旅客莫不稱便。且自鎭而揚，僅舟車資一元，其舟埠在江邊萬全樓前。余因往購票，輪船往來江中，計每日十餘次。最早者晨興六時，即已啓碇，余行在九時四十分，已爲第二三班矣。船制尚新，亦能維持整潔，樓上爲優等，樓下則爲頭二等，然票價一律一元，則船座亦不分等次，惟就優等艙，則侍者進茗，宜加薄犒而已。舟發由鎭江而東北行，望焦山，望北固，清晰無比，約二十五分鐘而至江北，其地即有公共汽車，載客赴揚州。站旁又有小包車，可供客需。江北地勢傾陷，時時崩瀉，以入於江，故此地無建夏屋者，即公司車站，亦因陋就簡以爲之，懼地坍也。乘客甚多，公共汽車二輛，竚候甚久，余則賃一小包車行，於原票外，別加四元。包車行甚舒適，路長三十餘里，爲公司所建，闊度亦庶敷用，而路面甚佳，夾路亦間植高柳，倒影垂柯，景物勝絕，迨行一刻鐘許，即抵揚站。下車入站，即爲渡河之處，亦即揚州之護城河也。車站至渡口約百餘步，渡口又建一亭，俾旅客之憩息，亭作古制，竊欲比於北海之五龍，而具體特徵，僅闌檻青紅，略得舊格而已。渡舟往來不絕，每人索銅元二枚，其有貧者，則不必取之。繼渡

至城門，僅五分鐘，蓋衣帶一水而已。既登彼岸，即爲揚之南門，入門，以包車行，約二里許，即抵左衞街。揚邑以左衞街與轅門街爲最繁華之區，大抵商市多在轅門，而號家銀行則在左衞，余所宿即左衞街之一號家，故即逕至其處也。

余所投宿左衞街之號家，計地二畝許，屋八進，又三進，合之爲十一進，間以甬道，款制多如北平之府邸，訊之則購價僅八千元耳。同人分居各進，已甚寬暢，其最後者則爲游宴之所，凡一大間，燈火爛然，四壁亦至整潔，堊漆方新，而其右一室，則以供客者，爲余所棲止之處。余小座。與號中同人暢談，知揚邑市面，亦日以萎靡，蓋揚州爲鹺賈集居之所，近日制度漸變，民商兩無所利，於是其地遂日就蕭條。故家大宅，多付租售，而尚難得其主者，即商肆駢蕃，亦徒虛張門面而已，無利可圖也。少許，即就號中午餐，餐至豐腆，價亦不昂，揚人本好治餐，款客益相殷拳。然訊之職員，知號中所用庖丁，月僅十元，且每日以三元爲菜米之需，眞不得謂之昂也。內地生活程度，較上海相差之比例，亦庶於此覘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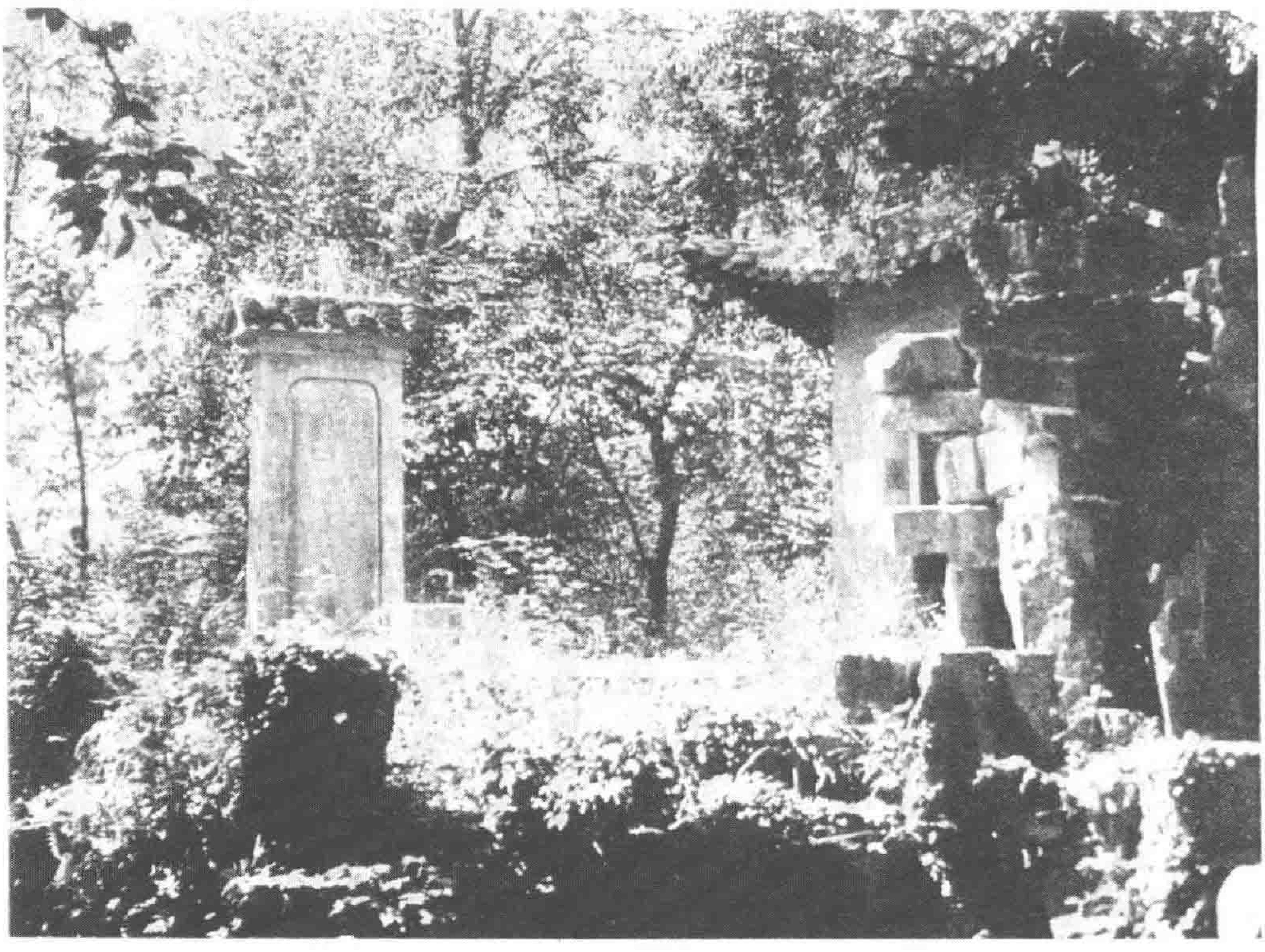
餐後即備游覽，然余以其地未經前至，故即攜各種方志閱之，乘此以爲餐罷之休息，彌覺舒適。茲並酌錄一二，更爲讀此文者，得較爲精詳之考證，不其可耶！

午餐既罷，遂爾出游。先以人力車出北門，揚地屋宇整潔，道路秩然。約十分鐘，已出城，瀕城一河，即通虹橋者也。城外淺綠連茵，淡煙迷樹，清和之景，令人一見即生山林之思。城門一橋，車過橋則至綠楊村，其地爲一花圃，治園藝者以爲恆產，地適瀕河，殊多勝致，因之主人範籬落治茀舍，用爲茶敍之所，游者遂亦麕集，生涯彌復不惡。

余初至是間，覩其清疏之概，因而追憶及於年前粵行，至觀音山下之北園，若復相擬，而北園無水，此則臨河，益覺清漪顧影，亂綠傲之之益爲幽勝也。村距城僅百武，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緬懷綠楊城郭是揚州之說，益覺信而有徵，悠然意往。既抵村，即就亭中小坐，奇花流馨，翠陰疊浪，品茗於此，殊有清緣。少選，更至其蒔花之室，則培植至宜，珍護彌至，亦爲大觀。揚地治花，素有盛名，爲江南所不及，馳譽已千百年，弈葉相承，箕裘永紹，雅人韻事，未嘗少廢，殊幸事也。其所植芍藥金橘，尤多佳品，惜不能輦而致之。余圃中亦有芍藥，適丁花時，不及往視，亦令人生故園之思。至於品茗，亦諸色咸備，余素有斯癖，得其佳種，亦足療渴，而佐茗則尤揚州名產，若干絲籠包之屬，雖時患肥膩，而亦別饒佳味。余息於此間者幾半小時，時舟子已雲集，男女俱備，爭繞座客。此地瘦西湖，向有船娘，至今不廢，而其船式亦佳，計凡二種：一小者似西湖游艇，而置三藤榻於中，合船尾船首，可坐五六人，輕便易行。一大者較小者大至一倍半，上蓋鐵皮，以禦雨日，四週有木闌干，而置藤榻四五，並列船中，更有方案，以供茶食之

需。船價相去無幾，因賃其小者，爲更便於遄程也。迨既賃定，遂爾登船，且攜茗以從，舟遂前進。先過綠楊村北，沿城垣以行，一至轉角丁園，則轉而北向，氣勢較偉，湖面較寬，疏行短籬，田疇望裏，鄉村之樂，莫或逾茲矣。少前爲一橋，建築甚偉，即虹橋爲漁洋山人冶春之所。橋畔僅有一亭，占地不大，四壁俱空，想山人修禊之時，必更有屋宇，以款賓客，至今二百年，乃蕪廢至無蹤影，亦見世事之滄桑矣！虹橋彼岸，盡爲高柳，而東則曲沼文溪，桑麻盈野，瘦西湖蓋有類於山陰之鑑湖，爲一河形，特具體而微耳。篙起波流，舟以緩進，瞬息見有林屋之美，知爲徐園，所以祀徐寶山者也。正門瀕河，雖設常關，循流轉折，以至於小金山前，別有一門，拾級而入，右有廣廳，堂構彌宏，以供憩息品茗之所。特所懸楹帖，絕少佳作，爲園林減色耳。其前有紫藤，扶以豆架，珠纓翠葆，花多而豔，猶記曩日至姑蘇游拙政園，先觀文衡山所植之藤，陰被滿院，庶與之仿佛矣。藤前有藥闌花圃，疊湖石爲假山，尚復不惡。遶山而爲又一廳了，布置亦楚楚。更進爲亭，繞亭而至於饗殿，中設神位，上懸巨額，爲黎宋卿任總統時所頒給，楹帖亦然。寶山本爲梟匪，性乃伉直，漸棄匪而投誠，歷任武職，駐於揚州，地方乃獨得其蔭庇，於是死後，揚人士合斥四萬金以

第五泉



二〇一〇二五

建此園，爲之紀念，所謂報享之誼也。方洪楊肆虐之際，有羅思舉以積竊，而任至提督，手自行文，詿銷所犯各案。同僚或有譏之者，羅曰：余作賊尙作官，奈諸公作官仍作賊耳，卒爲名宦。寶山其與後先輝映者矣！更前爲一小池，通以小橋。大門之前爲一亭，其門卽先所過而常關者也。余品茗於西廳，巨榻足供小憩。時忽大雨，卽避雨其間，雨不少止，則仍鼓勇前邁，惟來時之小舟，已滲漏未能更前，則易鐵皮之大船，仍往北向。舟離徐園，回首一望，淸致可掬。更前則湖面益寬，凫莊卽在其前。敗屋廢椽，令人不快。聞諸舟子，居此者爲望族，而不謹，犯巨案，遂致陷囹圄者十年，此屋亦久無人居，不能傳之其人者，眞乃如此，於是益悟古人所謂不如遺子一經之說矣。現急欲脫售，僅索數千金，然亦不易得主也。其後卽爲五亭橋，而白塔高峙其左，亦已舊敗，以余就舟上觀之，視其過小，遂形其過大，似不相稱。塔頂爲葫盧而不用相輪，有背佛敎之遺制，且已斑爛剝落，近搭一木架，備爲修理之需，然告我者謂此架已設置經年，而絀於款項，迄未動工，卽今此預備修理之木架，亦已頹圮，不堪用矣。舟仍前行，湖面較窄，而至於五亭橋。此橋亦南巡時所建，久已欲圮，屋漏頂穿，直至客年，始有大力者興而修之，棟宇煥然，其制絕佳，橋工亦偉。兩端爲巨橋，中爲一亭，而亭之四面，亦各有一亭，亭基亦大，中繪龍形，較之北海之五龍亭，工作遜色；然亭之飛檐棟角，亦殊可觀，且四角均懸風鈴，風動鈴鳴，鏗鏘成韻，令人生悠然懷古之思，不似海上十丈紅塵中聞汽車號筒也。停舟登亭小歷以觀而下。還見隄岸高出平地者甚廣，訊之知此隄爲舊日瘦西湖之水界，迨後日有汙漲，人民利其耕植，壅之爲田，而湖面益小，且爲將來之水患者亦益大。湖南洞庭，淤漲日多，與水爭田，遂成巨浸，前事可師，奈何揚人乃不之察而聽之耶？舟出橋洞以前，徐徐斜轉，夾舉均田，水面亦益狹，循流以轉，漸見遠山，則觀音寺，爲揚城靈爽最著之廟宇。每屆六月十九，報賽者麕集，湖爲之塞。余舟過其前，以無多風景，亦不之上矣。維時雨更大，水侵船舷，余益不之顧，奮意前行，逾一刻鐘已抵埠頭，卽平山堂足下，爲蜀岡，亦爲瘦西湖之止境。解纜水濱，維舟岸曲，同行者怯雨，都不欲上，余與吳君則勿之恤，必欲登峯以造極。堂在蜀岡之巔，有官通直通而下，磴級儼然。約百餘步，左爲山崖，小鐵絲網之，不患傾躓，其右則喬木千章，參天蔭樾，一望無際，時雨脚如繩，衣履盡濕，而賈勇益力，邁越以行，直至蜀岡之上。面臨諸峯，均在足下，所謂平山，乃悟歐陽公之獨具眼力，而且文心慧思，得拈出此二字以概括其景象也。山頂甚平坦，其前有坊表，寺宇甚廣，曰法淨寺，卽古大明寺遺趾。舊有塔九級，建於隋代，縱燬於火，此後歷代與修，唐人之題咏尤多，著於集中，可以覆按。時已五時半，風狂雨急，寺僧已杜門，余乃狂呼，始有人來啓之，因得入觀。前爲金剛殿，後廣院而至大殿，廟

貌精嚴，其西一廊可通，至於堂背，一轉入室，卽平山堂矣。屋甚偉，榜額已偏，均記歐公事，堂前別有院落，在半山，而其前範以短垣，卽垣可以眺遠，眞與山平，絲毫不誣。院中有白皮松二株，蒼秀入目，雖不及北方所有，而已冠絕江表矣。余於此憩息者久之，縈思千載以上，文酒風流之樂，太守政敎之力，神往無已。少須繞道至大殿後，越一廣院，卽爲歐祠，楹舍五間，中置神位，此祠已久廢，最近揚人士始規復之，棟宇翼然矣。院落甚廣，苟再植樹，綠陰紅葉，行且益美。余旣瞻視一過，卽仍至平山堂，其右有小門，門外爲蜀岡山地，拾級以下，第五泉在焉。因泉爲亭，以避濁汚，水色淸洌，恨不得瓢而飲之。泉次復有湖以及亭宇之基礎，足知當年風物之勝，惜已全廢於兵燹，徒留故趾而已。又一亭，中爲御製詩，南巡時所書也。漸行漸遠，山石亦漸犖确，而園景仍未至盡頭，倘極躋攀，必多勝致，惜荒徑無由造登，鞠草難於尋跡而已。流覽斯間，頗極思古之情，小息亭中，縱觀新綠，約半小時者，流連猶不忍去，而又非行不可，則悵往以去之。仍由故道，至於寺前，其東爲方丈之室，香積之廚，少留須臾，更前有層樓，甚精偉，飛甍四射，南面憑闌，可盡金山之美，蓋與平山堂爲齊行者也。山僧告我，謂係南巡時翠華所居，是否無自訂證，但必南巡時所建，以備宸居者可信也。因爲登樓，梯已半朽，小心翼翼，一蒞其地，維時風雨滿山，別多蒼趣，非晴和時所可見矣。少選下樓，就原道登舟，解維入城，天已就暝，卽飯於公司，不更外出。

翌晨知好過我，謂揚州芍藥，此正盛開之時，而缺口花圃，尤爲可觀，因往從之。先以人力車出北門，渡河，而以城內之車，擕之並渡，迨旣抵彼岸，卽乘原車以行。揚已有汽車路，可通泰興，人力者卽遵此道以行。然路奇劣，旣崎嶇而又窄側，灰塵四撒，凹凸不平，較之浙省建設，瞠乎其後，無可諱也。漸入村落中，徐徐而行，轉似過於官路，缺口爲大鎭，離城數里，舉有鹽商魏氏，居積至富，營別墅其間，饒有泉石之勝，此事余習聞之，以訊諸輿人，謂早付頹廢，不可窮詰，事僅數十年，而滄桑如此，亦可哀已！須臾，抵一村，老樹合抱，其下有茆舍，卽蒔花之家，其家人見告，謂居此已數百年，方其大母來時，樹已逾抱，今乃益爲龍鍾。言次，老農導余儕入圃，先見珠蘭茉莉，奇馨四溢，觸鼻中人，簾下則松枝偃蹇，爲絕妙之盆景，更前以小橋渡河，則爲芍藥圃，廣可數畝，紅紫奪目，且有金帶圍諸異種，合計之約二十種，無不鮮豔照人，流芳作態，余初意欲得其佳種，輦之家園，漸友人告我，謂花將變種，且此非遷根之時，移植上陽，容以有待，余特韙其言，遂勿更問花價。時在烈日中，汗流如注，而芍藥得簾幕，似較游客爲閒適也。漸至前舍小坐品茗，蒔花者來，瑣瑣述花事不已，郭槖駝之流，固未易輕視之也。盤桓者亘二小時，始乘車返。至河干，見長生寺，爲揚州巨刹，因入門瞻謁，寺臨河岸，規制絕宏。入門爲天王殿，更逾廣

院，始爲大殿，其東西兩廡，則齋寮與報本殿，殿中列神位無數，則凡就寺舉功德建水陸醮者，均得與否，大殿之後爲彌勒閣，高樓三層，下爲廣堂，以款賓客。時爲四月八日，適丁浴佛，寺中善男信女，雲集供齋，凡千餘人，滿坑滿谷，游覽者至無插足之處。其東爲佛教學院，亦寺僧建，以課沙彌，事在民十六年，一時有毀寺之說，而軍隊隨處借用，故此寺即建學校，凡學校不得駐兵，業有定案，故以學庇寺，主持護法，亦云別具苦心者矣。

留半小時，即就寺前渡河入城，習知何園之勝，因往扣之。何園爲芷舫先生所建，哲嗣伯梁昆季，賢孫筂之諸君，世澤綿綿，守之罔替者也。余童時就傅何所，凡其家人，罔不相習。筂之昆弟，多至十餘人，咸有立而有守，余亦無不交好，曩日其家有赴揚者，亦促余同行，患不得暇，於今卅年，始得一償素願，亦爲快慰矣。何園占地數十畝，四周繚以高垣，亦均爲行人孔道，氣勢之雄，可以見之，惟園久爲軍隊所駐，余至門，崗衞卻之，幸得人爲介，見其參謀，始允入內。其園大致分爲三部分，東則主人晏居之所，今尚屬諸主人，兵隊未曾經至，一老僕守之，而此日老僕外出，遂不得進。其中爲正廳，即大門以內，亦有院落數重，廳事累累，其段則爲洋式房屋，前後三排，每排七間，就目下之情況觀之，固屬陳腐，然而當年建築之時，則靑磚八角柱，圜廊圓拱門，固無一不爲該時最新之款式也。三排以後，即爲花園，亭沼樓閣，無一不具，且布置楚楚，惟似少嫌局勢過促，布置太繁，以質何君，謂之何如？又過小池，則因山道而至於戲臺，臺亦置偉大，臺後三間爲翻軒，即備演劇治裝之用也。更前又有花圃，房宇深邃，明窗淨几，惜已陳舊不堪，駐兵多年，宜有此象，國家之教育不普及，軍人懷其來自田間之劣根性，任意破壞，眞足令人浩嘆者也。余周覽一過，少少休息，即出園，導游者謂既愛園林，則揚城遍地皆是，湖南會館，相去不遠，曷一游之，欣然命駕。不數轉折，已至會館之後門，入則多中興名臣之題咏，亭臺假山，應有盡有，高處建一亭，亦至佳，明曠四照，下則爲牡丹芍藥之圃，惜已廢敗，亦無餘好。會館定制綦嚴，標之治事之所，而其內則已分賃租戶，淩亂至不可名狀。李義山所最嫉者花下晒褌，亦既實現之矣。游客除林亭外，幾於無投止之地，則亦廢然而返。想先人經營之力，而縱其事者，不克善治之，以抵於荒廢，固亦謀者之不臧，而民力之不豐，境世之兩異，尤其要端，又不能專以責之於後人者矣。既出，又謁鄰街周君之居，周君治鹺業，新營大廈，花籬藥圃，意匠自然。其廳事前有岩，後爲花闌，尤屬美妙，使居者翛翛有出塵之思。揚城多園林，惜均破敝，僅此爲新建，足使瞻謁是邦者，少致快感，須臾，興辭而出，以謁賈君於其號中，號在張宅，同具園囿，既往，則短垣白扉，轉折三數而至園中，芍藥正盛開，喬柯掩映，綠陰扶疏，客室即在園次，掩以紗幃，初無蚊蚋之苦，疊石爲假山，

山在花圃之東，山甚高，於小園中已別饒幽致，而山顚更建一亭，益足暢觀。余既知亭之勝，則亦不更往觀，即盤桓於客室內，嚮午始歸，下午即治事，不遑他顧矣。

更一日清晨，余蓄意更事游覽。友人厚我，偕之同行，先以人力車出廣儲門，過橋循隍以行，先至史公祠，即史閣部衣冠塚所在。門首甚北，狀亦頹敗不堪，入爲廣場，逾場爲正殿，梁廡俱垂垂欲墜矣。中立祀位，無廟貌也。流連片晌，追思忠魂毅魄之所存，英風長在，爲之黯然！則自殿右取道一長廊，至於後院之碑亭，亭不大，石刻已遍，中尤著者爲閣部親筆函稿，以及其衣冠遺像。後人拜嘉題跋者，尤多至不可勝數。凡此石刻，均有榻片，可以購得，亭外短垣，垣外爲空地，舊有建置，今已鞠爲茂草。亭內逾廊，即爲梅花嶺，孤峯不高，山有一亭，山上梅花萬本，惜余來非其時，綠陰靑子，已不及冷香之際，然而數點梅花天地心，梅花則忠義所寄，天地之心，又何莫非忠非義，則二而一，一而二，梅花與天地之心，固同塗而合轍者也。山下荒廢特甚，亦少來整治之者，揚郡人士，有愧於閣部者矣，爲之黯覷。回至前殿，大殿之東，別有院落，憩息之室三間，游人多品茗於是，余亦爲盡一甌。此室懸木刻閣部所書楹帖更多，匠人方以墨揚而售之。此室之前，亦一小院，幽雅可喜，更前則偏屋，以備守者之居，孩提三四，攘往於是，初不似知爲忠魂之典衞也。留一小時，起去，以車遵道赴天甯寺，此爲揚州最巨之佛寺，而視吾鄉天甯，則大小相去，何啻倍蓰者也。將至寺門，已見大亭中刊御碑，及門則殿宇視長生爲較宏，然兵在寺中，寺亦破敗不堪矣。此寺舊建於則天朝，屢改其名，至康熙帝南巡，復立此名，故氣象崢嶸，益復雄麗，而無當於二百年後之毀滅，則成住壞空，信爲佛家慧眼預料所及，余亦欲爲之無言者矣。迨後殿之後，有屋數楹，則爲兵士所不至，留以供僧者，僧來述兵燹之狀，顰首蹙額，信有白石廢池喬木，猶厭言兵之概，同爲悵惘。漸出，循城河而仍至綠楊村，依然休息，游船仍羣集邀載，余忽憶及廿四橋之在何許，亟欲往觀，友人亦欣然爲導。惟曰，荒村古漵，方其未去之時，神魂縈憶，若至既去之後，必又悔恨不置。余曰：但得一履其地，雖悔何辭，即泛舟去，仍循瘦西湖以過五亭橋，及將至平山堂之水路，本有一汊，因即循汊而行，一轉已逾下山之路，更前可半里許，見一橋。雖不壯偉，而古趣盎然，即廿四橋也。廿四橋之說，人各異詞，其有較可考據者，則謂運河南來，爲昔日南北交通之孔道，由南而北，自運河起，至此可第二十四，故即以名之云。其地兩旁均田疇農舍，玉人吹簫之景，非復當年，以之比諸余所游歷者，自杭置西溪之水驛，其有橋處，視此爲勝矣。船留約十分鐘，同行者亦嬾於登岸，仍以原道歸。抵小金山，即在徐園對面，日昨以大雨不能去，則今日爲補游之。

小金山四面均水，中培蓄較高，亦不得遽謂之爲山也。然其中崇樓傑閣，孤嶼迴亭，雲路游廊，茂林修竹，殊屬無一不具。以彈丸之地，湧現諸相，匠心營繕，亦殊不爲易事矣。而湖邊垂柳，臥至湖心，幽美之景，無可比擬，山上有寺，數僧躑躅其間，殊受清福，而正殿亦部署井井。余至此，先登高閣，復趨山道，環繞一週，以至於正殿。訊之同行者，謂此爲宋寶佑中，賈似道重建雲山閣之地，亦即梅嶺春深之處，惜其年世久遠，已無得而證實之矣。其在小金山之對岸，向有三賢祠，以祀韓琦，歐陽修，蘇軾，現則已移至山寺中之東楹。至論其地之勝絕者，則爲阮雲臺所建一廣廳，兵燹之後，重爲營造者。於廳中小坐，四面風物，雲集眼底，即五亭橋白塔，亦無不覩之，至清且晰，曲苑風荷之樂，不能專美於杭州矣。余性疏嬾，息於廳事中，良久不願起去，迨交午始退。意余得一日返諸初服，則蕩漾是間，可以了其歲月矣！下船仍自瘦西湖越虹橋以至綠楊村，即以先來之車，返於城寓。

下午，既屏當所事矣，則閒行坊巷間，車夫久居於此，能道其詳，某宅爲誰，其何以起家，又何以敗落，歷歷如繪，聞者眞似紅樓夢中，聽冷子欣之演說榮國府。揚州最繁盛者，莫如左衞街，轅門橋，則即自左衞，以至於轅門，商肆甚盛，而余固無需於是也。又轉以至於一舊書肆，此余所最感興趣者。曩在北都，無日不在琉璃廠，幸而得一祕籍，視如球璧，以傲人亦以自矜，此樂時在夢寐中。乃抵揚，訊之揚人士，謂舊書僅茲一家，已大懊喪，猶紀阮太傅在時，豈無一不購書之所，而即就況蕙風先生所著選巷叢譚中觀之，亦尙有數家，何乃凋零至於如許之速？無已，亦即就此一家，瀏覽一過，插架之書，多陰陽醫卜之坊本，殊無足觀。再入其內室，集部既少，經部亦不多，史部僅通鑑小腆紀年諸篇，再向主人索其目錄，細細觀之，深懼有所差失，而卒亦不得其一。則更訊主人，以有何珍品，主人告我止有世德堂六子及一李太白集而已。六子余久有之，則訊太白集，主人鄭重作色，謂爲宋本，即嘉定廖氏本之祖本，余因訊其行款板口，乃言之不能成理，再諦言之，則決非宋本。主人殷勤欲送其書來，余乃力卻之。終於隨意購一筆記書俾爲就睡之助，興辭而別，心中則彌爲懊惱，似此人文薈萃之區，舊時詩局所刻全唐詩等，膾炙人口者，茲乃一失其流風餘韻，眞令人有邈然之感。迨其既出，又人告我，謂此間人士好品茗，富春花局，爲是邦魁首，不可不往，余即從之，蓋初志在游覽，但以得闢一新境界爲快，固不問所之者也。遂就人力車至於其處，門首茅茨土階，殊覺簡陋，及入，亦復然之，而陳花甚多，始知此亦蒔花者，闢之爲茶室售客而已。花雖富，其地則不佳，多蓋茆亭，就亭設案，余亦安之。就高中之一案而坐，侍者以茶進，別一人則以水烟袋進，余不之受，友則給以微貲，謂此爲包辦性質，主人見一案有客，即索一人之價，故雖不用，亦宜少有以償之，余謂君蓋好行其義者

也。須臾，包點雜陳，飽啖而出，細數園花，乃無缺口之盛。惟以在城中，交通便利，故門庭如市耳。迨其既出，又回寓所。

卽晚以所游之地，與可游之地，持相比較，百不得一，則以訊之友人，渠謂可游之地，固不止此，然所游之地，亦已足矣。訊之則謂其他或多湮沒，或為荒殘，或併跡兆而不可得，卽如康對山之康山，日昨曾過其地，固已不易跡得，且更不必談其游宴之所矣。又如禪智，舊日習於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之說，已為風物必佳，然今有往其處者，寺固無之，卽景色亦不過如此。又所謂法雲寺者，前為晉太傅謝安故宅，今亦不足觀矣。又王播題詩為碧紗所籠之石塔寺，現正駐兵，且廂房卽為粥廠，為乞丐就食之所，至今凡鶉衣百結者，亦均得沾此一杯之羹，不必有「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之感；惟就食者正恐未必能有「二十年來塵撲面，於今始得碧紗籠」之身份。至又題一首所云「二十年前此地游，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則今並白頭之僧，亦難相見，樹亦枯死，不僅老而無花而已。又南門外之靜慧寺，宋初時建，其大殿雖為大理石所製，雕琢絕精，樓宇閎曠，花木扶疏，而荒涼已至不堪，往游者且益感黍離，無多興會，故不欲强君往赴，余亦韙其說，以向來自悟神游之樂，不亞於行旅也。

次晨返鎭而歸滬，作游記竣事。默思揚州之習尚，習於奢靡者，固為富商雲集之區，迄於今日，經濟瀕告破產，而商何能富，然奢靡之勢，仍復積重而難返，惟奢靡之工具，則較前略遜耳。又揚人士之優游好閒，較江南為尤甚。無論政商處所，地不僻而事較減，故或專心蒔花，或專心養鳥，乃至玩古董，收拾圖籍者，均得自樂其樂。本來人生以清閒為至美之一境，而揚州乃得享其樂者為獨多，眞令人生歆羡之思矣！

外此揚州飲饌，極為美備，論者或以歸罪於鹽商之豪侈，不知乃由鹽官，以及河工之在淸江浦者，習染而來。故論飲饌，以淮城為第一，而揚州不過沐淮城之餘光而已。河工年耗數萬萬，多果官僚之口腹，精益求精，徒使人民為嘆奈何而已！

揚州人多尚學，雖工人子弟，亦多識字，蓋子弟習藝之先，必先遣習書數。以中國之勞工階級言之，識字者或以揚州為最多，而揚人又禮佛獨虔。貧家有三子，必遣其一二，祝髮而僧，既可省家庭之供張，復能經理廟產，故至廟中流覽時，每聞其僧人有以下鄉收租對者。竊意康熙南巡，駐蹕於此，或以高僧備對答，輒獲榮褒，故至今重僧之風，勿少衰息，以質揚之考據家，不知以為信否？

鰊生僕僕道途，往返僅三數日，其所游者如此，其所見聞者如此，不知閱此者，以余言為河漢否？竊意更有往游者，先得吾文為張本，必常更可有精銳之觀察，以及充分之游覽也。先導之勞，所不敢辭！

荔枝灣小記

蕭枕紅

荔枝灣在廣州市西，爲漢昌華宮舊址，地方幽雅，風景天然。每歲夏日，士女皆藉此爲納涼逭暑之區，裙屐如雲情形非常熱鬧。作者昔曾一履其地，領略旖旎風光年來人事卒卒未能得到再遊的機會，然夢寐爲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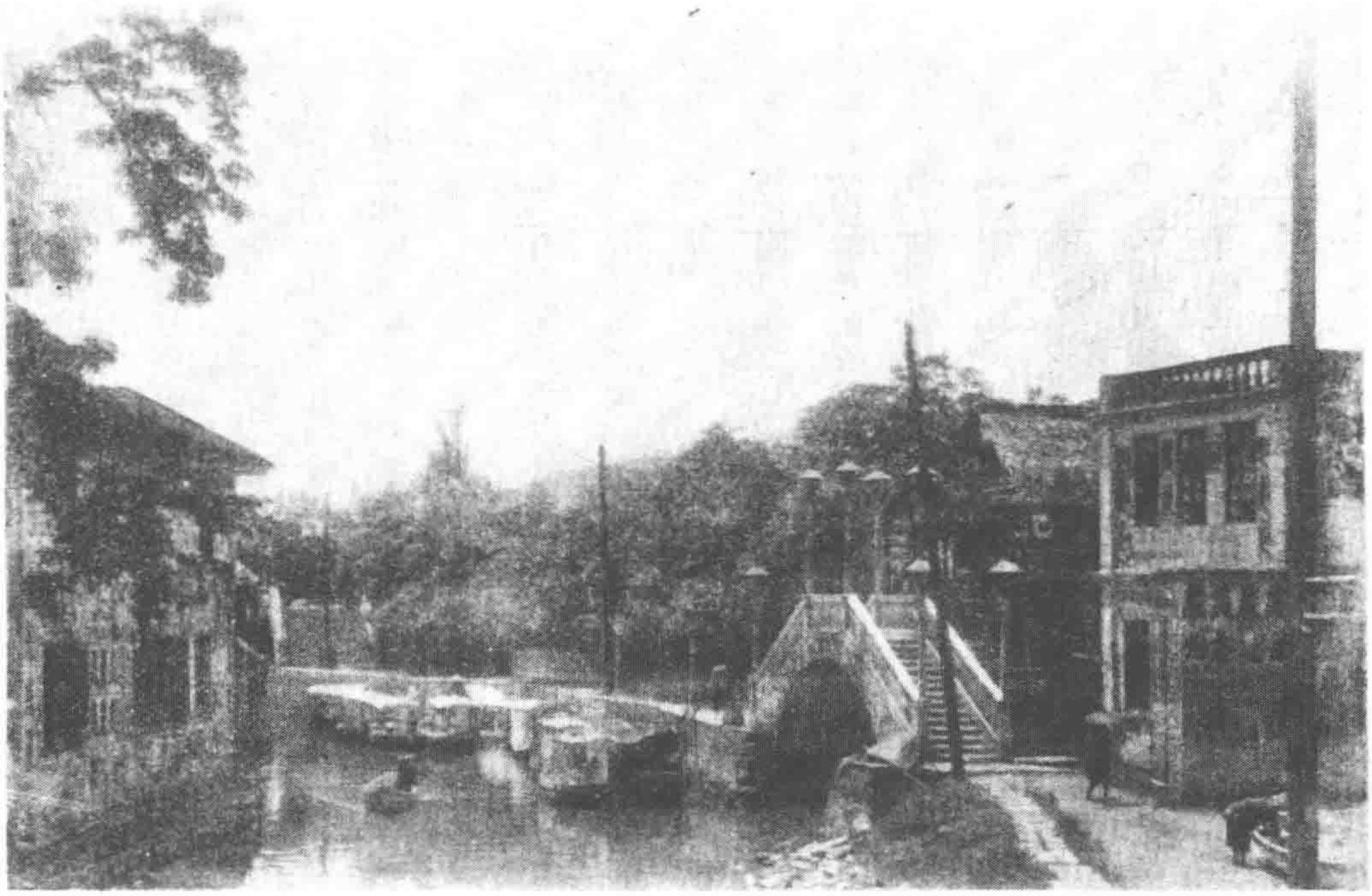
本年六月十日，宗兄淡芙，以事赴廣州，特邀作者偕行。是晚三時，由澳門趁輪往香港轉乘廣九車，翌午十一點抵埠寄寓白宮酒店。

明日酒店電梯損壞，竟日猶未修復，上落須步行，予等適居五樓，殊感不便，因就近遷寓新亞酒店。

十三日晨七時，李君勵予自澳門來，知予等居此，亦來下榻焉。吾儕正喜客中多此良伴，更不寂寞，蓋李君吐屬風流，善笑謔，出言每令人發噱也。下午，呂君星濤，黄君裕相繼至，濟濟一堂，暢談甚歡。旋由黄君發起作荔枝灣之遊，衆皆稱善。當夕照西下時，我人已乘汽車而至荔灣矣。車經多寶馬路，瞥見兩傍屋宇富麗堂皇，夾道樹木參天，綠陰匝地，景緻絕佳，憶昔予就學羊城，亦曾居此，是時未闢馬路，街道狹窄，屋宇亦均舊式，乃

荔枝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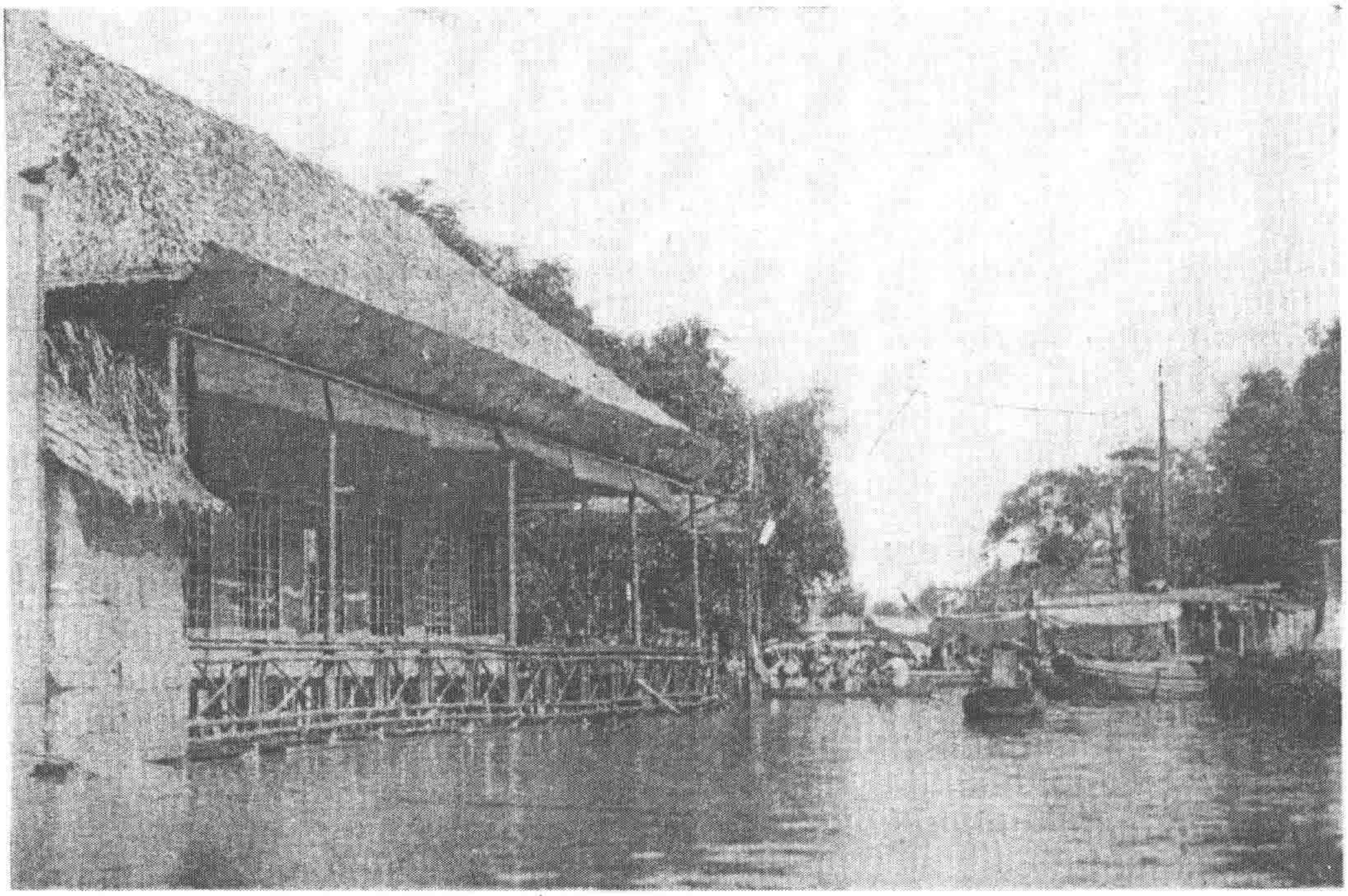


荔枝灣石橋

曾幾何時，而街道改爲馬路，屋宇變爲洋樓矣。舊地重臨，與無限滄桑之感！

吾儕下車後，聯步入荔香園，園爲陳氏物業，佔地甚廣，其中樹木蓊翳，景色清幽。門有聯云：「荔雨一灣涼入夢，香風三徑憺忘歸。」爲汪精衞先生所書，筆法韶秀可喜。園內兼售茶點，於近水處遍設椅桌，游人於此品茗，清風徐來，煩襟滌盡，且俯視一灣綠水，小娃盪槳，往來花氣衣香，隨風撲鼻，洵足樂也！壁上題詩甚多，不暇細讀，記其一首云：「名園繞水碧漣漪，向晚臨流興未遲！雙槳月明楊柳渡，滿湖人唱荔枝詞。樓臺金粉成前夢，庭院香風動故思。舊是海山仙館處，依稀猶記白蓮池。」末署醉眠山人，不知誰氏手筆。聞此處荔枝最佳，恨未嘗試，吾儕至此不覺食指大動，購而啖之，覺味美而鮮，與市上所售者迥異，蓋方採諸樹上也。

出園後，僱艇游河，艇頗雅潔，佈置亦不俗，有類小畫舫焉。時夕陽在山，清風掠袂，相逢水上，佳麗獨多，裙帶飄揚，蘭香四逸。舟行廿分鐘，抵西郊。該處爲一海浴場，男女游泳其中，嬉逐往來，精神活潑。泳時或作蛙式，或作仰臥式，甚爲美觀。近海軍司令張之英以男女同泳，有傷風化，特列舉種種弊端，向政治研究會提請禁止，經通過執行；想此後游泳場中，不復見有鴛鴦戲水矣。泳場上更設有房座，軒窗臨水，清雅宜人，游客多於此作雀局消夜也。



西郊游泳場

舟繞泳場而過，河面漸闊，遊艇愈多，畫舫鱗排櫛比，燈火輝煌，笙歌悅耳，至是又覺別有天地矣。俄而林梢月上，水面風來，胸襟爲之一爽。舟仍緩行，忽聞琴音娓娓，清悅可聽，蓋迎面來一艇，中坐瞽姬，方鼓琴以冀招徠也。查廣州瞽姬盛於數年前，其時各殷戶多有蓄一二名，延師敎以弦歌，以爲家庭娛樂，亦有藉以牟利者。而各處茶樓亦莫不有瞽姬度曲以博顧客歡。後終以若輩失明，究不如明眸善睞之人博得顧曲家青睞，於是茶樓老板，一變其方針，舍瞽姬而唱女伶矣。由是瞽姬生意，一落千丈，若輩經此打擊，生活恐慌，迫而出作神女，藉售曲之名，行賣淫之實，又以流毒社會爲當局所不容，故年來多已散之各鄉，今在廣州者，實寥寥矣。

迨姬艇隨過，一小舟繼其後，若有意尾隨，而竊聽其琴音者。舟中嬰宛二三，打槳弄潮，殊多風趣，中有一人，似曾相識，及諦視之，果爲黃君之舊契小瑤仙也。黃君以隔舟相見，不便攀談，相與注目而笑而已；然吾知彼二人者早已心心相印矣！

舟過柳堤，艇多如織，蓋垂楊堤畔繫扁舟，爲納涼無上之好處，故人多趨之，惟以人語喧闐，吾儕不耐，命舟子駛去。予與淡芙同坐艇首，縱目瀏覽，見夫畫船燈影，蕩漾波心，鬢影釵光，熙攘於碧波雙槳中，其樂無藝。淡芙高唱水調歌頭，予扣舷作拍爲之和，歌已，咸鼓掌大笑。

魚生粥一物，此間最負盛名，游者不可不試。河上粥艇，隨處皆有，一呼立至。吾儕就隣舟購得鮮蝦和粥食之，各盡兩巨碗，覺舟中風味，迥異尋常。食已復緩游一週，遂返棹，回顧西郊夜景，高點燈光，猶戀戀不止也！

北游紀事詩

王瑞蘭

蓋聞史遷文章之著，實出遨遊。杜牧詩句之工，純由閱歷。良以閉戶讀書，曷若漫遊山水，百聞固不如一見也。乃者閱報知貴社發起作華北之遊，遂欣然偕小女瑞蘭加入。同行者十八人，於廿三年四月廿七日離港，至五月廿八日南旋。遍遊名山大川，園林名勝。均藉貴社之嚮導，沿途風景，指點無遺，古蹟故宮，詳細宣示。加以各埠經理慇懃照拂，備極謙恭，使鄙人雖在旅行，如居家裏，殊無舟車跋涉之勞，能盡窮幽極趣之興。北歷魯燕，南遊江浙。頹圮孔廟，無限荒涼。禾黍故宮，頓成今昔。東臨青島，慨運祚之陵夷，北望長城，感河山之已缺。嗟乎！時局日非，風雲屢起，長此以往，不知伊于胡底也！至若首都之勝蹟，則明孝與中山二陵，巍然高聳，騷人墨客，常徘徊憑弔於其間；惟是秦淮風月，非復當年，宮井胭脂，宛然在目，六朝如夢，風景依然，能勿興感慨之懷耶！若夫上海，則有完善之交通，巍峨之大廈，其繁華盛況，誠足與歐洲各埠比美，蓋其地握沿海中樞，據長江出口，形勢優良，宜乎為遠東第一大埠也。至若西湖之山水，獨擅天然之勝，一湖綠水，十里青山，隨在令人賞心悅目，百遊不厭，尚營菟裘之佳所也。斯行也，遍歷北平，天津，濟南，青島，泰安，南京，鎮江，無錫，蘇州，上海，杭縣各埠，其中佳境，美不勝書，叨蒙指導，銘感奚如！聊綴數言，用申謝悃！附呈小女瑞蘭近作四絕，以貽鴻爪。

王子輝

虎邱點頭石

結伴扶筇上虎邱，生公遺蹟任遨遊，天荒地老餘頑石，留與人間認點頭。

青島舊德廢壘

一灣綠水繞高岡，岡草萋迷炮隱藏。昔日戰爭人已渺，空留廢壘對斜陽！

遊無錫經運河作

溝通南北奪天工，依岸為家處處同，莫把始皇齊煬帝，長城那及運河功。

湖濱夜望

半輪皓月印湖中，霜鏡微揚柳浪風。好是白堤燈倒影，一枝化作兩枝紅。

華南旅行記書後

（一）華南旅行記補正

趙哲士

作者嶺南人，近十年來在鄉日少，奔走於大江南北。以廣義而論，可謂盡瘁國事；以狹義言之，實爲衣食之是謀。吾性有嗜書癖，每於治事之餘，輒手一卷，以之消遣。

日昨偶閱旅行雜誌第八卷第六號，得讀存仁先生之華南旅行記，筆墨雅潔，堪稱佳構；而吾以桑梓故更覺興然有味！且以存仁先生走馬看花實地問津雖有未盡其微，而能於最短期間成此觀風問俗之遊記，殊爲難得！但作者以存仁先生尙有遺誤之處，特爲之補白以免迷朦廬山眞面目也！本旨無他，幸勿以妄評而相見誚焉。

長堤之船妓

長堤之船妓：粵俗呼之爲「蛋家妹」以渡客爲名，亦有暗操神女生涯者。並不諳度曲向無「賣身不賣嘴」之說，亦無「狎客不得在舟過宿」之例。

另有珠江之東「大沙頭」西之「水鬼氹」及「鬼棚尾」等處，以畫舫爲香巢；滿載油頭粉面之二三等娼妓，狂蜂浪蝶，盡日哄哄。年中於此浪擲纏頭，而至身敗名裂者，頗不乏人。

盆橘

粵省氣候溫和，寒暑無嚴酷，四時花木不謝，盆橘一種事極尋常且價亦甚賤；每盆約値四五角而已。但存仁先生初來百粵，自無怪乎嘆爲奇觀。

黃花崗側之鄧仲元紀念堂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爲革命而犧牲；乃中華民國之締造者。存仁先生得以登臨景仰，誠不負此行矣！

其貼隣「鄧仲元之紀念堂，」存仁先生祗知渠爲民黨先進；而未盡其歷史，作者就其所知，繼爲補述：

鄧仲元名鏗，粵之惠州人。辛亥革命在粵首義，任第一師師長後改爲總部參謀長，精通韜略，孫總理之信徒也！贊助北伐完成大業之最力者。卒爲仇家所忌，狙擊身亡。後人念其功績，爲樹豐碑，以示模楷。

沙河之沙河粉

沙河之「沙河粉」其爽滑確非他處所能及；蓋沙河之水其源來自白雲山澗底沙質。水爲沙濾清潔而甜；用以製粉，所以爽滑無比。若以他處之粉比較，優劣昭然，但非老於此道者不能判定也。

觀音山

觀音山者，素稱勝跡，非因陳炯明砲擊總統府而得名。此山原名粵秀山，山頂原有觀音廟，建築總理紀念碑時；始將廟宇拆除。山下之總理紀念堂本與山頂相貫連。紀念堂之故址，最初是撫標箭道，清末改爲督練公所；爲訓練新軍之軍政機關。

鼎革後，爲軍司令部，後爲都督府，總理任非常總統時，卽以之爲總統府。今夷爲平地，建總理紀念堂於此；始與山上連成一氣，可以拾級而升，窮乎其頂。

鎭海樓

觀音山迤東之五層高樓爲「鎭海樓，」非「海珠樓」也。乃粵垣最古建築物，相傳係南越王趙佗所建，樓之左下相距不遠，尚有新建之「仲元圖書館」爲紀念鄧仲元先生而設，內藏圖書甚富，任人披覽；可謂粵垣文化事業之一。惜存仁先生未及蒞止，殊爲可惜。

粵人嗜賭

粵人嗜賭，不可諱言！河南之銀牌，卽公開掛牌之賭場也。歲納稅捐，爲數至鉅。所有軍政等費，悉賴此爲挹注之大宗。政府倡言籌抵禁絕，素所熟聞，惜乎久不見諸事實；此實粵中父老所最爲痛心疾首！所望愛國愛鄉之同志早籌良策，滌蕩粵垣之莫大污點，國計民生，實利賴焉。

中山公園

存仁先生所謂『噴水池中立一瓷製「觀音大士」像之公園，或爲私人園庭所改，』此誠不然！按該園原名第一公園，今易爲「中山公園」園址是舊「巡撫署」園中樹木大者是署中舊物，小者闢園時所栽。「觀音大士」亦非磁質，係用三合土塑成。其旁尙有「白石獅子」一對，高逾尋丈，原是鎭粵將軍府門前之物，淸社既屋，均闢爲街；將獅子移置公園，是亦保存古物之意！石爲肇慶七里岩所產，雕刻頗爲精緻！園之北部，現築崇樓爲市府合署，劃用園地約三分之一，所云市府新屋面積不及滬市府之半，譽爲行政費減少及分配經濟，亦不盡然！蓋因粵垣地皮價値甚昂，似此適中地點，更難於覓此廣場。所以市廛鱗櫛，層樓高聳爲經濟地皮之計耳，卽公園之地，大約每方已値七八百元，其他卽可想見矣！（惠愛中路，太平南路，西壕口等處每方約値三四千元。）

茶樓茶室茶居

存仁先生以「茶樓，」「茶室，」「茶居，」而區別飲食之等第，是誠不然！除包辦筵席供人宴客之酒樓，茲不置論外；單就飲茶吃點心者而言，甚講究食品，而最不經濟者，謂之「茶室」，次者「茶樓」至「茶居」已成過去之名詞，以其設備不周，座位狹隘，縱尙有殘存，亦爲販夫走卒之集合場而已！凡人數八九，點心一頓，耗去十餘元，並不算多；須知宴客一席，動輒六七十元，如食六十元一碗之大翅；則非百金莫辦！一席之需中人之產！如此奢侈惡習，亟待提倡「新生活」以救治之。

永漢公園

舉行黎人懇親會之公園，名永漢公園。園口門額署名者市長劉紀文。園址本爲

法國領事署，海通後，遷署沙面，荒閉多年，交還吾國，爲時尚不久耳。

廣州水菓

廣州水菓四時不斷，向來膾炙人口。新會甜橙，較諸美國橘子價廉而味甘！如果存仁先生到粵時係在夏季；則定有『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之感也矣。

華南報派別

華南報分兩派，事實誠然，報章所載，間重方言，若以通俗之方言，而推定於華南人士國文程度之低落；此種論調，作者絕對不敢苟同！況香港土地，久爲英人所管領；其排制我國之文化。當然無所不用其極！此稍有外交常識者，莫不知之，無須作者舉證。苟以巳淪異國殖民地之文化，相喩華南人士之一斑；其觀察點之錯誤，誠不可以道里計也！作者今略舉前賢，請爲評判焉！遠者不遑論，即遜清之季如朱九江，陳白沙，康有爲，梁啓超等。彼等俱學貫中西文稱古今海內外名士，莫不欽拜於一時！如存仁先生之言，則彼等甯非粵人耶？近如汪氏兆銘，陳氏樹人，胡氏展堂，諸文學家；諸藝術家；亦厲名聞海內。況乎空前絕後以艱難締造中華民國之國父孫中山，其手訂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甯非先知先覺之粵人者乎！茲以存仁先生判定華南文化低能，而引起作者一番之謬論；但絕非虛張粵譽，誇耀於人前也。

（二）華南旅行記正誤

周聖臧

好旅行，而無暇晷；好讀遊記，而不善於執筆；以是游踪所及，未能記諸文字，殊憾事也。比讀陳存仁君所著華南游記，以旬日之光陰，彙記香港，廣州，澳門，中山之所見，持論平允，觀察深刻，自足令讀者心賞。惟其中插圖及所述間有錯誤之處，正而出之，陳君或不以爲多事乎？

上篇插圖「澳門鳥瞰，」乃香港之誤，而下篇「長堤一碼頭之熱鬧情形，」所謂長堤，應指澳門而言，蓋矗植堤邊之五層大廈，乃岐關車路公司澳門總站。今此圖插在「廣州」之下，恐有人誤爲廣州之長堤也。

澳門幣制，與香港相同，由大西洋銀行發行紙幣，凡繳納稅款，購買郵票，均須澳門紙幣，方爲有效。但市面行使，普通均用廣東雙毫。所謂新會橙，實爲柑之誤，蓋新會橙爲值較昂，普通售價每元約三十枚，而其皮幷不可爲藥物用也。至於洋貨，因船來品從香港運來，亦不需納稅，故較滬粵爲廉。且日貨充斥，好便宜者，均由中山乘車至澳門，購買日用零星品物，而走私漏稅之徒，亦多以澳門爲大本營。

澳門賭博之盛，已有東方蒙德卡羅之稱，其種類可分爲番攤舖票山票白鴿票慈善

彩票五種。其餘雜賭，應有盡有，但不如上數種之盛。陳君所述之尾胆票，卽白鴿票之另一種賭法賭者如中其所買之一字，則得七十倍之獎金。但白鴿票共八十字每次開二十字，以其最末開之字（卽第二十之字）爲胆，須中此胆，乃能得獎，其艱難程度，較諸山舖票及白鴿票爲尤甚，而賭者乃不惜傾產以赴，亦可嘆已！至所謂白鴿票及尾胆票，統歸一公司名東泰者承辦，男女老幼候而開彩之地，卽總公司，沿路排列者，全爲代理店，所謂一大票店售票處有三四櫃而擁擠不堪者，乃舖票總廠。而七日一開者，乃山票。其分門別類，繁瑣如此，蓋非老於此地不能辨別云。

至謂手鎗公賣，殊不盡然，購者如屬外處人士，須持有正式照會，或中山縣公安局公函，始得帶出，否則如係本埠居民，須有店章保證，向警廳領取憑照，方可。蓋此兩間售鎗店每月均由澳門警廳派人點核存銷槍械，如無此種憑證，便須究罰也。

岐關車路爲關閘到石岐之公路，全長叁拾捌英里有餘。因求便利起見，岐關公司乃與澳門政府承取澳門內埠行車權，往石岐車遂可由火船碼頭直開（到石岐四十一英里）所謂關閘公路一端屬澳門，一端屬中山者，殊屬非是。

去年從澳門來中山縣內地游歷外人，往往有不持護照而任意行遊者，縣政府爲防微杜漸起見，乃有護照檢查處之設。最近則已撤消，附近有拱北關稽查處一所，陳君所稱查驗汽車照會，檢點入境人數，（幷無此種工作，）收取商民自澳門運入各貨應納之稅云云，實指此檢查處（俗稱三廠）而言。

循公路由關閘行車，可十七英里，抵大金頂，（此地有中山模範林場）折而右，可十五分鐘便抵共樂園（現由唐氏捐出作唐家小學基金，）門口一切車輛，胥於此停止。是地卽爲唐家鄉，濱海之地，已闢爲中山港，其風景之美，在月光下游覽，殊不遜於澳門之南環，海防之塗山也。

翠亨爲中山先生故鄉，離關閘實二十英里有餘，從石岐行車須四十分鐘，從關閘則須一時有半，始可到達，因交通便利，車輛舒適，故遊謁於此革命偉人之故居者，日常絡繹不絕。

此地原有鄉村師範一所，自總理紀念學校落成，乃由縣府委由該校兼辦。校之建築費，乃孫哲生先生任鐵道部長時，從車路徵收附加費而來，迨卸職後，此款無着，便向中山民衆實業公司借款十六萬元完成之，年常經費十二萬元，則由國庫省庫縣庫三方負担，有董事會以董其事，主席爲唐紹儀先生，餘爲孫科，金曾澄，許崇清，鍾榮光，但燾，卓康成，馬應彪等。

魯游鴻爪

周仲孚

久欲作魯游，因塵事鞅掌，未果，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國經濟學社開年會



於青島，乃乘出席年會之便，藉以一償宿願，是游往返共計旬日，歸來就追憶所及，拉雜記之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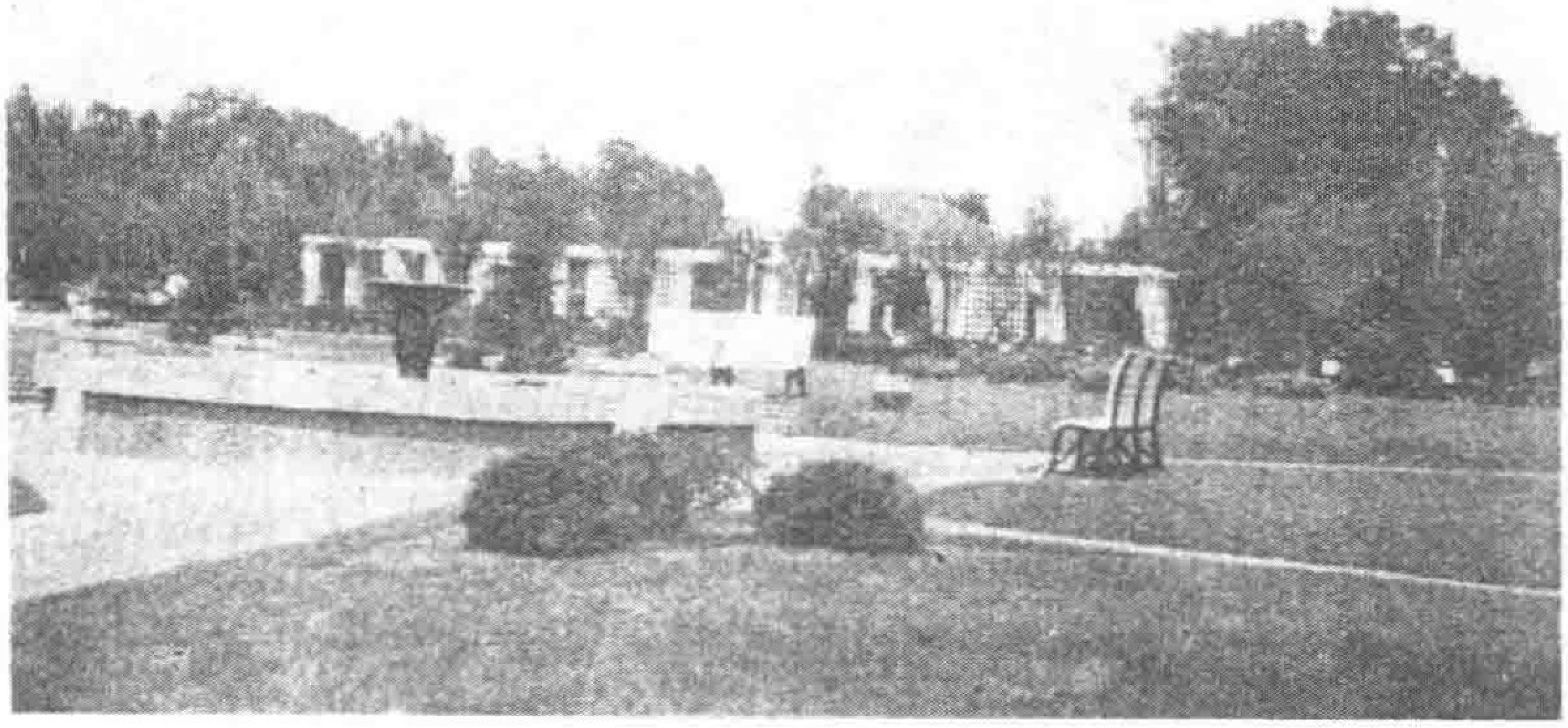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二日 晴，晨七時起身，略進早膳，八時偕內子德秀，驅車赴虹口招商局北棧，登普安快輪，同往者除社長馬寅初外，有社員陳其采，李權時，李雲良，莊智煥，諸青來，張蕙生，錢素君，及甘乃光伉儷，董承道伉儷，羅霞天伉儷，鄺耀坤伉儷等共五十餘人。九時啓椗，江風吹來，頓感涼爽，乃偕德秀登甲板，各據一番布睡椅，披閱日報及年會指南，至覺舒適也。十二時進午膳，菜尚不惡，午後小息，四時進茶點，畢，赴艙面小坐，海天空闊，胸襟爲之一爽。隣余坐者，適爲中國旅行社總經理陳湘濤先生，爲言青市情况甚詳，並蒙贈閱該社新出版之青島導游，瀏覽一過，內容豐富異常，名曰導游，可謂名副其實矣。俄而夕陽西下，乃得觀日落異景，遙見天際赤鏡一輪，逐漸下沉，卒被海水吞去，所剩餘霞一抹，燦爛如錦，蔚成奇觀，此種景象，非航海者莫能見也。七時半進晚餐，餐畢，赴客廳與諸社友作桌上哥爾夫球戲，以余與甘乃光陳其采兩先生得分爲最多，均達五千點以上，直至十一時始興盡返艙安息。



青島海濱公園牌樓

二十三日 晴，七時半起身，八時偕德秀赴餐廳，進早膳，畢，登甲板小坐，空氣清新已極，午後二時有青市歡迎代表等預先登輪，並派人員爲之支配宿所，照料行裝，意至厚也。三時抵埠，碼頭建築宏壯，秩序亦復整齊，毫無嘈雜之狀，登岸後，即乘市府所備之汽車，直赴指定之瀛洲大飯店，闢室二十二號，四時半偕德秀及羅霞天伉儷暨張蕙生錢素君兩女士由寓所步行赴棧橋小游；橋長數百米，直伸入海中，盡端有亭一所，凭欄瞭望，海天一色，所謂小青島者，孤懸水際，上建有燈塔，已放光明，晚間在聚福樓小吃，有椒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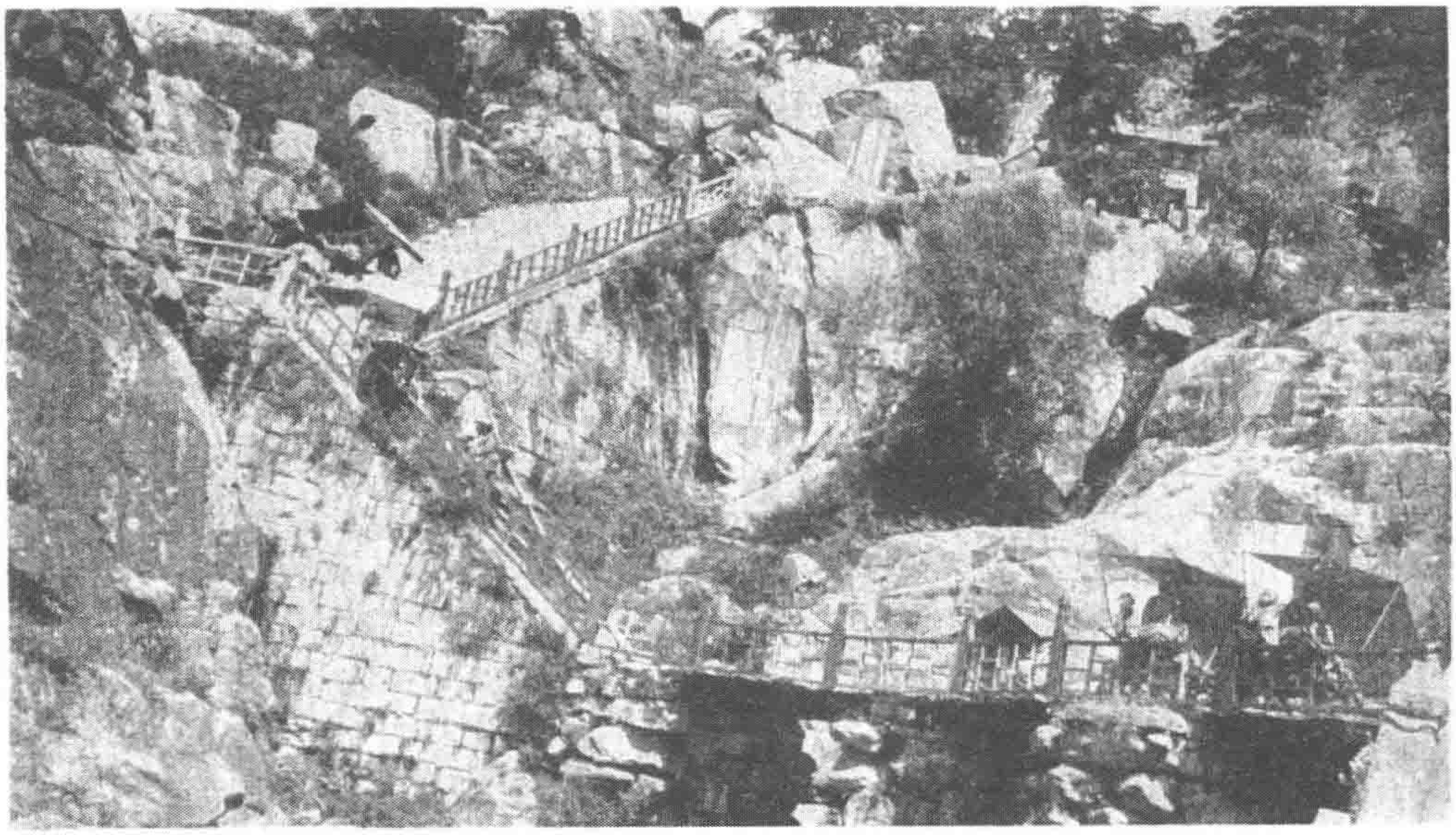
青菜，冬菇腐皮，炸八塊，抽絲山藥，均甚適口，餐畢，安步當車，藉以領略市廛風光，途間時聞有聲如汽笛，異而尋其究竟，始知爲售水者之水管放汽聲，此亦青市之特點也。過中山路時，見有日人商店甚多，十時抵寓入浴安睡。


青島中山公園

二十四日　晴

熱，七時起，進麵一盂，九時乘市府車直赴青島大學禮堂。九時半年會開幕，到社員來賓共二百餘人，首由馬社長致開會詞，次由市長代表致詞，再次爲學術講演，梁漱溟先生講「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之特殊困難。」周作民先生講「華北實業與金融之關係，」陳光甫先生講「目前中國經濟改造問題之商榷，」均持論精深動聽，十一時半攝影散會，午間卽在青島大學招待處進膳，午後由市府招待參觀青市工場區，首至華新紗廠，規模甚大，辦理亦復完善。該廠職工會並特開會歡迎，繼參觀冀魯第一針廠及華北火柴廠，均由主管人員領導說明，印象極佳。五時返寓小息，晚間青市工商協會設宴歡迎，假座龍山路迎賓館，俗呼提督樓，卽前德管時代海軍提督官邸，建築雄壯華麗，幾埒王宮，滿具日耳曼帝國色彩，席間姚仲拔先生代表主人致歡迎詞。由社員陳青華及朱彬元兩先生致答詞，十時賓主盡歡而散。

濟南趵突泉

泰山雲步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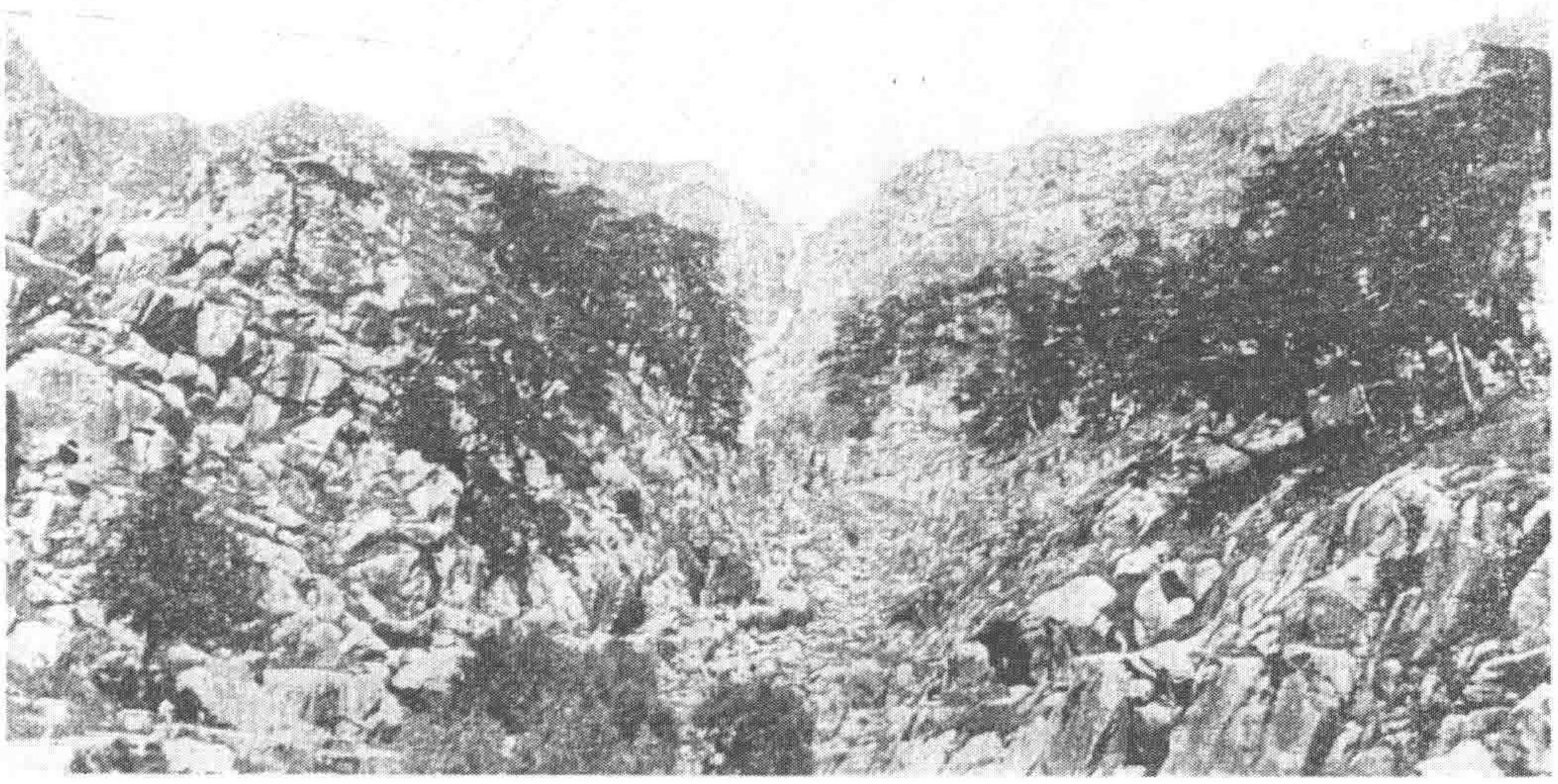
二十五日　晴，晨七時起身，本日自由游覽，乃偕德秀在寓前僱馬車一乘，作半日游。蓋以汽車風馳電逐，反不能留連風景也。出中山路，沿太平路東行，道平如砥，屋宇整齊，一鞭躑躅，別有風趣。俄見朱漆牌樓一座，鮮耀奪目，顏曰海濱公園，停車小游，乃知是園係依海濱之天然曲折高下造成，共長約二里，亭台花木點綴其間，與普通園景迥然不同，誠勝地也。繼遊會泉廢壘，乃德人所建堡壘遺跡，其地點即為會全岬，有叢林甚深，蓋用以掩蔽者，現存廢炮十餘門，地室藥庫，均仍粗具曩日規模，參觀一週，令人頓感我國應積極努力於國防建設也。由廢壘折回匯泉路，轉赴中山公園，園之面積甚大，花卉林木，井然有序，其內容佈置，直與歐美各市公園相伯仲，惜以時近響午，飢腸雷鳴，急于返寓進膳，未窺全豹耳。午後小息，三時赴觀海路訪鄺耀坤伉儷，未遇，乃往遊水族館，除標本外，有玻璃水池，內蓄魚類多種，與檀香島之水族館相較，自屬具體而微，然是館之外形建築，係仿北平箭樓式，頗為壯麗。出館後，陰雲四起，大有雨意，適遇鄺氏伉儷於途，乃即往其寓所小談，俄而風雨齊至，為之一爽；晚間赴市商會宴，席設順興樓，十時返寓。

二十六日　晴，七時半起，進早餐畢，偕德秀及張錢兩女士訪鄺氏伉儷，同赴匯泉浴場，一試海水。沿青市浴海浴場甚多，惟以匯泉為冠；蓋此處砂細水清，海底甚平，試作海浴，最為適宜。余本不諳泳術，經一小時之練習，竟能作仰面游泳，進步之速，殊堪自喜也。午間赴膠濟路局公宴于迎賓館，午後返寓，略事休息，三時由寓出發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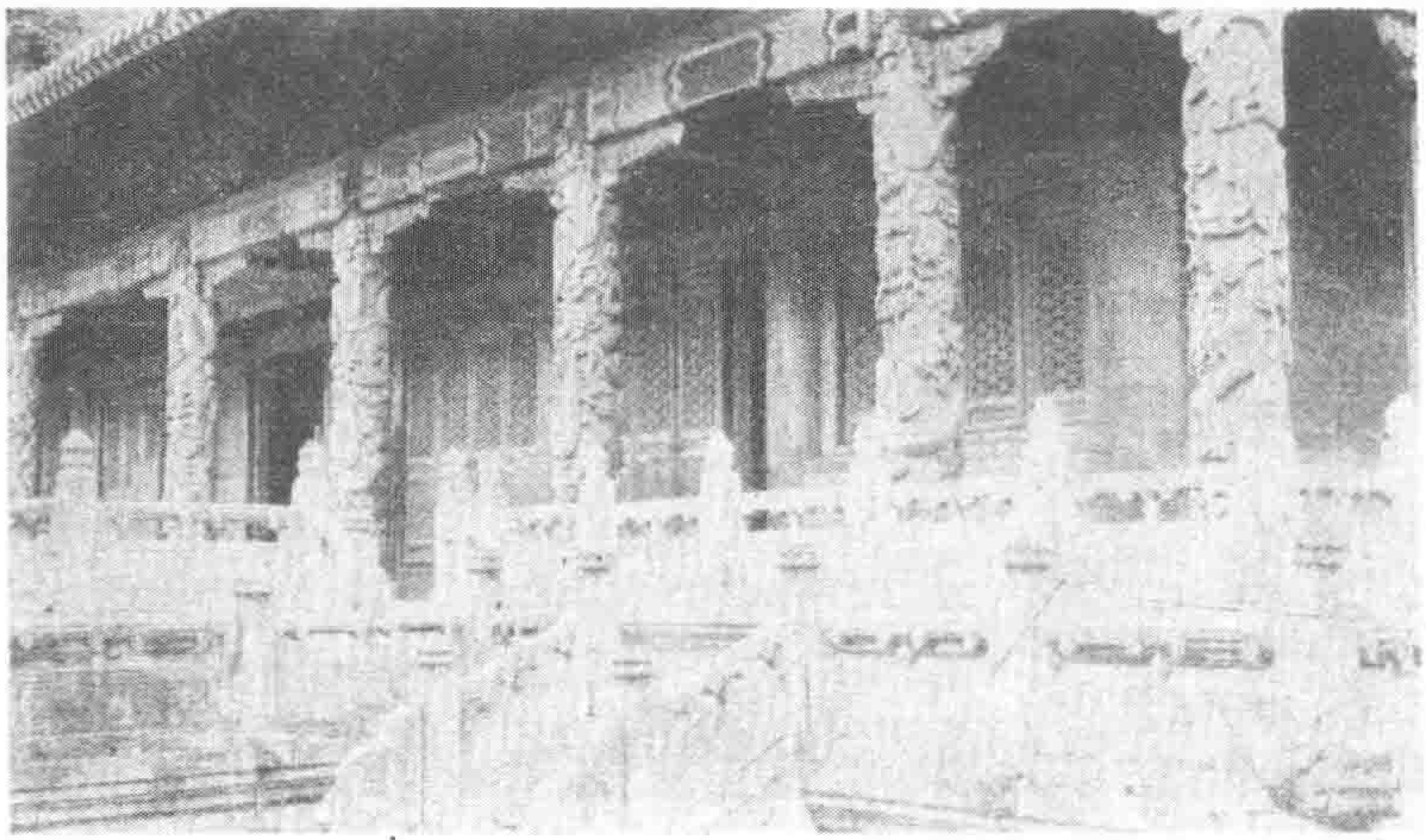
環市小游，先赴觀象山。上有觀象台一所，由台長蔣君導游全部，並參觀地震儀，招待殷殷，至可感也。繼遊青島神社，為日人廟宇，無甚足觀，乃折赴四方公園，係膠濟路局所創設，亦名鐵路公園，面積雖不甚大，然亭台點綴，花木扶疎，亦頗掩映成趣，惟離市較遠耳。五時折回匯泉，在匯泉社進茶點，味尚不惡，樓下樂聲琤琮，蓋舉行茶舞也。晚赴沈鴻烈市長宴于迎賓館，座設露天花園，頗為涼爽。席間主人沈氏有極長演詞，對于青市建設之過去成績及將來計畫，詳述無遺；雖歷兩小時之久，聽者均無倦容，由社員陳其采先生致答詞，十一時席散，返寓安息。

二十七日　晴爽，七時起，八時赴迎賓館，會同乘車出發視察鄉區，順道游覽嶗山，沈市長特親自導領，其熱忱殊堪欽佩也。九時半達李村，為青市模範鄉區，自治成績，斐然可觀。由該區辦事處主任招待，對于工作情形，有極詳實之報告，並饗以本村所產之鮮菓，如梨桃花紅等類，均香甜可口。該區有鄉村醫院一所，入內參觀一週，規模頗大。十時半離村前進，三十里至九水，澗旁有觀川台，為洪述祖故居，現為日婦所有，改設敷島旅館，沿澗前行，過彈月橋。風景漸幽，十里至板房，換乘山輿，過竹窩村，五里至柳樹台，下輿小息，即於路旁巨石上進野餐，佐以煙台啤酒，餐畢升輿復進，沿途泉聲潺潺，輿人涉澗而行，兩旁奇石羅列，大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勢。經雙石屋，四里至魚鱗口，石巖峭壁，對峙如門，中間澗水奔流，大石橫臥，風景佳絕；再行里許至靛缸灣，岡上有亭翼然，登亭一望，見有飛瀑奔瀉而下，匯成碧

泰山南天門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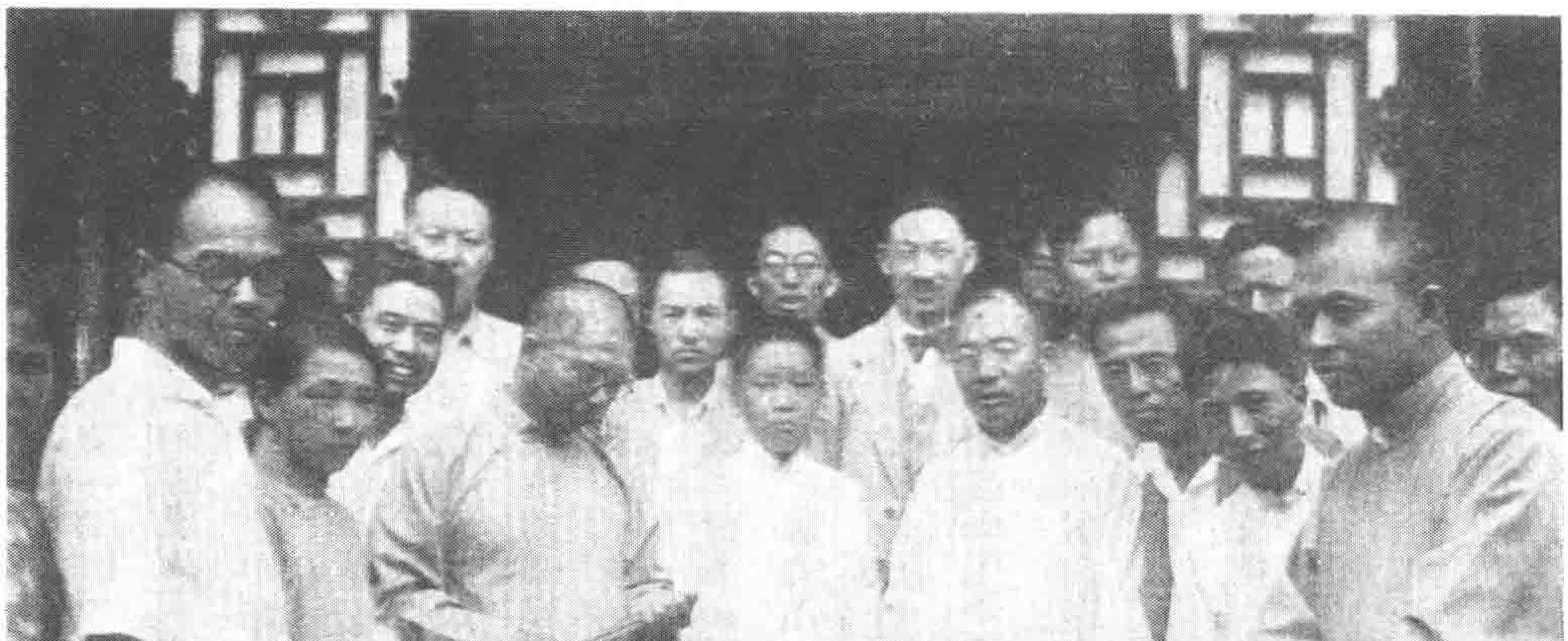


潭，坐觀良久，俗塵爲之洗去不少。四時遵原道下山，車過市場，購水菓數筐晚間本社假座青島咖啡館答宴各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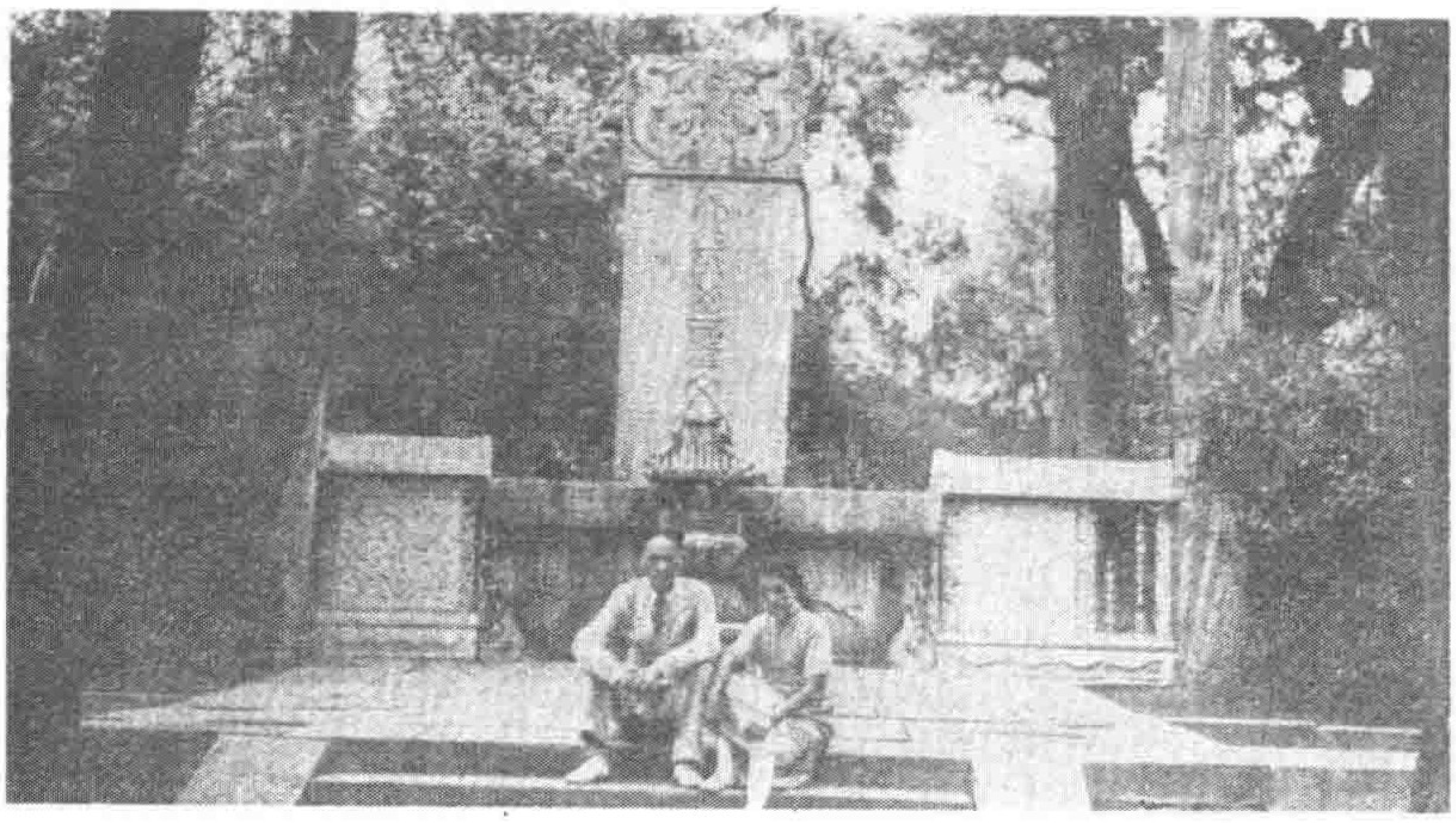

曲阜孔廟大成殿

二十八日　晴，六時起，七時赴膠濟車站，搭車轉赴濟南，沈市長等均到站歡送，盛意殷殷，彌覺可感。此行同車社友及眷屬共八十餘人，過青州後，車役饗以青產小桃，味極鮮美，在張店車站，購得石硯一方，式樣頗別緻；當晚六時抵濟，闢室平浦飯店，略事休息，隨赴交通大樓銀行業公宴，席間遇舊同事沈鏡君。談笑甚歡。宴後赴中華戲院，觀所謂梆梆戲者，劇目爲天河配，院內設備簡陋，熱不可耐，十一時返寓，入浴安息，因蚊蚋爲患，未能熟睡也。

二十九日　陰雨，七時赴青年會進晨餐，八時半出發遊覽，先往觀最著名之趵突泉，泉在濟市之

中立者爲衍聖公


西內商店林立，渾如滬埠邑廟，並有長廊式之茶寮，以供游客坐觀品茗。泉中有數處湧起如泡最高者達尺餘此其所以名為趵突歟？繼折赴廣智院，為美國教會人士所創辦，院內藏有標本圖畫甚多。午間赴山東省政府公宴，席設進德會，由韓復榘氏主宴，並有魔術武技各項表演，以助餘興。午後大雨如注，社友多紛紛返寓，余之游興獨豪，偕內子德秀等一行五人，冒雨往遊大明湖，湖在城內西北隅，菰蒲荷柳，彌望皆是，湖濱停有畫舫多艘，余等以二元代價僱其一，此種畫舫容積甚大其狀宛如水廳，加以湖面狹窄，行駛頗形迂緩，



孔子墓

先遊匯泉寺北極閣張公祠諸勝，末遊歷下亭，亭在湖之中央，傍有古柳數株，臨風搖曳，頗有畫意。門前懸有一聯曰「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入內一觀，荒蕪特甚，徒供憑弔耳。晚在百花村小吃，有黃河鯉及奶湯蒲菜，味極鮮美，餐畢返寓小息。八時登專車轉赴泰安，十時半安睡。

三十日　晴，七時起，推窗一望，已在泰安車站，赴鐵路賓館進早膳，隨即出發登山，各據山轎一乘，俗名爬山虎，係以繩製成兜形，穿以木槓，上撐大布篷一方，用以遮日。八時由站啓行，經岱宗坊，即入泰山大道，俄達仙人洞，中藏許眞人像，係肉身裝金，繼過關帝廟，有漢柏一株，老幹蟠屈，奇古可愛。再上為一天門，前有一坊曰「孔子登臨處」經紅門坊後，山勢漸形突起，深澗泉聲，一路琮琤，二里達萬仙樓，據輿人云：為乾隆謝恩處，再轉上西北至斗姆宮，入內小坐，由此前進，踰高老橋後，怪石羅列，松柏成行，佐以泉聲，境乃幽絕；越廻馬嶺，過一石坊，磴級漸陡，俄抵二天門，又曰中天門，蓋已達登山全程之半矣。此間有茶棚數處，休息片時，再登輿前進，過快活三時，輿人健步如飛，一路坦途，頓忘此身乃在山上，繼達御帳坪，又名雲步橋，石壁陡立，飛瀑下注，朱欄石梁，渾如棧橋，風景之佳，非筆墨所能形容，再上為五松亭，仰望南天門，高插雲表，經對松山，達昇仙坊，由此上看，見石磴拔地直上，正對南天門，約千餘級，勢甚雄偉，過南

天門後，卽見玉皇頂，曲徑數折，盤旋而上；抵玉帝觀，時已亭午，本社在觀內備有野膳，膳畢往觀秦皇沒字碑，不知何人刻字其上，沒字碑已變爲有字，使數千年之古蹟，頓改原狀，殊可惜也。前行穿乾坤亭故址，乃達日觀峯頂，舉目四望，確有五嶽獨尊之槪，復由間道往捨身崖，覽仙人橋奇景，並補謁碧霞祠，雕樑銅瓦，廟貌宏偉，堪稱泰岱之最大建築物，因仍須往遊岱廟，乃匆匆下山。四時半達山麓，俄進泰安北門，街頭尙整潔，纔見高垣綿亙，知爲岱廟圍牆，由東廟門入，古柏參天，市場繁盛，另有一番氣象。峻極殿已改爲民衆會堂，殿內壁畫仍在，爲東嶽出巡圖，惜已殘破耳。六時返站，登專車小息，晚赴賓館入浴進餐，夜一時由泰安去曲阜。

三十一日　晴，醒來已抵曲阜之姚村站，七時半各社友紛登預僱之騾車，余偕德秀亦佔一乘，會同出發，因日前大雨，道路泥濘不堪，顚蕩殊甚，德秀坐倚車中，余乃坐於車槓前，數十乘魚貫而進，大有遠征況味，過泗水橋時，滿擬攝一影以留記念，乃因車行太速未果，殊覺憾然。十時進曲阜北門，城內街道，亦係土質，其泥濘之狀，與城外同，房屋卑小，居民淳樸，如入古國，俄見石坊一座，曰古泮巷，纔抵闕里，卽孔廟所在地，車停毓粹門前，下車入內，古木參天，碑石林立，令人肅然。由大成門側門前進，先觀先師手植檜，外罩玻璃，遠望宛如石塊，循磚道北行，抵一亭，顏曰杏壇，爲先師講學故址。纔謁大成殿，建築宏偉，殿前蟠龍石柱，雕鏤極精，中供先師神像，兩廊供七十二賢，後爲寢殿，再後爲聖蹟殿，內有聖蹟石刻多種，參觀一週，因飢腸轆轆，乃出廟覓一飯館，曰飫和春者，略進麪點，果腹後，復返聖廟，遊覽南部，先赴金絲堂，參觀古代樂器，纔遊奎文閣，並經同文大中弘道聖時櫺星各門，直達頭門，返向北觀，眞所謂門深似海，宮牆萬仞矣。其一種莊嚴氣象，非身歷者，無從領略也。十一時半赴孔府，謁衍聖公府，卽在聖廟東首，由閽者導入，經大堂二堂，折入西花廳，時已有社友多人先在，環坐廳中，社長馬寅初先生高踞炕上，孔德成氏坐於下首，身御白紗衫，髮作平頂，年事尙輕，但一種純謹之氣，溢於眉宇，正作簡單談話，惟聲細不可聞耳。纔在庭前與諸社友共攝一影，十二時出府，往謁孔林，途經復聖廟，入內一觀，有陋巷古井遺址，井仍在，上覆以亭，大殿建築，純仿大成殿，惟規模較小，中供一白面書生像，卽爲顏子，一時達孔林，經萬古長春坊及聖林坊，纔過至聖林牌樓，折而西行，爲洙水橋，逾橋北行，百數十武，抵享殿，殿後古柏成行，有子貢手植楷，已枯萎，旁有駐蹕亭，再後爲泗水侯墓，稍偏西首，卽爲聖墓，有碑文曰：「至成大聖文宣王墓」，在墓前與德秀共攝一影，三時離孔林，遵原路返姚村站，晚卽在站旁飯店進餐，是夜轉掛津浦通車南旋。

九月一日　陰雨，七時起，俄而車達徐州，遣車役下車購碭山梨，

據云已爲捷足者爭購一空，進早膳畢，在廳車劉覽某君所著之泰山遊記，描寫頗爲詳盡，午後微有倦意，返臥車小眠，過蚌埠時，天雨稍止，下車散步片時，藉舒筋骨，當晚八時半抵浦口，隨上渡輪，轉赴京滬車站，搭夜快車返滬，於十一時啓行，鎮常錫蘇各站，均於睡夢中過去矣。

旅行儲蓄

本埠霞飛路五八九號，上海銀行霞飛路分行，鑒於旅行可以增進康健開拓見聞。一般人往往限於經濟，不能暢所欲游，特創辦旅行儲蓄，俾有志旅行者，儲消耗之資，成游覽之費，儲金到期，由該行介紹中國旅行社，代爲計劃游程，預算旅費，購買車票，代定艙位，並指導伴游，解決旅行中一切困難。使儲戶旅行，得到充分之滿意。該行印有精美小册以備各界自由索閱。近如蘇杭錫甯，遠至平津川粵名勝古蹟，舟車旅費，莫不加以說明。

× × × × × × ×

我國青年步行環游全球

歷程二萬四千公里 經新大陸行抵倫敦

中國青年張振英（譯音）作步行環游地球之舉，歷程二萬四千公里，現八月十日行抵倫敦。渠於一九二九年出發，經過日本，北美洲，南美洲北部，而於一九三一年行抵祕魯，而後取道智利，阿根廷，歐洲返華，惟在南美時，適値巴拉圭玻璃維亞兩國發生戰爭，又遇火山爆烈，幾致喪身，渠乃越過安的斯山脈，擬於一九三七年還抵本鄉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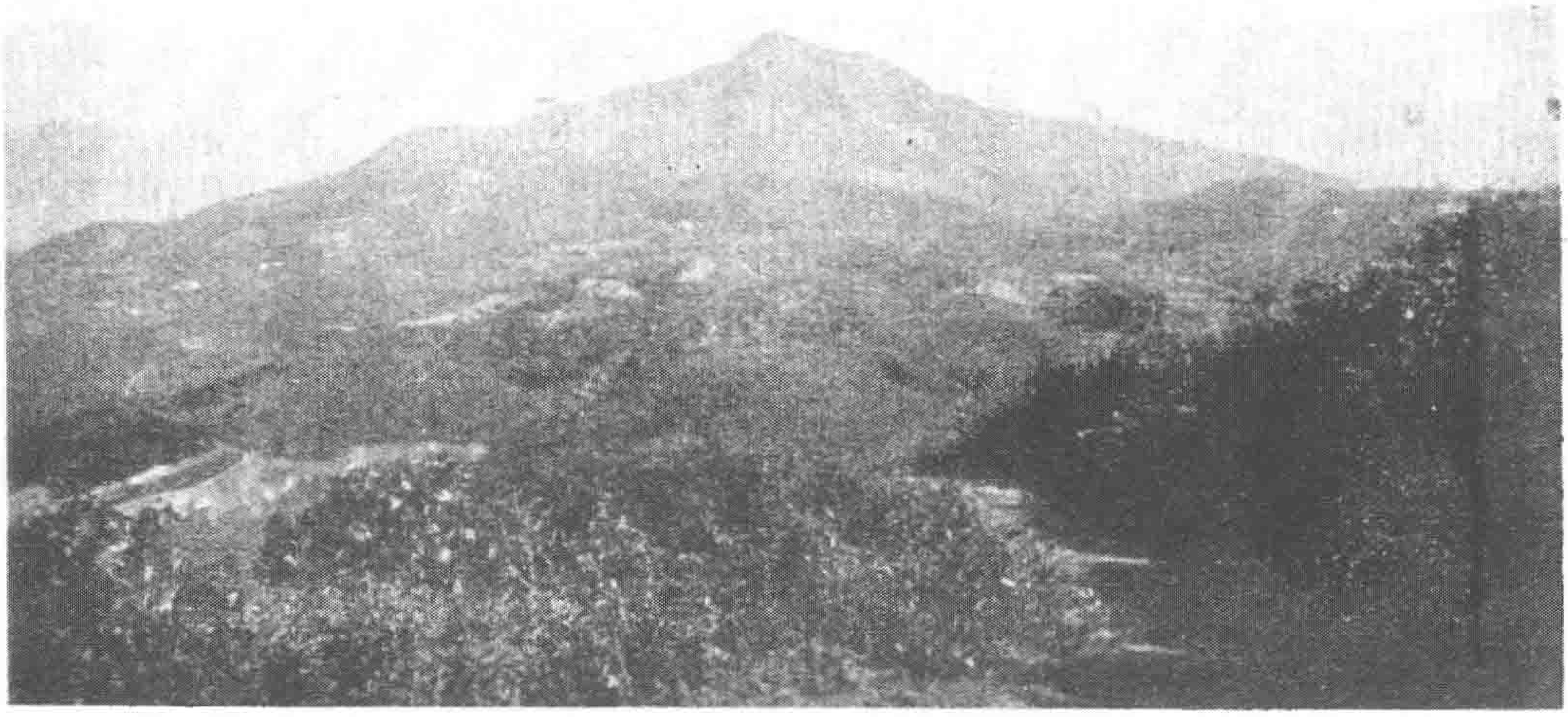
蔣叔南逝世

有「雁蕩山主人」之名

樂清蔣叔南氏，早年參加革命，曾在滬軍都督府，服軍事職務，與黃郛同事，後隱居温州雁蕩山，凡十餘年，考覽名勝，導引遊客，凡遊是山者，莫不稱便，於是遂有「雁蕩山主人」之名。玆悉蔣氏於七月二十七日因病逝世，此後遊山者，將少一導引矣。又蔣氏少負文名，學試時，與其父同榜，氏居第一，而其父乃居榜末，時氏年方十八。當時其父曾有一聯云：「老夫無能附驥尾，小兒不肖點鰲頭，」傳爲士林佳話云。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過香港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蒂波賽等處
M.M.
法國郵船公司謹啓
上海法租界外灘九號
電話八二〇三四（共三綫）

治癆聖藥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嗆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肺形草
每盒两元 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奉
上海石路新普慶里天濟醫室發行
謹防假冒



九華遠眺

九華山遊記

甯有瀾

提起九華山，也許還有很多人沒有聽到過；不過如果你去找幾個相信佛教的，尤其是江浙人，問他九華山在那裏？那他一定會告訴你：九華山是在安徽江南青陽縣的地界，就是俗稱地藏王坐化的東南第一山。佛教徒把普陀，五台，峨嵋，九華稱爲四大名山，因爲這些地方是佛教徒必定要去巡拜的。但是九華山不單只賣一個地藏王的大名，牠底山川的形勢果然高峻奇巧，風景亦極其優美，確是大自然在這裏無意識地現露了她底一點美麗和雄壯。

這次我在沒有到家以前，就作上九華的準備。先請我縣的聞人陳次權給我介紹到九華的祇園寺，這樣就解決了在九華住的問題。同時又邀了五個人同行。

爲避免太陽的淫威計，我們五個人在一個下弦的月夜十一點鐘的時候，履好了兜子（註）由陵陽鎭動身。這時候的人們差不多都入了睡鄉了，只有月光照在地上，好像已經下了重霜。天空停着一朵朵的白雲，像白棉花舖在青瓷盤上。幾點疏星嵌在雲朵的空隙，閃閃地放光。一切都很幽靜。我們很興奮地跑着，談笑着，把抬我們的兜子落在背後，時常引起汪汪的犬吠聲，衝破了四周的寂

寞。我們沿着一條河向西前進。黑魆魆的樹林伸臂挺腰地在河邊上站着，像一羣巨人，一重重的樹影時常打我們身上掠過。這時天氣已經很涼，我們穿着單衣覺得涼意淪浹肌骨，異常的舒適；因此談笑得愈加起勁，白天覺到的悶熱，好像是在另一個世界受着的。

終於我們上了兜子。像開路先鋒似的我坐在最前面的一頂，時常回過頭來望望我的一羣同伴。他們穿着白色的衣服，這是我們四週所沒有的顏色，所以特別顯眼。每個人都被兩個轎夫高高地抬着走，月光斜斜地射來，把他們的影子拖長到稻田裏。他們很沉默地坐在上面，只把頭向左右望望，無疑地他們是沉溺在遐思中了。欽明和有本是沒有到過九華的，他們一定正在那裏猜想九華到底是個甚麼樣；現在是滿腔高興地一步一步去發現這個九華之謎。元勳時常誇耀他會射擊，說他曾經跑過很多山頭，打過很多獐狍；這次他帶了一桿最新式的獵槍，他正希望着到山上多打幾個野獸，來證實他的大話。和我隔得近的老何現耐不過寂寞，忽然哼起來了；他雖然沒有到過九華，但我相信他現在決不在那裏猜想九華，因爲他已經被環繞他的一切景物陶醉了，他起了詩興了，所以哼着。在我的同伴中最特別的就是植三，因爲我們四人都曾受過科學的洗禮，不相信什麼菩薩，只有他相信；而且他來的目的也和我們不同，他是特意上山拜地藏王菩薩求點福氣。所以他出門以後不曾說了一句話，他不敢亂說，因爲他恐怕菩薩計較。他曾告訴我說：上山是不能亂說的，要不然菩薩會罰你跌過觔斗，或把你的嘴巴打腫。

到了南陽，路就有些不平了。漸漸走近了河源，淙淙的水聲時常把我的思潮打斷。這時我覺得很涼，於是把帶來的線氈裹在身上；忽然手觸到的地方覺得有些潮濕，原來早已下露水了。

過了牛欄杆，路更加陡了；轎夫把我們抬上了被樹林蓋成陰暗的山坡，驀地我們失掉了小河的踪迹。月光只能從樹葉空隙透進些光來照着轎夫的脚。這裏除了轎夫喘氣，沒有可以聽到的聲音。

『現在是甚麼時候了？有本！』這是我底突然的衝破沉靜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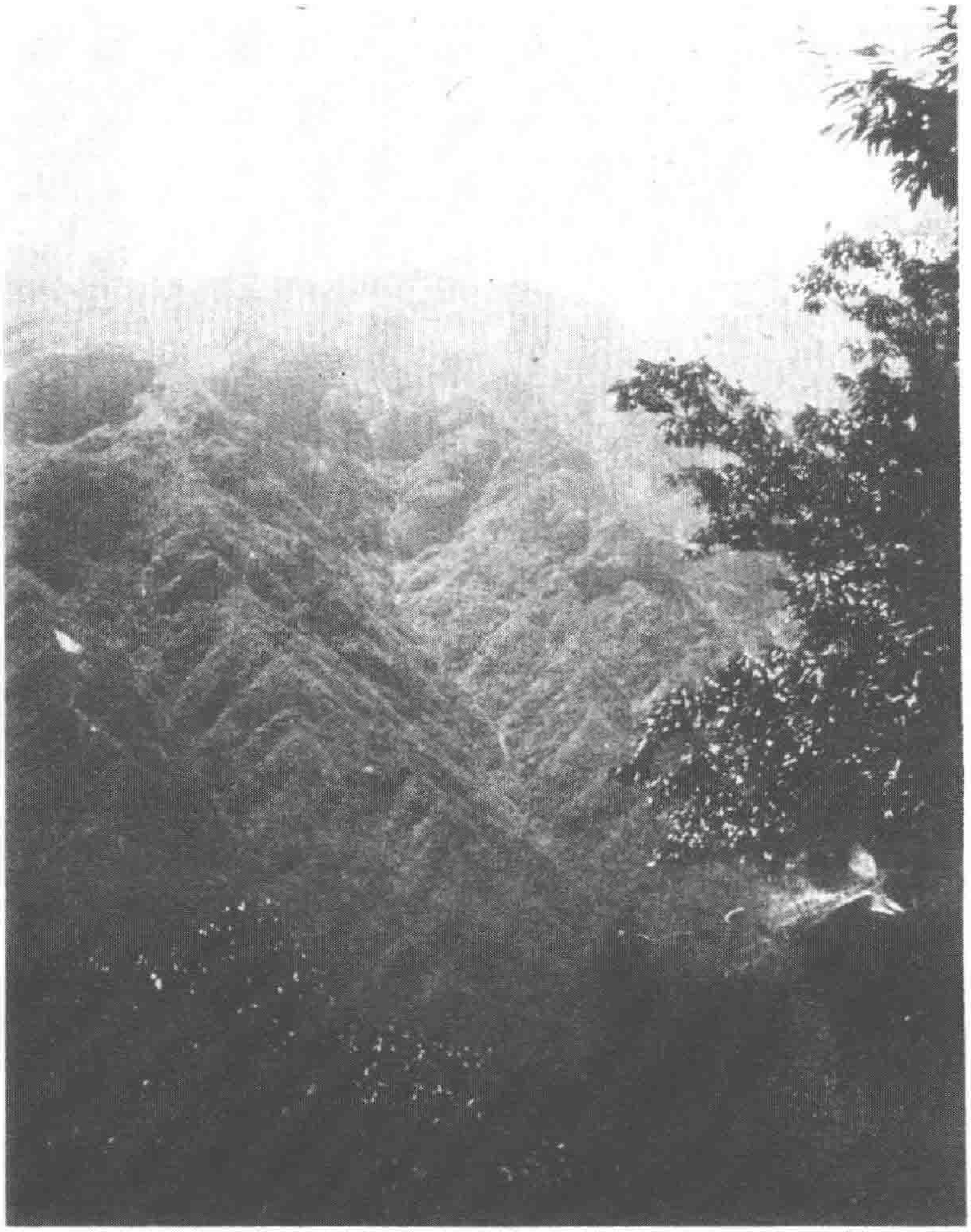
『已經三點了，只走了三十多里。』他看了錶後的回答。

『天亮準到一天門。』轎夫參加了這樣一句。

一切又沉靜下去，像睡着了一樣。如果不是兜子或俯或仰地驚擾我們，這樣神祕的幽靜一定會把半夜沒有睡覺的我送入睡鄉。

現在我們隨着兜子由這個山坡轉到那個山坡，從黑暗的山影中又轉到月光底下。深灰色的四周排列着一羣龐大的黑色的高低不齊的亂山，好像我們的思想也給牠們引亂。我迷失東南西北的方向，我不知道這座九華山究竟是怎樣地走上去，因爲現在的

山路忽然變做螺旋式的小徑，環繞着山腰斜斜地上去；我們看不見山頂，也看不見來路和去路，好像是爬上了一個寶塔頂上的扶梯。這樣詭怪的山路使我沉悶；我想有架飛機把我載在空中，使我可以細細地認清我們的來路和去路，算一算我們究竟在全程的那一段。



天台山

走了很多時的上山路，忽然路又變平了一些，驀地轉個灣，一段白牆現在我們的面前；牆上兩個大窗和一個圓門，像個大白面孔瞪眼張嘴地望着我們。進圓門的時候，我用手電照到牆上，看見「一天門」三個字。兜子在這黑亭裏息下來，我們又用手電筒向四周一照，原來這亭子是一個廟的前部，廟門還是緊緊地閉着，只留着幾個啞口的木偶守着亭子。我們的轎夫雖然已經休息了幾次，可是沒有得到水喝，這次不得不大打廟門，想要找點東西喫喫；好容易才把和尚先生叫出來。我們在亭的門口坐着，都覺得有點疲倦，所以大家都不說話。這時候天快亮了，黑暗一秒一秒鐘地減褪，四周的灰色漸漸熔化在一些白光之中。

打過尖，我們從亭的另一門出去，眼前的景物依稀可以看得清楚了。一級高一級的青石路曲折地伸到我們看不到的地方。霍霍

的水聲把我的目光引到路傍的一條澗內。那澗水沿着峭石的脚下曲折地迎着我們翻出尺許高半丈遠的銀濤，然後又擊在岩石上，碎成了萬粒珠璣。

我們好像一步一步地向光明的地方走。照我們來的月亮已經失掉她的光彩，怕羞似的打算要躲進山去。

現在兜子又向下走了。四周只有聳入青雲的高山靜悄悄望着我們，牠像牆一般地把我們包圍着。大都顯得小些，我們好像是落在一個穽坑裏。太陽光已經不知道在甚麽時候曬在那些高峯的尖端，把牠們帶上了一頂黃金色的帽子。涼風輕輕地扇着，把我的昏昏思睡神志吹清。

不久兜子又在二天門的亭子裏息了一會，然後又繼續爬山的工作。這裏依舊只有一疊一疊的高山迎着我們，不過樹林顯得少些了，看去大都是渾成的大岩石巍然兀立，偶然在這些上面黏着一片一片的白雲。

到了轉身洞的時候，太陽已經從山尖上探出頭來，拿他底射出光芒的神目來尋找我們在這深山窮谷中的踪迹。轉身洞是個不怎樣宏大的廟底名字，靠近廟的地方有一個深不到二十尺的洞。俗傳變了人身的么魔鬼怪只要在這裏轉一轉身子，就會現出牠的原身來。這裏大概是聖地底第一道防線。然而這些並沒有我們目前的山形能那樣引起我們的注意。

山形漸次在我們目前變換。現在漸漸現得有些次序。後面像波浪起伏的連巒已經落在我們底脚下。我們是走在穿着綠袍而又沒有樹木的山脊上，像個螞蟻在駱駝背上爬。黃白色的路邐迤地伸長上去，直到一株視依可及的樹傍，此外就是蔚藍色的天空。我底目光注意這株在路盡頭的樹，心裏機械地想：過了這株樹就到了山那邊了，那邊又是個甚麽世界呢？可是路是很曲折地上去，兜子走得又很慢，這株樹老是那麽遠，好像我們並沒有迎着牠走。

終於我們走到這株富有魔術性的蒼松。大自然就在這裏展覽她的偉大了。原來她——大自然——叫這座山把我們抬在半天裏，却在我們的脚下排列着無數無數的景物，來吸引我們底目光，叫我們不知道從那一方看去才好。於是我們又從疲勞中興奮起來，預備賞鑑大自然的藝術。最先觸到眼簾的是遠在萬山之外一片黃色的長江，牠像一隻臂膊憑空打天的一邊伸出來，把右邊的衆山全都擋住。不可計數的小坵很散漫地一堆一堆地蹲在我們底脚下。像毛氈一般的稻田一片一片地舖在這些小坵的空隙。白色的瓦屋像磚頭一般地散在各處。眼前的景緻就是這樣一層一層地向前推廣，一直混在青灰色的天際裏。這時大家只貪婪地眺望着，都沒有話說，山川的壯麗早已淨洗了我們底心胸，空蕩蕩地

毫無顧慮，我們是沈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了。

過了這個山峯我們又開始下山；這時候已經快到九點，太陽曬在身上微微覺得有些熱。轉了幾個灣，幾段紅牆和一堆堆的白屋在一個山陝裏現出來，這就是九華山的寺院，我底目光忽然注意到一個雄壯的廟宇，牠的飛起的簷角幾乎刺破了藍蔚的天空，黃色的瓷瓦反射着陽光閃閃地發光。彷彿是流動的水珠，已往的影子又在我底腦膜中現出來，使我驚喜地叫了這麽一句：『前面就是祇園寺了！』

果然不久我們就認清了偉大的山門上突出的「祇園禪寺」四個字。兜子把我們從寬闊的石級上抬進山門內，迎門立着個脚踏風火輪的王靈宮，兩傍坐着兩個和屋頂齊高的哼哈二將。兜子在四大金剛的脚下彌勒佛的旁邊息下來。我們在大雄寶殿門口站了一會，就有個和尚引我們灣灣曲曲地走過了幾段石級，到了一個很精妙的客堂裏。知客師出來，我給了他一張名片，他就知道這是陳次權介紹來的。他很殷懃地招待我們，把我們安排在兩個很大的客房內。早餐後，疲倦和勞頓交萃的我們都甜然爬進了睡鄉；在睡夢中我依舊覺得坐在兜子上，被牠或上或下的顛簸着。



老爺塔上的閻王

醒來時，模糊地看見由窗外映入的綠影，驀地憶會到我是在高山上一個寺院裏住着。對面牀上的欽明還是睡着未醒。我爬起來靠着窗子望了一會。窗子外面是被三個房間和一面暗褐色的石壁包圍着，原來這間屋子是靠着石壁做的；石壁上生出些短小精幹的樹木，枝上佈着很密的葉子；日光從樹葉的空隙透下來射到下面岩石上的青苔，把房裏映得綠沉沉的。風從這裏面吹來，覺得清涼透骨，果然九華是個暑氣侵不到的超然世界。四周是異常的幽靜，一切也像午夢未回。

四點鐘後，他們都起身了，幾點鐘的酣睡償補了一夜的勞頓。晚

餐後，我們在離祇園寺不遠的地方散步。原來九華的寺院，除去東崖禪林和百歲宮大都聚集在離祇園寺不遠的山隩裏，把四周的山巒當做高牆。現在這些環抱我們的山峯已經罩上了薄紗樣的面網了；紫的是流雲，白的是炊煙，涼風輕輕地扇着，天色是看着快要黑下來了。

晚上我們議決明早上老爺頂進謁地藏王菩薩。這夜我們都睡得很早。

植三爲了要趕去燒頭香，老早就把我們催了起來。和尙叫了個小孩子把植三帶來的香紙提着，在前面引路。路全是很寬闊的石條舖成，雖然是上山路却不崎嶇。原來老爺頂離這裏並不遠，就是在我們來路的傍邊；不過是藏在樹林內，所以雖然比九華衆寺院高一點，我們來的時候並沒有注意到這裏。植三按照尋常進香的規則，先到南山土地面前燒了紙，作了揖，說是掛號，掛了號然後才能上老爺頂去。老爺頂的前面有個十王殿，裏面陰沉沉地站着幾個奇形怪狀的鬼司，手裏拿着鋼叉和鐵練，像要鎖人似的；迷信的人們走到了這裏自不免要胆戰心寒。出了十王殿的後面，就是一級陡得幾乎和地面成直角的石梯，這就是有名的九九八十一梯，是按照佛敎九九歸眞的意思。上了石梯就到了我們所謂的老爺頂。頂上有一個很宏大的亭子，裏面裝修得金漆輝煌；一個紫色的紅塔立在亭子的中央，一直接到亭子的頂。塔似乎是木頭做的；傳說地藏王的肉身就埋在這塔的底下。坐在塔四周的神像都是地藏王，兩傍站十個閻王。出了亭的另一門，是一片石條舖成的平台，兩傍有石欄杆；三個和人差不多高的銅香爐並排站着，一縷縷的烟從這裏面升起。這裏也很開闊；前面一羣高低起伏的山峯正托着一個火球似的曉日，將這一帶的山巒都染成了絳赭。站在這裏，我記得有人曾告訴我：老爺頂有九個山峯在這裏會萃，是九龍搶珠的地形，所以叫做九華山。

在老爺頂休息了一會，我們沿着原路下來。走到觀音堂，植三又進去燒香。頑皮的有本趁着和尙沒在，把王靈官手中的鋼鞭拿了下來，塞在香紙籃裏，說這算是王靈官給他來九華的紀念。可笑不靈的王靈官鋼鞭丟了，他也不管和尙出來也沒有注意到。

回祇園寺後太陽很烈，我們沒有出來。晚上和和尙們閒談。當家師寬慈告訴我們說：每年來九華進香的不下十萬人，不過暑天來這裏的很少，所以現在廟裏最閒。

第三天早晨，我們預備去遊附近山峯上的東崖和百歲宮。不過動身時太陽已經出來，路又是出奇的陡；雖然白色的牆我們仰起頭來就可望見，但是叫人走得腿酸的石級走了一段又是一段，我們都累得滿頭是汗，走不了幾步又坐下來休息。終於我和元勳，有

本先到了東崖，最後到的是植三，他已經累得喘不過氣了。我們坐在東崖的客堂裏休息了一會，風從窗外吹來，把我們扇得很適意。從這裏的窗子眺望，九華全景幾乎可以一覽無餘；似乎大自然的美景，都被東崖的僧人祕藏在他們的窗外。走累了的我，現在有涼風扇着，不覺噓了口氣說：

『在這裏做和尚多麽愜意！我們出家罷！』

『出家不是件容易事哩！』知客望了望我笑笑地說：『你不知道人心是最難制住的一件東西；譬如在這樣的大熱天，諸位一起心要上九華，就非來了不可。』

他說完，大家也笑了起來。

由東崖出來，我們是沿着寬平的山頂向百歲宮走去。兩旁葱蘢的樹林遮住了陽光，只有一縷縷的金綫從葉縫中射出來。右邊隔個一落千丈的深淵，就是比九華還高的天台山。一條銀綫似的小溪在深淵下流着。深藍色的天台，上面刻着許多曲折的波紋，沒有樹木也沒有雲氣。天台我不能說牠是如何的美麗；但是牠的偉大，牠的雄壯，有一種奧妙不可測的力量懾伏了我們，使我們從內心發出一種不可名狀的愉快，叫我們暫時忘記了疲勞，忘記了已往的一切，而且也忘記了自已，好像自已也是這裏的一株樹一塊石。我徐徐地吞吐新鮮的呼吸，覺得神清氣爽；很驕傲地眺望着，以爲只要我一振翼就可以飛上天台。

轟！一聲響應遍了山谷，把被山川引忘了一切的我驚醒過來；原來是元勳拿槍從樹上打了一隻松鼠。

我們走了一會，在一塊青石上坐下來。天台依舊在右邊望着我們，好像右邊的世界只有天台。這裏沒有人聲，沒有鳥語，只有清越的鐘聲驅逐了四周的沉靜。我們靜悄悄地坐着在賞鑑純樸和清靜的偉大。

百歲宮也是一個很古的廟宇，沒有什麽可以描寫。不過這個供佛像的寺院裏面還供着王陽明的牌位，據和尚，說陽明先生在這裏讀過書的。

從百歲宮回來，走的都是下山路，並不覺得吃力。元勳拿着他的那桿獵槍時常發出轟轟的聲音，驚動了在這裏靜悄悄地躺着的山巒。

次日植三爲了自已的事忙，先自下山去了。可是我們的同伴還是五個人，因爲次岳恰好在這天匆匆趕上山來，加入了我們的旅行隊。他本來已經約定和我們同程上山，不過臨時有了事故，所以遲了幾天才來。

我們住在這樣的清涼的氣候中和美麗的環境內，不知不覺間已經過了六天了。四周的山巒時而深藍，時而嫩紫，時而絳赤，時而

籠在模糊的白霧中使我們覺得大自然的變化無窮，使我們忘了這下面還有囂塵的世界。

然而我們究竟是塵世中人，塵世中自有更大的力量把我們吸向那裏去。雖然我們知道山下的酷熱，也知道九華的清涼是我們這一月來從沒有嚐到過的；但是第七天的早晨我們依舊不得不別了可愛的九華，悯然歸去。

歸途中，我回答了我爲甚麽留戀九華遠過了杭州的西湖，蘇州的虎邱，北平的西山和萬壽山。我的回答是『我們可以找到的大自然的美麗和偉大，不是在那些俗人麕集的地方，而是在時人罕識的曠野和深山。』

註：兜子和轎子差不多，不過沒有頂，便於爬山；又叫做爬山虎。

蕭伯納反新做壽

七十八齡何足道哉

倫敦電，幽默聖手蕭伯納於七月廿六日七十八齡壽誕。此老雖銀鬚皓髮，然頑强猶昔，對於一切世事，仍極嬉笑冷嘲之能事，自以爲尚屬青年，更何須乎憶及受生年月，故今日亦如向例，絕無任何舉動，更不受人之稱賀。按蕭翁年事雖高，然於過去一歲中仍精神矍鑠，昨晚方自紐西蘭返此，往來行程計二萬三千英里，其間復著有劇本兩種，及歷史短劇一種。一劇名"A Village Wooing"，已於六月十九日在倫敦公演，內容仍銳利無比。其歷史短劇名"The Burgeoses of Calais"，不久亦將在倫敦露天劇場公演。一九三二年九月蕭翁有劇本一種，公演時包廂賣座不盛，蕭翁卽痛詆劇場售價過高，謂卽彼自身亦不願以十五先令往觀其自編之劇。故去年其劇本排演時，最高座位，祇及華幣六元。今年十月，國際戲劇會議在羅馬舉行，蕭翁猶擬以英國首席代表資格赴會。（二十六日國民電）

脂粉香水消耗於

婦女腿部者頗距

先進女界亦將倡禁裸腿

本年六個月香水脂粉之進口數達八十五萬餘元，消耗量之鉅，使人咋舌，現悉此項脂粉香水之消耗，並非婦女完全用以飾面，厥因邇來盛行裸腿，故該項舶來脂粉香水消耗婦女之腿部者亦鉅。現悉上海若干領導婦運之先進女界亦將繼冀粵之後倡議禁止裸腿裸足。

書法心理家

任道教授夫婦抵滬

世界聞名之書法心理家任道教授夫婦，此次週遊全球過滬，應友好堅挽，在滬多留一月，現寓華懋飯店。任道教授能觀各人書法，而斷定其人之品性及終身。抵滬後，曾澈底研究中文書法，故於西文書法之外，今亦能根據中文書法，斷定其人之終身。任道教授宣稱以研究書法心理學三十年之經驗，各界如自寫一文句附以本人日常用品如別針手帕或圍巾之類寄交研究，卽能斷定其人之過去未來以及代爲解決終身問題云。任道教授之夫人亦長於此道，各界仕女前往一試者，槪不取費。

上海婦女

口脂香銷耗巨款

六個月留蘭香糖——廿三萬八千餘元

婦女口中咀嚼用以替代口香之留蘭香糖等之進口，今年六個月計二十三萬八千八百五十五元。六月份進口，亦達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八元，大部消耗於本埠貴族化之家庭及妓院，電影院等游戲場合消耗亦鉅。

雁蕩山人旅行日記（二）

蔣叔南

二十一日



半一時卽起床作日記，寒氣砭骨。四時復入睡，五時船客皆起，呼水之聲甚急，盥浴畢卽入船。

天已放晴，惟地上尙濕。儲先生昨夜至友人處住宿，催行甚急，見遠山凝雪。八時抵宜興，在儲先生處擬卽赴羅山趁汽車而不由水道行也。

十一時五十分抵蜀山。蜀山爲東坡流寓之所，向名獨山，以其山似蜀山，故以蜀山名，此亦言之甚詞也。宜興窰貨聚集於此，以其地水陸之匯，靑山站下車行三里，過鼎山鎭，又二里過渡，有亭立於江邊，曰新婦潭，南補路志碑於下：

自本街大王廟頭此渡雖非要道，然亦路通百瀆，往來者甚夥。近因路甚崎嶇，且小而狹；荆榛臨途，瓦石當道，若一時之陰雨更蹉蹶，土惟塗泥，老弱男婦，跋涉維艱，爰於圖中偏募諸同志者，舖石路，不數日而告竣，其踴躍捐資者，雖多寡不齊，而樂善之志俱無容沒也。因將姓氏數目詳於左，里人高鳴程撰。

渡至南岸，卽往江蘇省立初級陶業職工學校，以儲先生函，謁見校長王君世傑。王君字松圃，成都人，畢業於日本高等工業學校陶磁專科，始於去年七月間抵此，事事尙須整頓清理，經費年支省款兩萬元，學生二十餘人，皆此間陶工之子弟。宜興陶工，皆須兩手之力，自製胚以至成器出窰之時，皆手工也。予同王校長在校門攝一影，並爲此間老陶工陳壽曾攝一影，陳年七十歲，有名於此間，其所製壺曰壽曾壺，每日可製壺兩把，得工資五六元等，壽曾卽以所製壺見贈。蜀山之陶業工人，墨守成法，改進甚難，而陶業學堂反多訾議焉。學生工作每日八小時，爲製壺，夜間上課二小時，課以算術圖案圖畫爲要。下午二時，爲學生工作時間，三時在校午飯，儲先生函致王校長，告予能飲，幸友人處假來家製之酒，頗佳。飯畢至街店購雜物，卽行，反靑龍山站時，車已踰時，乃囑站上電至宜興放車來，取費二十五倍，江南公司之定章如是也。七時返宜，儲先生尙留飯相待也。

下午過鼎山鎭時，見有聚星堂主人出售白藥，是卽雲南曲氏所製之白藥也，予費二十元購藥五錢，後主人以自來遠方之客，再送贈五錢，較之雲南之品已便宜多多矣。夜飮，十一時予已精神疲倦，醉後欲睡，返三新旅社，已夜十二時矣。

二十二日天晴

五時起床，盥洗後卽往吳德盛陶器莊購買雜物。主人吳漢文，字企陶，爲宜興陶業之最大者，以運銷上海各處，每年可得五六萬元。

現在陶業不振，經濟衰落，亦受影響焉。七時，又過儲先生家，觀所藏諸物，大別爲四類：酒器，古壺，竹刻，圖章等。

中孚銀行

儲蓄部

活期儲蓄存款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支息儲蓄存款
志願儲蓄存款
禮券

滬行—仁記路二十七號
支行—靜安寺路戈登路西首
西門和平路口

（詳章承索即奉）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各種儲蓄
活期儲蓄
特別儲蓄
零存整付
整存零付
整存付息
整存整付
特別零存整付
特別整存整付
禮券

總行 上海北京路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平 南京 鄭州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中國實業銀行

國內
銀行部 行事宜
儲蓄部 辦理定期活期分期及各種儲蓄基本穩固會計獨立利息優厚
信託部 代理房地產買賣打樣建築經租事宜又代買賣有價證券并其他信託業務
保管部 保管各項貴重物品證券等設有最新式堅固保管箱租費極廉章程函索即寄
貨棧部 自建堅固高大貨棧在蘇州路專爲客商堆存貨物裝卸便利棧貨公道
鈔票發行部 特許本部辦理發行准備十足兌換便利
總管理處 博物院路三號 電話一九五五八
上海分行 北京路三十八號 電話一八七二五—九
上海各區辦事處 南京路 北四川路 靜安寺路 法大馬路 小東門
外埠分支行 天津 北平 青島 哈爾濱 南昌 九江 長沙 威海衛 大連 漢口 遼寧 秦皇島 唐山 南京 鎮江 蕪湖 安慶 南通 蘇州 無錫 常熟 杭州 寗波等其他內地均有代理機關

大陸銀行儲蓄部

地址 南京路大陸商場

零存整付↓到期取洋壹萬元

簣土可成泰山
涓滴滙爲江河

十年期每月存洋五十元三角六分
十五年期每月存洋廿四元三角七分
廿年期每月存洋十三元四角一分
日積月累小數便成鉅款

蜀遊萍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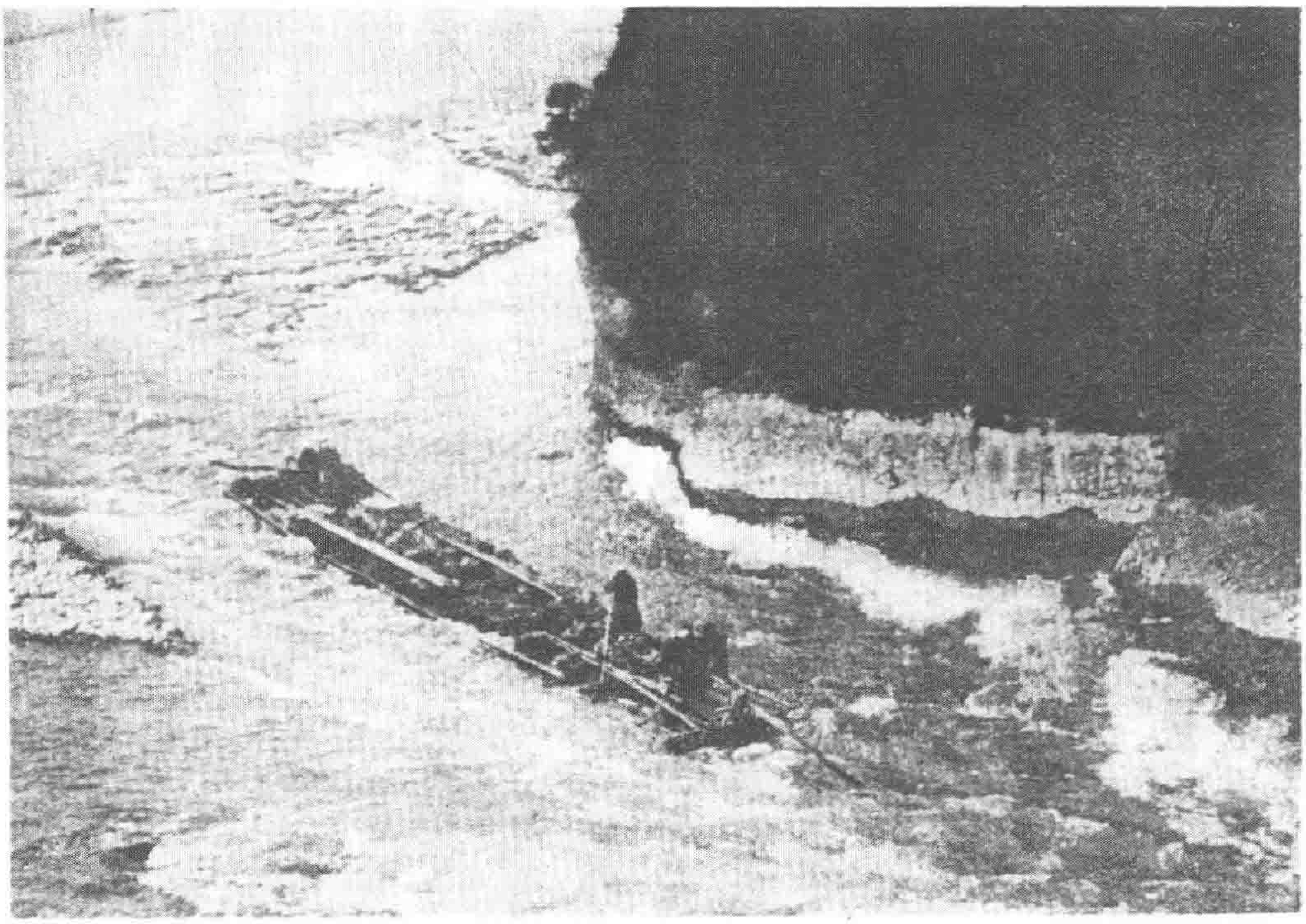
陸詒

一

月九日，我們于黃昏時分到達了成都，下榻于少城將軍街六十五號督辦署招待處。翌晨，許多當地的同業來訪我們，略與周旋後，卽同往公園遊覽。園中廣植樹木，佔地頗廣，饒有北平中央公園的風味。園中設有茶館及博物館，遊客川流不息，尙稱熱鬧。成都的城圍子，約有二十八里，在這麽大的一個圈子裏，包括有三個城。一個是本城，一個是少城，一個是皇城。皇城在本城與少城之間，俗傳爲三國時劉皇叔所建，以前是川省政治機關所在地，現在經頻年內戰的破壞，已變成文化區。四川大學，成城中學，民新中學，藝術專門學校等敎育機關，都設在此地。少城是達官要人的住宅區，商業也比較的繁盛，街巷的風格，宛如北平的胡同一樣。

十一日晨，記者偕督辦署編纂主任李仲膺等，乘汽車出南門北駛，往漢昭烈廟（亦卽武侯祠）遊覽。祠內近駐有軍隊，內部規模偉大，建築也極壯麗。高聳入雲的柏樹，遍植于祠的左右。杜甫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確可爲武侯祠作一個明

灌縣西門外寶瓶口之急流



二〇一〇六三

斷的素描。憑弔了一下漢昭烈（即劉備）的皇陵，即回城內，應成都同業之歡宴。宴畢，我們與國民日報馬君，往遊成都市郊外第一公園。該園的景色，雖稍遜少城公園一籌，可是裏面有薛濤井和望江樓的古蹟，可供騷人墨客徘徊，所以遊客也仍不少。十二日我們分頭去進謁四川各軍政當局，商考察時沿途保護及路線等事宜。翌日，我們在華西大學看了一天，使我們深感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力量的偉大。十四日是廢歷年的元旦，清晨的爆竹聲，驚醒了我的曉夢，同時還勾起了童年的回憶，感傷的情緒，又不禁像輕霧般的侵襲我的心靈。早餐用畢，偕西方夜報曹仲英等，我們共赴郊外遊覽。沿途看見許許多多穿着新衣的紅男綠女，絡繹於道。成都過廢歷年的舊習，還是很盛行，這可以從多方面的事實來證明。我們先到青羊宮，見該地香客衆多，擁擠不堪。所以便轉到草堂去遊覽。草堂就是詩人杜甫的祠堂，那天遊客也特別的多，所以把甯靜的詩意，都失去了。不過該祠于去年失過一次火，所以把一部份的房屋燒燬了，現杜甫像上面確確實實地覆了些稻草，使草堂成爲名符其實。在草堂祠，我們還遇到了以前南國社的戲劇家萬籟天，他正率領了一般大通影業公司的演員在那裏拍攝電影，我們在一塊兒野餐，傾談，甚感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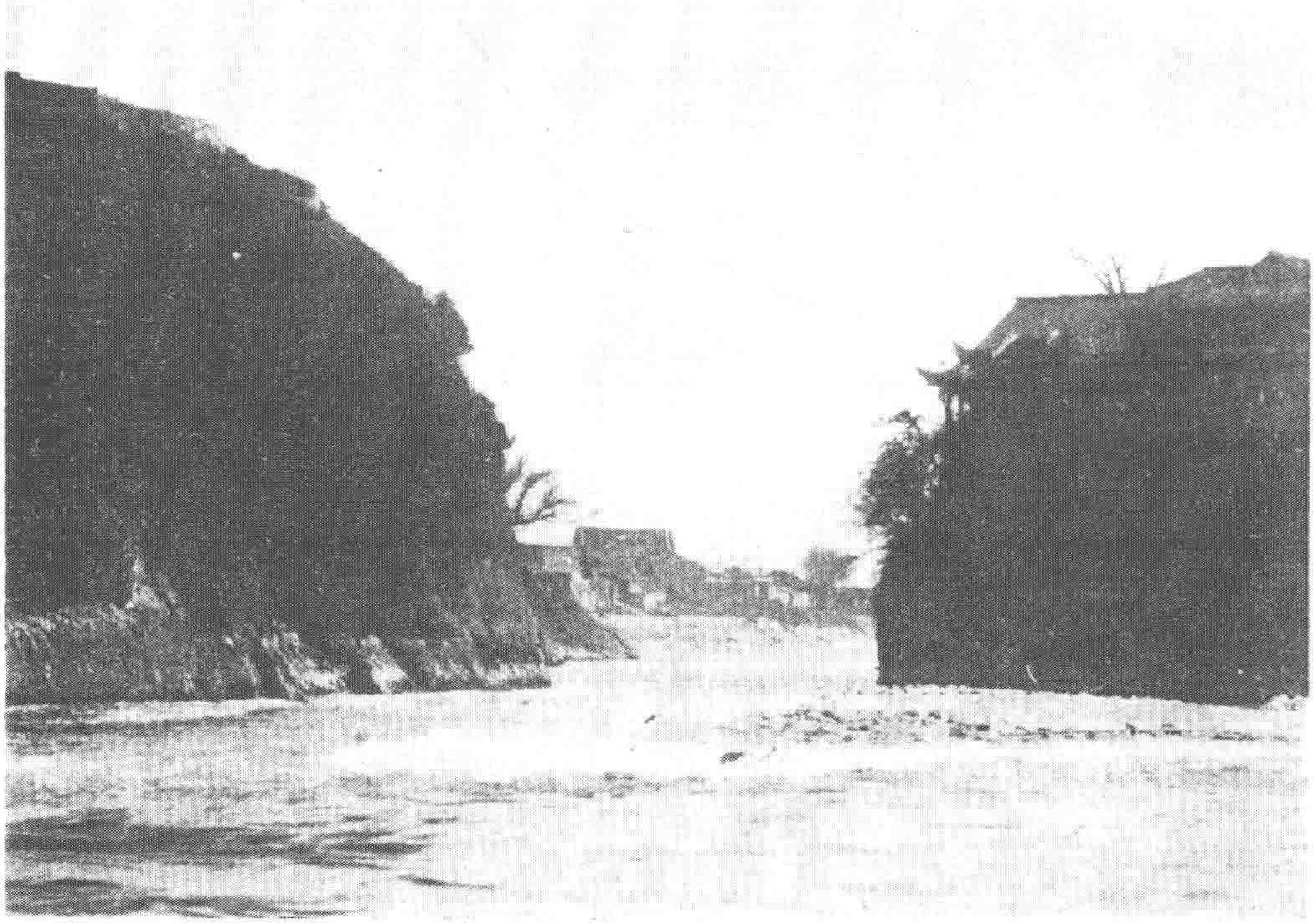
十五日，我們搭汽車到灌縣去看水利，沿路經郫縣等地，于午刻到達該縣。楊縣長及水利知事周君在喜雨樓歡宴我們。樓當寶瓶口急流之處，爲岷江和內江分水之處，俯視奔騰的急流，遠瞩隱現於烟雲裏的高山，確令人生依戀美景之槪。歡宴既畢，我們隨即同往參觀魚水嘴都江堰等偉大的水利工程。旋遊附近的二郎廟。於四時始啓程返蓉。翌日，我們開始探訪收集各種調查的材料。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於是晚在古古筵歡宴我們。按我國烹調的藝術，在世界上堪稱首屈，而中國的烹調術中，四川菜要算最聞名。在川菜中，以成都的古古筵算第一。古古筵筵主名黃啓齡，係一國學深邃的老秀才，他以前在四川的政界上也混過好些時候，最近幾年來，息影家園，專心烹調之術，確有相當的成功。他店裏面的陳設，極簡潔而風雅，而這位老人家自己寫的幾付對聯，最耐人尋味。玆錄之於後：（一）棹子未改良，椅子未改良，房子也未改良，做幾樣白炖紅燒，都還講究。政界不要我，學界不要我，軍界更不要我，買兩支湯瓢火鏟，討點生機。（二）可憐我六十年讀書，還是當廚子，做得來廿二省味道，也要點功夫。（三）做些魚翅燕窩，歡迎各位老爺太太。落點殘湯賸飯，養活我們大人娃娃。（四）前頭烤柴竈，後頭烤炭鑪，烘烘烈烈鬧不清，檢得些豬骨蟹殼。右手拿鐵鉗左手拿火鏟，耐耐煩煩做將去，替別個炖膀殺雞。

十九日考察團同人，分西康川北兩路，離成都出發考察。記者率

西康組同人天津大公報駐滬記者唐惠平，大通社記者蘇德政，王開照相館王振寰，搭汽車西駛。同行者尚有川大教授黃方剛，成都建設日報記者李遐軒，和督辦署編纂主任李仲膺，所以路中不感到寂寞。車離成都後，向碧綠色的原野中突飛奔馳，兩旁田野間春色的美景，確令人依戀，而同時益令人驚嘆天富四川之厚。車行一小時，抵新津，渡岷江再進，於下午三時，始抵邛崍縣城。邛州向以產竹蜚聲全國，不過近來這些邛竹已告絕跡，殊覺可惜！翌晨，大家換乘滑杆兒再進，因爲路上不十分太平，所以由二十三師駐軍派兵一排，隨行護送。沿路多偉大的森林，風景壯麗。下午經太平場，出黑石關，遙望高插雲際的峨眉山峯，確是秀麗可愛。記者準備於異日考察西康的歸途中，繞道至峨眉一遊。五時許，我們安抵名山縣境的百丈，卽投店下榻。二十一日清晨，大家繼續前進，於午刻抵名山縣城，該地以產茶著稱，當地土人有俗語一句，『揚子江中水，蒙山（卽名山）頂上茶。』卽指該地茶味之佳。吾等在縣城少息後，步行再進，沿途多崗巒四起的山坡。二時半經金雞關，其地形勢險要，在上面可以俯瞰雅安，雅江如帶，瞭然可覩。五時許，始抵雅安，下榻於城內蒼平山二十四軍交通處長姚仲良家中。

翌晨，於雅雨霏霏中，（按雅州多雨，幾二三日中，必有一陣，語

灌縣岷江分水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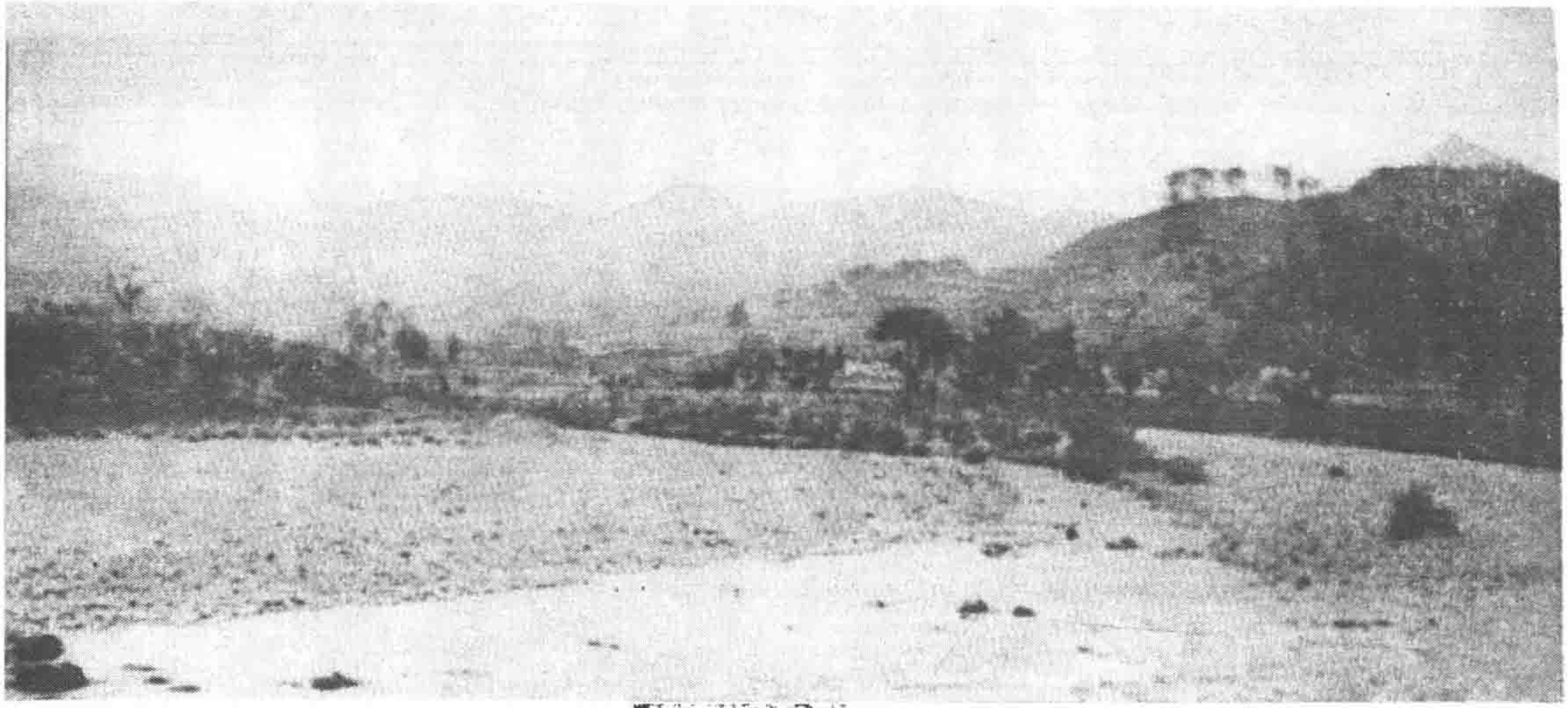
云清風雅雨，即指清溪的風，和雅州的雨，）在蒼平山附近散步，覺空氣之新鮮，與乎四周景色的偉麗，雖莫干山牯嶺亦堪相抗衡。早餐後，我們往川康邊防總指揮部謁劉文輝，談了些康藏問題。旋在街上遊覽，雅州的商店，因過陰歷新年的關係，都關上了大門，所以也看不出什麼商業情形來，不過各商店中以鴉片館最多，處處都可看到『一到烟店』『聞香下馬』等標語。

二十二日午刻，我們到張家山劉總指揮文輝的私邸，應劉氏之歡宴。其地風景的美，尤駕蒼平山而上之。在張家山之西，有一座大山，名周公山，相傳諸葛武侯南征孟獲時，曾駐紮其上，晚間夢見周公，遂成此名。北面有座山，趙雲曾紮過營，山上產川連等藥材甚多。三時許，宴畢，我們乘馬返蒼平山寓次。

翌日，向副軍長育仁，在私邸歡宴我們。那天我們把各種入康的準備都辦理妥當，於明日（二十五日）由雅安出發，越風雪載道的大相嶺，而直奔西康。



杭徽道中



杭徽道中⇧

杭徽道中之風景⇩



小南海⇧





屯溪船埠⇨



小南海之大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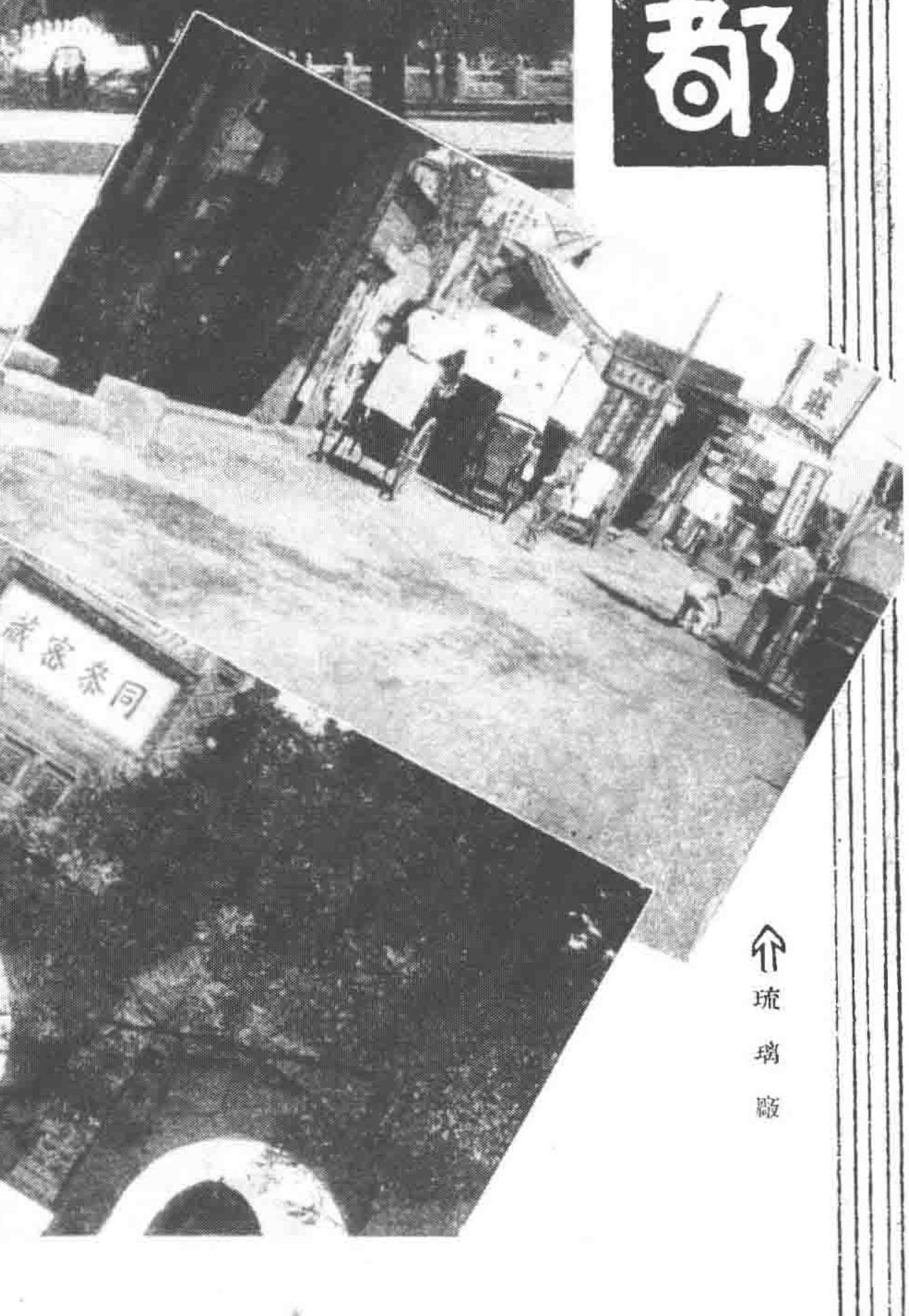
金軺攝

故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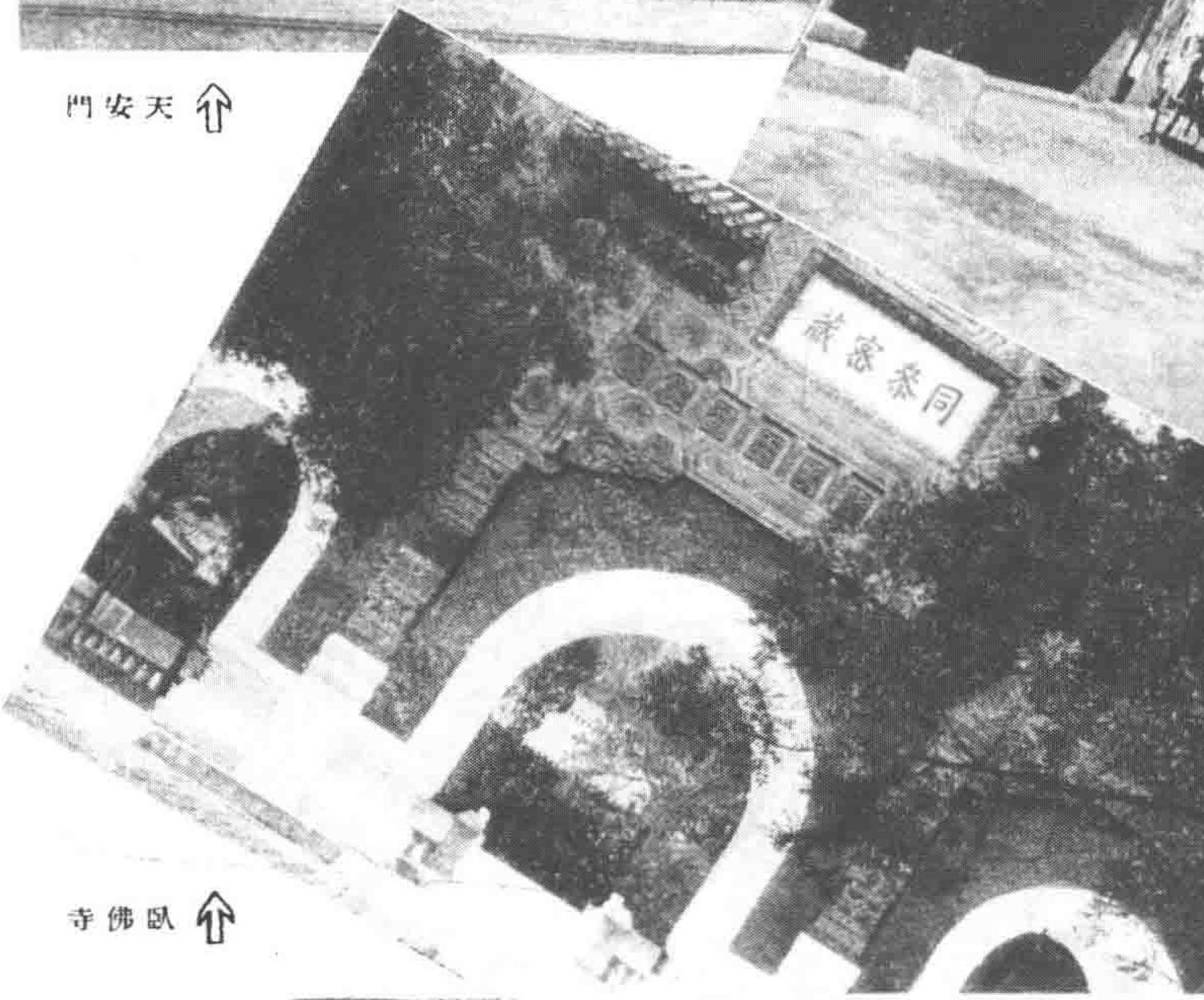
許穀人攝



↑天安門



↑琉璃廠



↑臥佛寺



東長安街⇨

故都

許穀人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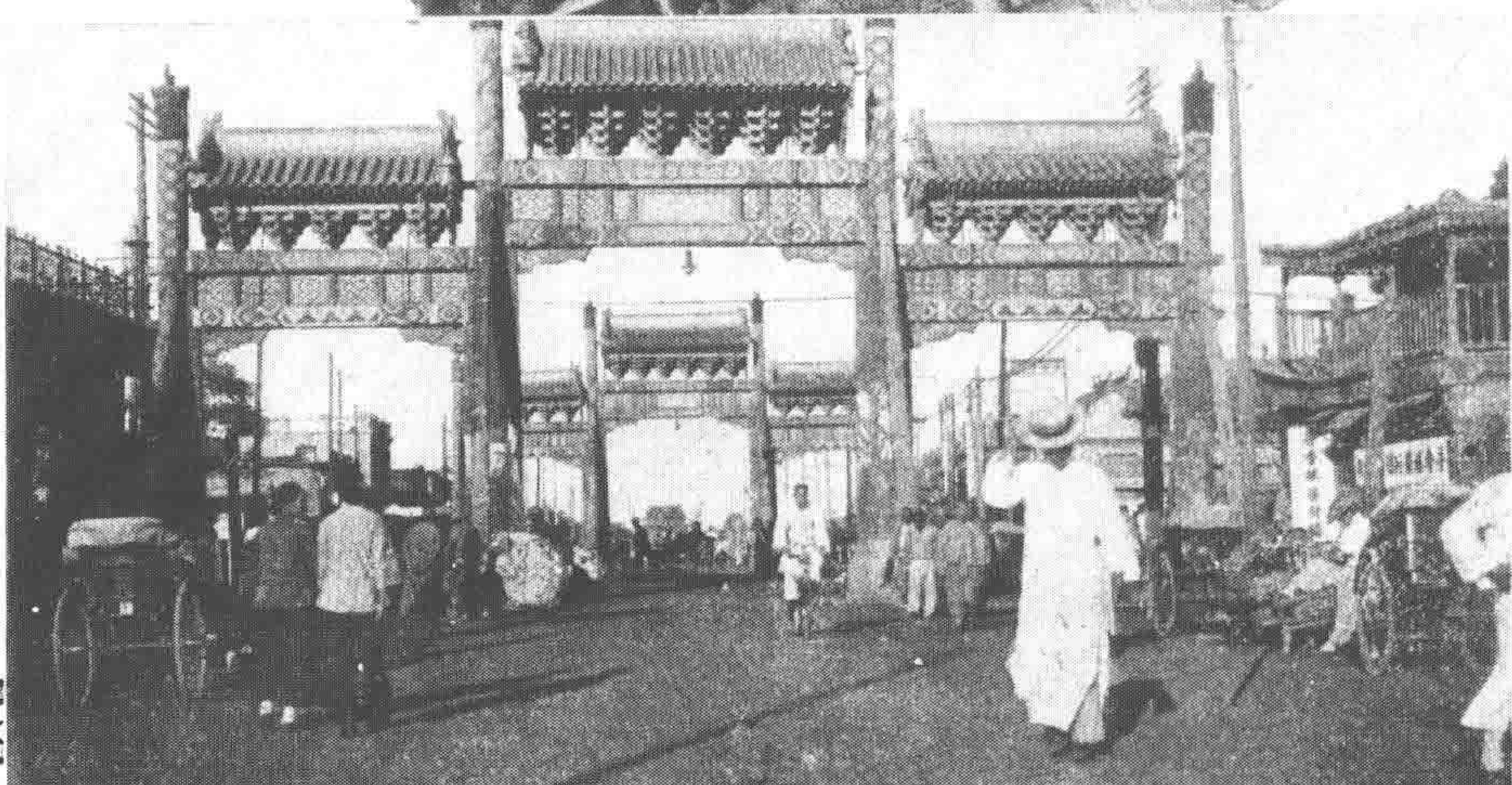
前門↑



↑前門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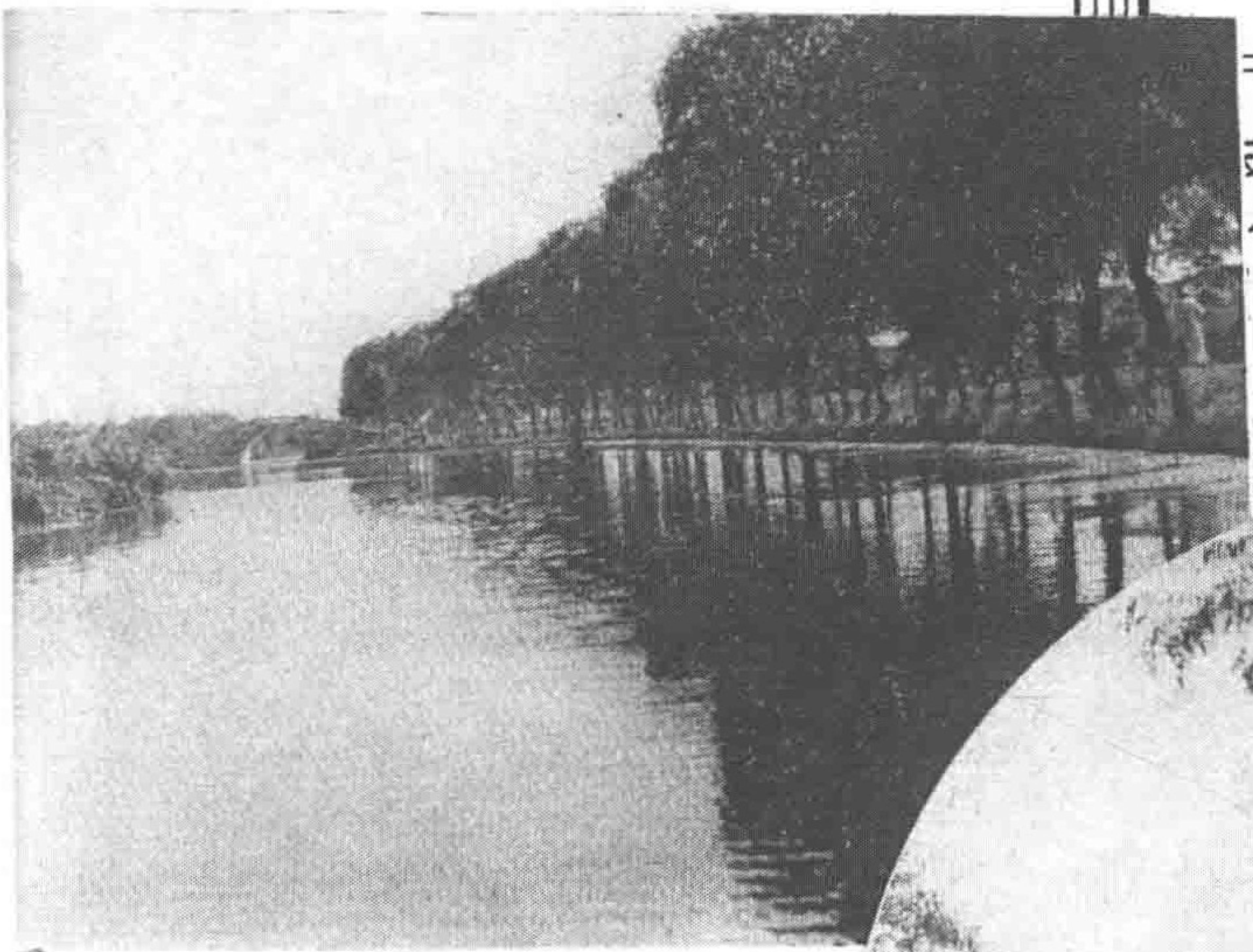


鐘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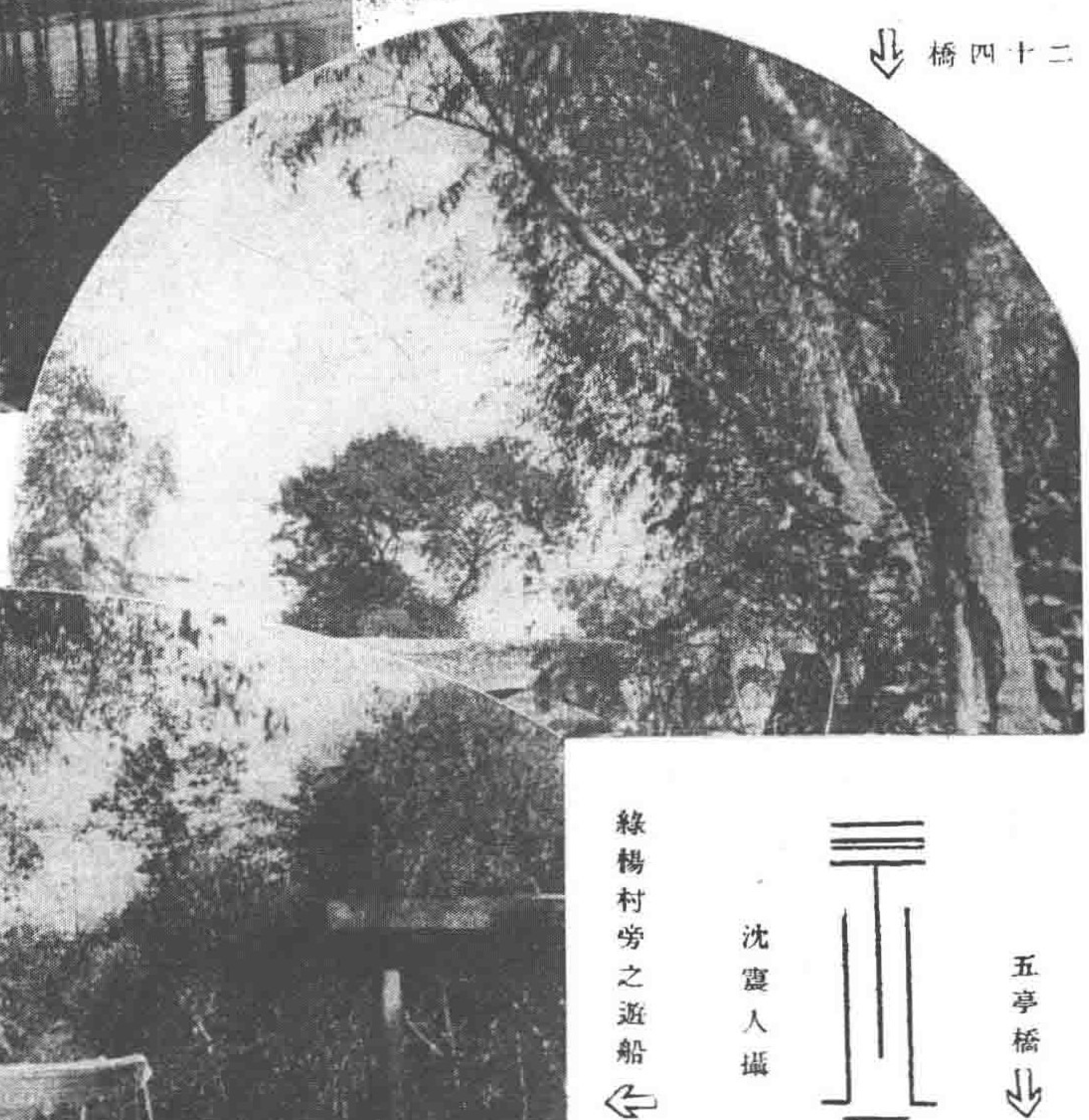


東四牌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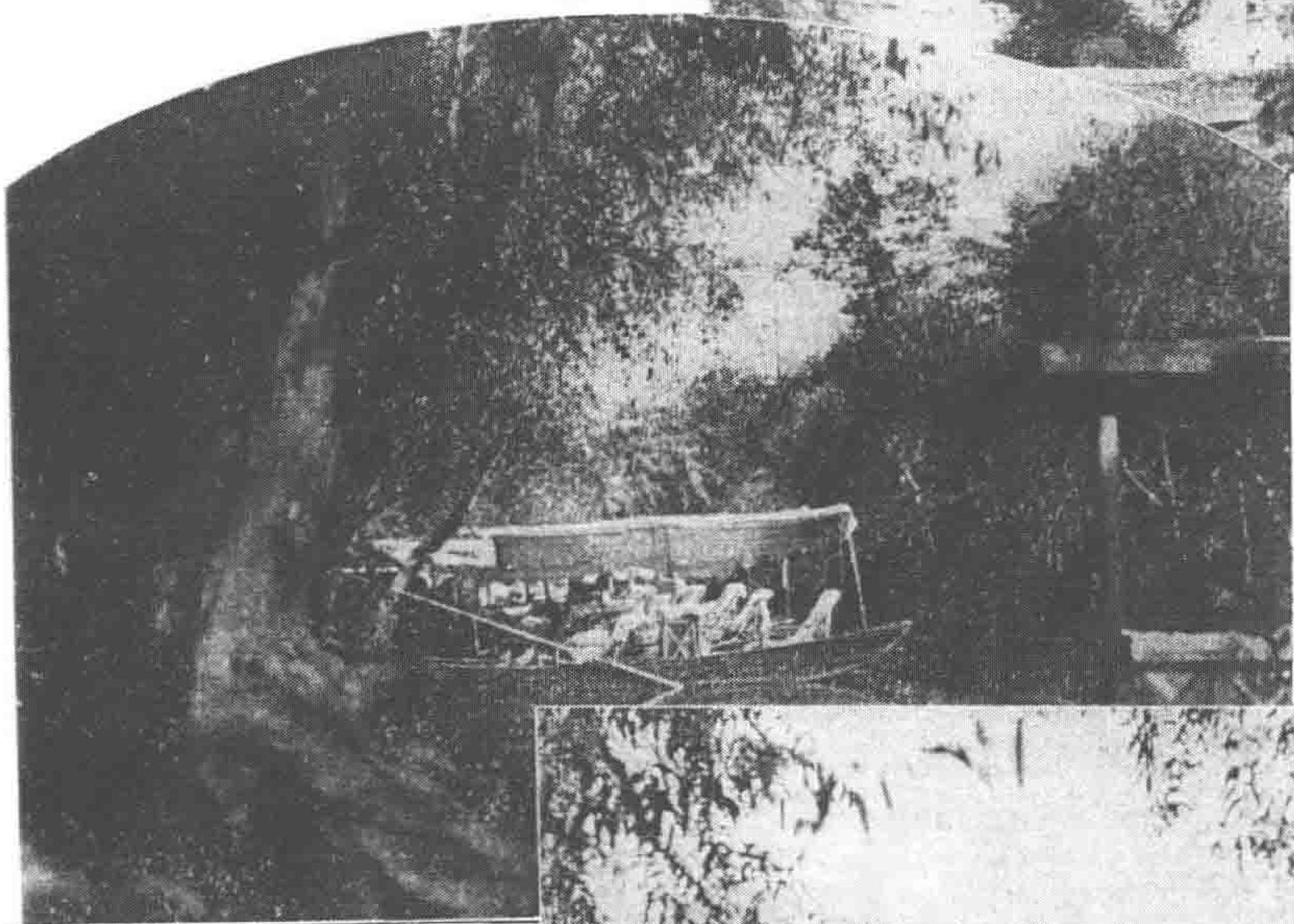
綠楊城郭



長堤春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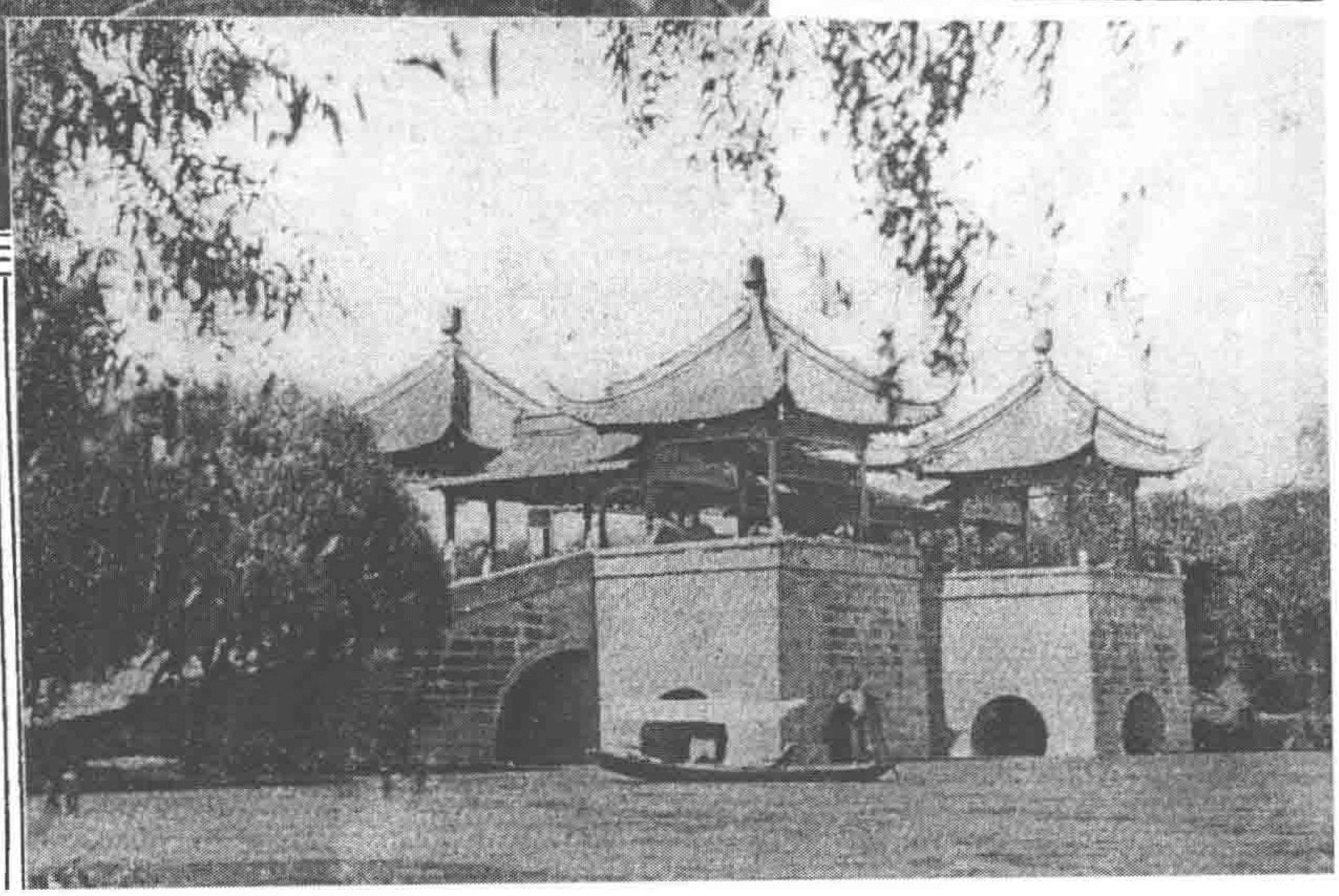
二十四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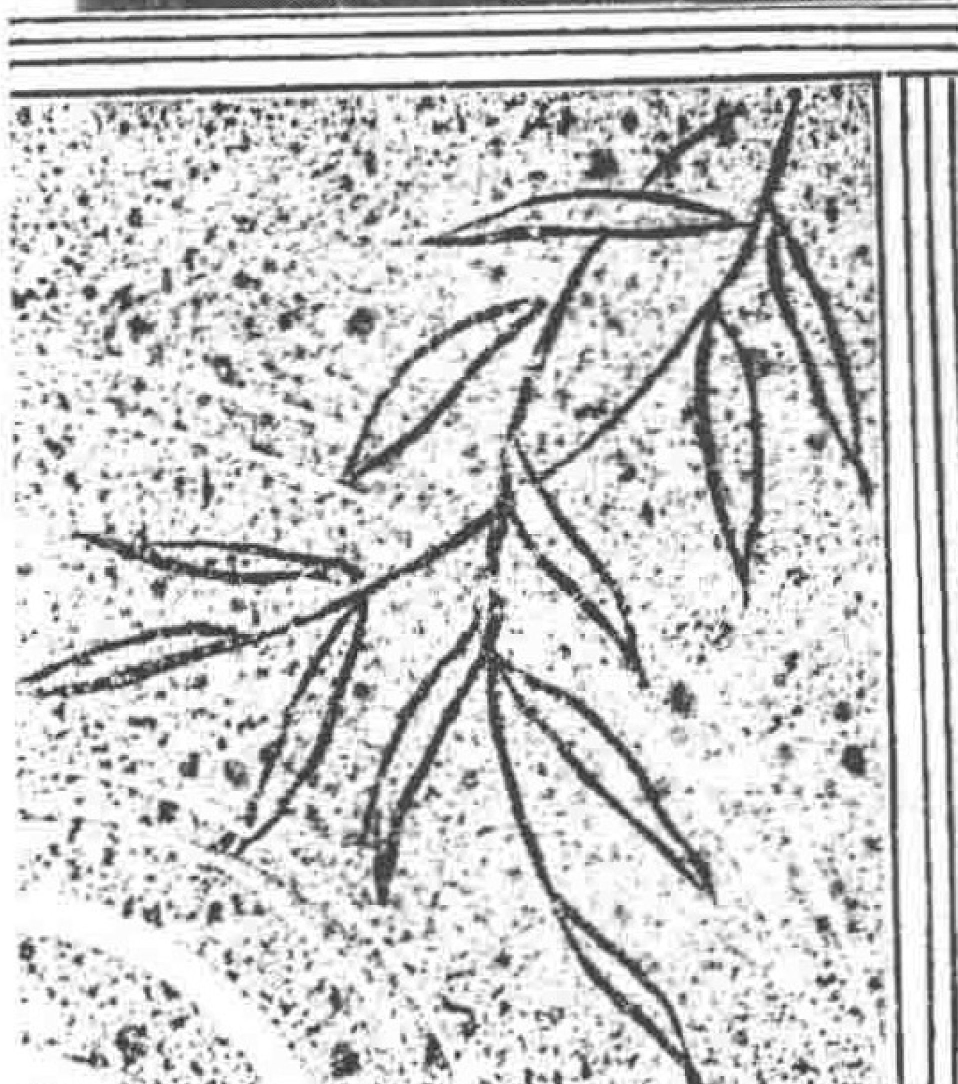


綠楊村旁之遊船⇦

沈寰人攝

五亭橋⇩







楊秀瓊女士及其簽名

楊秀瓊北遊印象記

蔣槐青

（一）

這炎氣逼人的天氣，都市和農村，東半球和西半球，以至於全世界的一切，都給難熬的白熱蒸騰得昏睡過去；人們疲乏得喘不過氣來；那光景幾乎像歷史的車輪快有停頓的樣子。然而事情畢竟也有例外的，那就是在不久以前，贛，京，滬，三地人士的對於美人魚楊秀瓊女士歡迎的熱烈。「萬人爭看美人魚」瘋狂的情形，幾乎使人們不相信這是夏天，這是寒暑表上的水銀柱昇到「一〇〇」以上的季節。

自然，楊秀瓊女士的由港而贛，由贛而京，由京而滬，然後在萬人歡送之下，長征南返，那種可羨的榮譽，不是偶然的取巧，更沒有什麽僥倖存乎其間。我相信人們之所以歡迎楊秀瓊，愛戴楊秀瓊，完全出於摯誠的熱忱。——雖然這種熱忱在某些地方未免過火了一點。

以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竟會享有如此驚人的游泳的藝術，足以爲中國在遠東運動大會中揚眉吐氣，她那獨突的天才，確實使我們欽佩，景仰，而贊嘆不止；在這種情形之下，又誰有權利可以阻止人們之不會如瘋如狂的對于女士的敬慕和愛護呢？

（二）

本文之作，自然也是作者表示對於楊女士的擁戴於萬一。

以游泳一技之長而蜚聲國內外的楊秀瓊女士，這次因南昌新生活俱樂部開幕，舉行水上運動會，應邀前去揭幕並且參加表演，在體育上的影響自然是至大且巨的。所以楊女士在香港接電以後，就和她的尊人杜南君，母親龍氏，姊弟秀珍昌華，闔家五人，乘輪北上，到南昌勾留了一星期，又到廬山盤桓三天，謁見林主席，受要人們的款待，再由南京而上海而返港，爲時匝月，受盡各方的歡迎。尤其是在南京，當楊女士從下關輪次上岸進城時，行政院的褚民誼先生，竟會特別討好將自備的首都第一號馬車恭迎女士，並且親爲馭者，一時傳爲佳話，楊女士的幸運，實在「空前」透了。自然，我相信褚老先生的如此這般，也無非是對於楊女士的一種欽仰，不過似乎過甚了一點。但就在這裏，我們也可以知道楊女士的不同凡俗，和她高超常人之所在了。

關於楊秀瓊女士的一切，其小史及其游泳的紀錄，技術的評價，作者早就預備寫下一點，以供愛護女士的國內外人士。豈知一延再延，到現在才來湊熱鬧，眞誠的讀者大概不會竊笑我的無聊吧。

（三）

我很記得，我的認識楊秀瓊，是在去年在南京開幕的全國運動大會中。但我認識她的名字和她的游泳的技術，却遠在民國十九年。那時候她才十二歲，可是在香港和上海的報紙上，已經能夠常常看見這位小姑娘的游泳勝利的消息和照片了。自後她的技術同她的年紀一樣年年進展，在香港中西女子游泳界裏，她能嶄露頭角，所向無敵。

從香港到九龍，兩中間是夾着一個海峽。每當香港舉行渡海比賽時，她總是年年參加，從未倦勤；而且，她又總是佔着鰲頭，不僅港地中西女游泳家趕她不上，就是男子們也有愧色，常常屈居在楊女士後面。可知她那游泳的天才，獨賦多厚！

去年全國運動會中，我總算同楊女士有了光榮的一面之雅。她是一個壯健的，活潑的，天眞的南國的典型姑娘，大方的舉止，和靄的談笑，在在足以引起人們敬愛的概念。而在大會競技之中，她竟一個人包辦了全部項目的冠軍，並且各項都給她創立了全國新紀錄。於是而博得「美人魚」的頭銜，她的聲譽便衝進了全國人的耳朵。

由於全國運動會中的楊女士突露頭角，在游泳技術——尤其是女子——素極落後的我國，發見這位天才，眞如至寶般地歡喜。而今年第十屆——也是最後一屆遠東運動會開幕，楊女士便成了「當然」的代表，她負了整個國家的使命，遠涉重洋，到小呂宋去參加大會，居然又獲得冠軍歸來；於是她在小呂宋就受盡了當地僑胞的擁戴和欽敬，博得了「中國小姐」的榮譽。回到中國，國

人對她歡迎的熱烈，不消說也像今年的夏季一樣，熱度昇到最高點。這次南昌新生活俱樂部的開幕，特地邀請她去揭幕並且參加表演，主有的動力當然也基於此而女士過京過滬時的歡迎盛況，亦在我們意料之中。

幸運的楊女士，我們可以祝賀她的成功了。

（四）

然而，楊女士的成功，到底不是偶然的，固然，我們不能否認楊女士有天賦獨厚的游泳的天才，而且她生長南國，居住香港，那裏有終年無冬的氣候，那裏有天然的碧水，處處都是有利於她游泳的良好的環境；但如果她沒有刻苦的長期的練習，到底也不會有現在的成功。所以我們對於善游的楊女士，除相當的羨慕她的天賦和環境而外，還應該重視她努力進取的精神！

很小的時候，楊女士她就有愛好游泳的癖性。不消說，在香港這種四季如春的和暖的懷抱裏，是最適宜於女士每日習練的。而更得著名游泳家楊元華的不斷指導，技術遂有飛速的進步。更有她的父親——楊柱南君，也是一位善泳者，於是在「青出於藍」和「將門之子」二重原因下，女士及其姊弟的技術之高超，當然更有把握。何況楊女士身體結實，手足大於常人，發育甚早，現在年甫十六，已宛如二十許人，這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是她善泳的天然條件之一。

還有一樁關於楊女士的傳說，在這裏也不妨附帶說說。即是去年全國運動會後，女士載譽南返，各地報紙就有一種美人魚下嫁陳向元爲平妻（妾）的謠傳。雖然無稽之談不久自歸消滅，但空穴來風，謠言到底有謠言的根據的。不過，事實的眞面目還是證實了那種傳說全屬子虛，這自然不僅是楊女士的幸事。至於謠傳的由來，大概這樣：

香港廣西銀行經理陳向元，他是林主席的至戚，也是楊秀瓊父親楊柱南君的莫逆之交，空閒的時候，常常跟女士一起載沉載浮在綠波碧水之中，但女士與陳的關係，當然是非常嚴謹的父執之輩。而楊柱南又因子女的求學，曾請陳敎秀瓊及乃姊乃弟習隸賦詩，讀書寫作，閒來時偶因興之所至，也敎秀瓊跳舞或駕駛汽車；去年全國運動會時，陳又與楊氏一家同赴南京，於是無稽的流言，就無形之中發生，並且散佈開來了。在這種，我們也可概見中國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以及她們本身給予社會的影響，還是多麽不良，雖然這種謠言不攻自破了，但名震遐邇的楊女士以後總宜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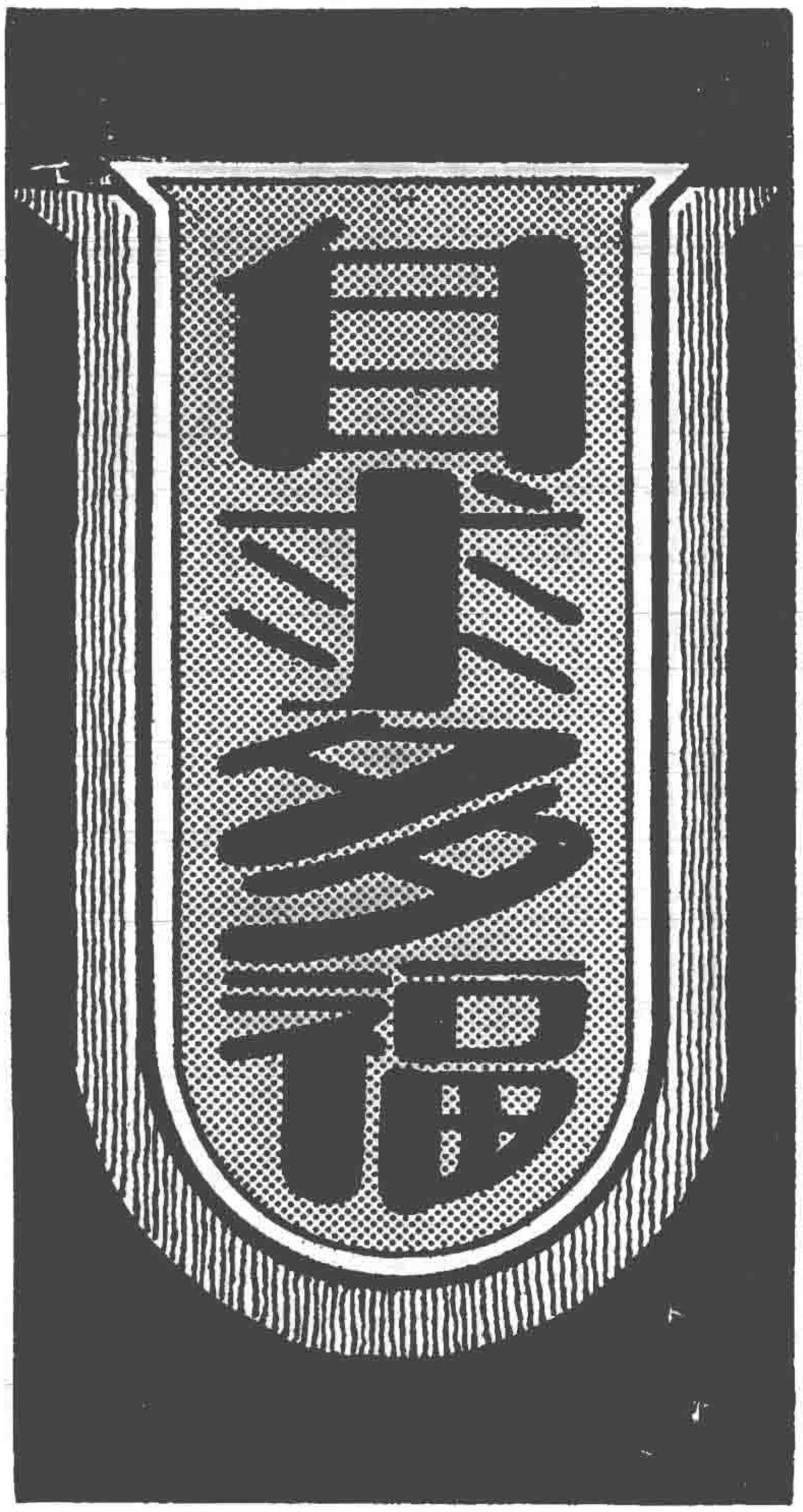
（五）

一年以來，楊女士的成功和收獲，誠然是非同小可的。尤其這次她從南昌歸來，由京而滬，兩地人士對她的歡迎，雖不敢謂爲「絕

後，」但確實亦算「空前」了。南京褚民誼先生的殷勤招待，固然不必我們細說但有一事足爲楊女士稱慶的，就是褚先生和僑務委員陳樹人以及唐生智等的聯名向政府建議，請求官費派遣楊氏姊妹，赴美留學，可使她同美國的游泳家多得接近和切磋的機會，預備將來出席世界運動會，爲國爭光。倘然這一建議果成事實，那末一方面我們可爲女士道賀，一方面對於政府當局這種適當的措施也宜鄭重宜揚，表示滿意。

最後總括地說：楊女士的善泳以及她大可造就的光榮的前途，在游泳技術原極幼稚的中國，我們理宜䀹目相看，過去這種歡迎，在楊女士固屬應得。不過也有一點似乎不得不爲楊女士前途躭憂的，就是現在的社會太卑汚了，太黑暗了。這在她這次在上海高橋的表演中表示得十分明顯，那種無聊的捧場者以及借機宣傳家，對於楊女士的侮辱和荼毒，該是多麽利害呢！愛之適足以害之，我們憤慨着孫桂雲女士的沒落，宜有前車之鑑。

但是這還在於楊女士的能夠潔身自好，能夠自知珍重。萬惡的社會生滿了吞噬天才和女孩子們的魔羣，雖然有人出來喊破喉嚨，也不會發生若何效果的。



世間之事。惟努力。然後可以得幸福。否則以僥倖得之者甚鮮。故古人有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亦以努力在前得幸福在後。見人得幸福。而自悔不努力。固屬太遲。欲一努力。而即得幸福。又屬太急。故求得幸福之要訣。惟在時時努力。人能時時努力。則幸福自能產出。苟在本會儲蓄之人。自能深悉此義。本會第一特獎五萬元。第二特獎亦已達一萬五千餘元。頭二三四獎。每種各有六十五個。獎金既大。獎額尤多。若能每月按期儲款。則自有得獎之機會。儲款期滿之後。又能全數還本。既極穩妥可靠。又復希望甚大。自求多福者。盍速來入會。

詳章備索

上海愛多亞路七號萬國儲蓄會啓

海

土耳其名家賈爾格維薩原著 A. Karkavitsas.

周瘦鵑譯

我的父親——也許海浪會埋葬他而海水就是他洗尸的聖油——從沒有喚我去做水手的意思。

『避開些，我的孩子，』他說，『避開那撒謊的怪物！伊是沒有信用也沒有慈悲心的。任你怎樣崇拜伊——尊重伊——伊也從不會變動伊自己的目的。不要瞧伊那欺詐的笑容，輕信伊那無窮的寶藏。多早晚伊得掘一個墳墓給你，也許伊會拋撇你在世界上變成一個沒用的廢物，除了你自己的一副皮骨以外，甚麼都沒有。海或女人——簡直是一樣的！』

這些話是出於一個一輩子在船上工作的老人的口中，他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死在檣桅之下的。不但是他老人家有這一番意見。便是島上別的老於海上的老頭兒，和其他年紀較輕在海上孜孜力作的，他們一坐在咖啡店中抽水煙斗時，往往憂鬱地搖著頭，歎息著說道：『如今是再也不能向海上去找麵包了。只要給我在這堅硬的地土上有一枝葡萄根，那我就要洗手不幹咧。』

委實說，他們內中有好多人早就有好多的錢足以購買全島，豈止是一枝葡萄。然而他們的錢都花費在海面上。他們彼此競爭，瞧是誰能建造一艘最大的船，或是那一個先做船主。我是慣常聽他們所說的話，而瞧見他們的作爲的，總覺得他們的言行太矛盾了，不明白個中的神祕。

我曾對自己說，這多分是造化的大力，從天上降落下來，把那些人牢牢抓住，違反了他們的本意，直拋到大海中去，正好似那猛烈的北風，打在向風的巖石上，一片片的把石塊打落下來，掉在海中。

但是那同樣的衝動力在拉著我，我也像他們一般無二。在我做小孩子的時光，就愛上那大海了。我最初的學步，就是從水中學起。我的第一件玩物，是一匣子的豆中央豎起了一根小小的棒兒作檣子，用另有兩根絲作船纜，一張紙作船帆，而在我的幻想中就將這小匣子當做一艘三層甲板的船兒。我很興奮的把它放下海去，而幻想著我自己正坐在船中。當然囉，我的手一放，我那船就沈到海底去了，但我毫不遲疑的立時造了一艘木質的船。我的船塢是在聖尼古拉司的小港中。我把那船放下了海，自己就跟隨著游泳到小港的門口，不道一陣急流把我那船遠遠地捲了去。後來我划船居第一，游泳也居第一。我所缺少的就只一身魚鱗罷了。

那些和顏悅色的老水手們眼瞧著我，像一尾海鰍般投下水去，便笑吟吟地對我說道：『好啊！將來你得使我們都自愧不如咧！』

我聽了這些話，傲然自得，希望將來總有這一天給我應驗他們

的預言。我記得我在進學校的第七年上，就把我的書本子從此合上了。我覺得書本中一無所有甚麼都不能滿足我的渴想我的耳邊似乎有千百種的故事在低低地對我說：臉面被陽光曬黑的水手們腦中充滿了回憶的老人們正在講起的船兒已在望中少女們正在唱著伊們的歌：

『我的小船艂兒多美秀，被海浪打溼了身子，
他換上了雪白的衣服，手中把著那船上的舵子。』

這歌兒我在搖籃中時就聽得，好像我的島唱著些曲兒引動島民都去過那海上的生活一般。我所夢想的，也就是將來要做一個船艂，被海浪打溼了身子，手中把著船上的舵子。那時我當然又美秀又强壯——一個眞男子。我得做我島上的驕子，而被每個少女所愛慕。

是啊，我眞的愛那大海！有時我見伊從海角遠遠地伸展開去，和那蔚藍的天空相混合，像一層藍寶石的地板，又光滑，又平和，又靜默地包孕一種祕密，而爲我所急於要知道的。有時我見伊在發怒的當兒，將白沫怒打著海岸，傾瀉在巖石上，雷鳴似的衝激到石洞中去，似乎要穿透那地球的核心，而澆熄那燃燒著的火燄一般。這使我陶醉了，我就跑去和伊玩耍，挑逗伊發怒，好使伊衝上來追趕我，將伊的浪花打我的身子——嘲弄伊正如我們嘲弄那鐵鏈鎖縛著的野獸一樣。於是，我每見一艘船拔錨駛出港口，駛到大海中去，聽那在盤車上工作著的水手們的歌唱聲，和女人們的道別聲，我的靈魂兒就像一頭寂寞的飛鳥般追隨著同去了。那深灰色的帆，飽張著風，一根根的桅繩，好像在地平上畫著細線，那金色的小輪，在蔚藍色的天際留下一道道的光亮，在喚我前去，許我新的土地，新的人物，財帛，樂趣，奇妙的接吻，這種種的吸引力貯積在我的心坎裏，都是我的父祖遺傳與我的快樂。因此，我的靈魂日日夜夜的不想別的，只想乘風破浪的揚帆遠去。任是有甚麼船隻遇難的消息傳到島上來，和有人溺死的惡耗深印在人們的心上，人們愁臉上所宣洩的幽憂，直傳染到海灘上沒生機的石子；便是我在街道中遇見了那些死者的孤兒，也感想到這好像是華屋成灰，只剩下幾根塗金的斷木，更瞧見女人們穿著黑色的喪服，有的是死者的妻子，有的是死者的情人，孤零零地沒人安慰，我又聽得那些破船上生還的人追述他們不幸的遭遇——任是在那個時候，我在憂悶中還夾著嫉妒，自恨我不能和他們同在一起，好瞧我自己的情人怎樣的悲悼我的死亡。

末後我再也不能遏制住自己了。我的父親已搭著他的雙帆船出發。我的叔叔甘利奇爾，恰要開船往黑海去。我攀住了他的頸子苦苦央求；我的母親怕我想出病來，便也替我說情。叔叔就應允帶

我同去。

『我帶你去，』他說，『但你可要做工的。一艘行駛的船需人當心，不比是漁船可以喫飯睡覺的。』

我是常常懼怕我的叔叔的。他對於我粗暴而吝嗇，好似待他的水手們一樣。人們都不願意在他的手下工作。

『在阿爾奇亞做奴隸，

勝於在甘利奇爾船主的手下。』

他們總是這樣地說著，以顯得他的殘酷。他不但使他們工作的很苦，便是給他們的工錢和伙食也是非常苛刻的。凡是年久的鹹牛肉，發霉的鱈魚乾，苦澀的麵粉，蟲蛀的餅乾和白堊似的乳酪，都由甘利奇爾貯藏著以供給他的水手們喫的。他從不說話；除非是發號令，賭毒咒，或痛罵甚麼人。惟有那些在別處找不到工作的人，纔沒奈何投到他那裏去。因此我知道此去決不能得到甚麼撫慰和樂趣。只爲我受了大海的誘惑，一切都顧不得了。

『祗要你肯帶我到船上去，』我說，『任你要我做多少工作，我都願意的。』

爲了要表示我的能幹起見，我便埋著頭儘是工作。我一心的只想向高處爬，越爬得高越是高興。也許是我的叔父要我在開始時多捱些苦，所以給我嘗遍了水手們一輩子所消受的無窮磨折，好使我改變主意不想再做水手。他當然使我不停的忙著，洗甲板咧，擦甲板咧，修帆咧，絞繩咧，張帆卸帆以至捲帆咧，從碼頭上工作到盤車上，從裝貨起做到卸貨止，連塡塞船縫和油漆船身等工作，也要我一手包辦。無論甚麼事情，都由我第一個去做。一切都是第一！在我何嘗著意呢？我很滿意的爬到那高高的頂桁上，將我的大脚指嵌住了桅繩，低頭向空間望去，更瞧那大海像我的順民一般在我跟前開路，後退。我直快樂得陶醉了，把我比做一頭驕傲的鳥，得意洋洋地在天空中飛翔開去。我像受了魔術似的迷住了。我俯看著其餘的世界，都覺得可憐的很，更可憐見那住在乾地上的人們。在我瞧他們直好似許多螞蟻，爬行的蛇，或是那行動遲慢的龜，永永戴著它們的殼，拋不下那種無謂的負擔。

『哼！』我輕蔑地說。『他們自以爲是在生活著！』有一天我正在興高采烈的當兒，猛聽得那船主的聲音像轟雷般在我的身旁發作道：『快放下那帆！快放下那帆！』

我喫了一驚，即忙跟著旁的水手們跑去，也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人人都忙著自己的事，我也當然幹我的。他們趕到船頭的三角帆那裏去；我也跟著前去。他們爬到船桁上，我也幫助他們，把船上所張的帆全都放下了。不上五分鐘，那船就變做了一具桅杆和帆桁林立的骨骼。船主站在他的艙房前嚷著，罵著，賭著咒。我只對他

瞧，卻不知道他是在說甚麼。

『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我問那站在近旁的一個人。

『狂風襲來了——你不見麼？還有水柱！』

水柱！我不由得忒楞楞地抖顫起來。我曾聽得過它那可怕的奇蹟；它怎樣的掃蕩一切橫梗在前路的東西，它怎樣的將船帆打個稀爛，將船桅刮下，凡是駛行在海面上的東西都得給它打倒。如今那水柱不止一條，更有三條四條。內中有兩條升向黑海東岸的白德拇。其他的兩條卻在我們船頭的左舷方面，從那遠處海天相接的灰色的所在，向水面上橫掃過來。前面的高加索山像一個挺大的怪物般立在那裏，它那圍立著巖壁的海岸，似是露著牙齒預備齩碎一個偌大的世界。在我們的頭上，天空中籠罩著一層層厚重的雲幕；下面便是那深灰色的大海，彷彿一頭生物似的在不住的打顫。這是第一次瞧見我的所愛也受了驚嚇了。

有一條水柱又高又彎曲，活像是一個象鼻掛在水面，瞧去是一頭烏黑的怪物兀然不動。另外的一條水柱，先還像一條又粗又大的柱子直立在那裏，驀地裏卻斷成兩截，變成一卷煙的模樣；那下半截碎成了千百片，而上半截從雲中掛下，似是一個分歧的蛇舌。我眼瞧著這蛇在行動著，伸長了他的頸子，一會兒向這邊，一會兒向那邊，揮動著那舌子在水面上找尋甚麼東西似的，霎時之間，卻又投身向後，盤將起來，躲到雲中去了。那第三條水柱，完全是深灰色，粗粗的似是一棵千年古樹的幹兒，一動不動的站立著，吸起水來漸漸的漲大；於是像一頭惡獸般樸下，很可怕的直向我們橫掃過來。

『下來！快快下來！』我聽得一個聲音在甲板上向我嚷著。

我轉過身來，卻見旁的人都已爬將下去，只剩我一個人抱住了頂桅，還在觀賞那海面上的奇蹟。我立時瀉下來，趕到船主跟前。他瞪著兩眼向前面望。他的右手中握著一把黑柄的刀子，站在一根大桅子的後面，倒像當它是一件防禦物的一般。那大副正在近旁把一尊生鏽的小礮裝起彈藥來，而那些發呆的水手們，正環立在他的四周，一會兒望望海，一會兒望望天空。

那水柱乘著風接近過來，吸起了水噴向空中，散成一天濃重的黑霧。它似乎要將船上的一切完全掃去，又像要把這船整個的掀將起來。它接近我們已到了十二英尺以內——圓錐形的，發著光亮的，作金碧色的，直挺挺地立起來，似乎要撲滅天上的甚麼烈燄。

『快！』船主發下命令。

大副立時放起他的小礮來。船上所有的舊釘，鉛塊，塡絮，全都塞在裏面了。它似乎晃了一晃，晃停之後，它又行動起來。它亂撲了兩次，便又挺立在那裏，把海和天連接在一起了。

『我們失敗了，』船主恨恨地對大副說。

『是的，我們失敗了。船主，如今且拉下那五角帆來，由我來擔當這罪過吧。』

『上帝恕我！』船主喃喃地說著，畫了一個十字。

他把那黑柄的刀子架在桅上的五角帆上，連連的在禱告著。

他那刀插入五角帆的中間，倒像是刺到怪物的臟腑裏去一般。

只聽得轟的一聲，似乎放了一礮，一大堆的浪頭撲到我們的甲板上來。同時那黑壓壓的高加索山像被電光閃照般霍的一亮，回聲隱隱地作響。原來那怪物已破裂了。那喫驚的海面上散海著無數的泡沫。

『快快張起帆來！』船主急急地發出號令。『頂帆！船頭的三角帆！上檣！』

我們張開帆來，一會兒那船便又照常的向前駛行了。

〔二〕

三禮拜後，我們已在君士但丁抛了錨，船上裝好了貨物。在那裏我便接到了母親的第一封信，這第一封信在我那沒有經驗的心中刺了一下。

『揚，我的孩子，』那老太太說『你仗著聖尼古拉司的幇助和我的祝福而回到島上來時，你可不再像出發時那麼是一個船主的兒子了——你的父親同他的帆船和我們的全部的財產甚麼都完了。那殘酷的黑海已完全吞噬了他們。如今你已一無所有，只有一宅單層的屋子，我一個不中用的婦人，和高高在天的上帝罷了。也許你的兩條臂兒是强有力的，好好的工作吧，我的孩子，你得尊敬你的叔叔。要是掙來的錢有多餘的話，就寄給我買些油和蠟燭供在大聖前，爲你父親的靈魂祝福。』

我交叉著雙手，把一雙淚眼望著大海。這信中的話，在我似乎是聽得父親遺訓的回聲。他曾做過船主，他自己有船也已好多年了，而如今他的孀妻卻要仗著我兒子掙下來的錢超度死者的靈魂！所最最不忍想起的，不知道他那一雙鐵臂是撞擊在那一處的礁石上，又不知道那一羣的海鷗撕了他的肉喫，又不知道那一堆的海浪漂白了他那沒有肉的白骨！

他那最後的訓言，是何等的意味深長！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是恰恰在我們駛進西吐度西港口時候，他瞧見我高高的站在頂桁上，張起那最高的一張帆來。他畫著十字，很激動的呆立在那裏。他是意想不到會有這回事的。

『安奇爾，你爲甚麼對他瞧？』甘利奇爾叔叔對他老人家高喊著，在我們駛過他的時候。『任是你的最好的水手也不能把他掉換過去。』

同時我在懇切地默禱著，願那大海張開口來把我吞下去。我覺得他那一雙威嚴的眼睛停注著我使我老大的不安。我從船上的這一頭跑到那一頭，似乎是忙得脚不停趾的一般。我兀自跑上跑下跑前跑後的避過他老人家的眼睛。他老人家也明白我心中的慌亂，並不從他的座位上站起身來；只把那一隻含憂含恨的眼睛跟隨著我，彷彿已瞧見我躺在死牀上了。

第二天我和旁的水手們到鎮上去時，他又遇見了我。我一見了他就想躲避開去，但他卻向我點了點頭，雖是隔離得很遠，而他的點頭等於一個命令，我的兩條腿再也不肯服從我了。

『我的孩子，你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對於你的所爲可曾仔細的想過一想麼？』

我破題兒第一次覺得我父親的聲音中含著一種溫柔的情感；但我卻並不遲疑。

『父親，』我鼓著勇氣說，『我已仔細的想過了。也許我的所爲是獃極壞極的，然而我也無可奈何。要不是如此我就不能活命。那大海在喚著我；請不要阻止我。從此我得飄洋過海，也許你不能再見我的面了。』

他畫著十字，對於我的決心在猜疑著。他擡眼直瞧到我的眼中，瞧了好一會，然後搖搖他的頭說道：『好好，我的孩子；上帝要你怎麽辦：你就怎麽辦吧。我已盡了我的責任。你記著，我在你的身上，話也說過了，錢也用過了。將來你可不要咒駡我。我給你祝福，你去吧。』

他那最後的祝福，正是我最初的悔恨。在我這第一次的航行中，大海並沒有報償我的愛。

如今我眞的是甘利奇爾手下的一名傭員了，掙了錢供給我自己的和我母親的麵包。我的母親是曾經做過一位船主之妻的。然而伊老人家雖寫信勸告我，我卻再也不能尊重他或替他工作了。我要是做一個被僱用的水手，那麽感謝上帝，旁的船正多著咧。我甯可受別人的辱駡，不願屈服在親長的手下，別的人也許要把我的姓名看重一些咧。因此我打定主意，船兒駛進了第一個港口，我就上岸去了。

『要出去找一個好些的工作麽？你瞧著吧！』甘利奇爾說，猜到了我的意思。

有一天，我去向他要求一些橄欖油喫。

『沒有，』他說，『這是給那把輪的人喫的。』

我去了第二次第三次。他給我一個同樣的回答。他給我們喫霉爛的東西還不夠，更把我們應得的橄欖油也取消了。他的貪婪和殘忍實是他最可恨的劣根性。我決意立時報復他，有一天我正把

著輪子，他恰不在近旁，我便從圖表間中取了一張聖尼古拉司的神像。那裏是常有一盞橄欖油的燈燃著的，我就把這神像縛在舵輪上自已離開了甲板。那船頓像一個瘋人般在海面上團團亂轉。

『揚！』船主甘利奇爾嚷著『那一個把著輪子？』

『就是那喫橄欖油的人！』我答。

水手們全都失聲大笑起來，這就惱了他了。

『滾出去！』他說。『收拾了你的東西快快滾！』

『很好。把工錢付給我。』

他帶我到圖表間中，揭開他的帳簿來。他照常的計算我的應得之數。

『我僱用你是在這一天。第二天你纔上船來的；第三天你去取衣服，又過了一天你纔開始工作的。可不是麼？』

他所詐騙我的，一共是五天的工錢。也許他更要放刁咧。

『隨便你給吧，』我說。

於是我在衣袋中帶了兩鎊錢，在米星上了岸。

〔三〕

從此以後，我眞的過著一個水手的生活了。這是一種辛苦而煩亂的生活。往往忙得像螞蟻，然而沒有像螞蟻那麼能儲蓄。可是你過著這樣的苦生活，還能多得下甚麼錢來呢？一雙靴子就花費掉了一個月的工錢。一件雨衣，又去了一個月的工錢。在岸上行樂一下，第三個月的工錢又沒有了。一個月沒工作，就六個月負了債。你怎麼還能多餘錢來養家呢？我的家並不持久。仁慈的死神給我封上了門了。在一年之內，我的母親也死了，我的肩上便卸下了一重負擔。

從這艘船掉換到那艘船，從這個船主手下掉換到那個船主手下，一次次的飄洋過海，就在海面上費去了我十年的時光。這是一個老是不安定的生活；一成享樂三成遭殃。在你剛能說「禱告上帝」之前，你得先喊「上帝救我們！」我父親所說的話，日夜的在我耳邊作響。這又有甚麼用呢？你儘可把你的拳打在刀子上或把你的頭撞在梳子上；可是那梳子是不會斷的。我要是有一枝葡萄藤的話，那我就得洗手不幹，永永的脫離大海了。但那葡萄藤又在那裏呢？我的前途只有兩條路：要不是海浪埋葬了我，那麼走到世界中去向人乞食。如此，算了吧。我不妨仍操舊業而一面及時行樂。好在不單是我如此，可不是麼？世界中每一個水手都有這同樣的惡運。我曾在好多的船上做僱員，曾和好多的外國人在一起工作，但我從不妬羨人家的。一個水手的生活到處都是一樣。船主的虐待，管貨員的輕蔑，大海中的恫嚇，陸地上的反感。無論他轉向那裏去，總是到處碰到仇敵。

有一次，我搭了一艘英國的橫帆雙桅船，來到巴留地方，我就想回到我故鄉的島上去，可是我從當初跟隨甘利奇爾船主離鄉以後，從沒有回來過一次。命運之神把我帶在伊的翅膀上，像一個陀螺般在世界中轉來轉去。我回到了島上，卻見我的家已變成了頽井斷垣，我母親的墳上早長了野草，而我的戀人也已亭亭玉立的長成了。我請了牧師給我的母親祈禱，又燃了一枝蠟燭給我父親的靈魂祝福，對我的戀人也瞧了兩眼。我不由得周身打顫起來。

『誰知道呢？』我痛苦地想。『我要是聽了我父親的話，如今可不是已做了曼梨的丈夫了麼？』

伊的父親巴拉爾船主，是一個富有船產的老人，和我父親的年紀相同。他航海一生，命運不惡。只為他因時制宜，得到了很豐富的收穫。於是他將他的海船「聖施蒂佛拏」賣掉了，買了幾塊乾田，改造了一座花園，從此不再出去航海了。

我照著我所預定的計畫，第二天並不動身。第三天仍是不走。一連過了一禮拜，我還是逗留故鄉。我雖已沒有甚麼事情要幹了，卻好像有甚麼東西絆住了我。那同樣的一個意念不住的兜到我的心上來，像一架滅火機般把別的意念全都撲滅了。

『我要是聽了我父親的話，如今可不是已做了曼梨的丈夫了麽？』

同時我不時走過伊的家，向晚時我也有意走這條路到村子裏去——好趁此瞧伊一眼。總之，我是熱戀著曼梨了。有時伊低垂著妙目，凌波微步似的走過我的面前，我便目不轉睛地儘對伊瞧，瞧伊那豐滿的酥胸和那黑浪般垂在背上的雲髮，我恨不得跑將上去緊緊地摟住伊在兩臂間，表示我那歷久不忘的舊愛。伊那漆黑的杏仁形的眼睛，似乎是貢獻給我一個幽靜而愉快的情窩，而伊那可愛的胸脯，瞧去似是一個平沙清水的港口，航海的人儘可無憂無慮地把他的船停泊在那裏的。

這好似幻象般老是隱現在我的心目之間。那海浪咧，天空咧，一切人一切物咧，常在轉變中的人生咧，都使我們的靈魂感到疲倦了。為天性上的需要起見，就得冀求安定的生活；我們的心便要找一個可以日夜休息的所在，一面纔能把身體放出去繼續地和無窮的艱困相奮鬭。於是就得找一個女人而結成一段婚姻了。你可曾隨便的想到在你飄泊天涯的當兒，在甚麼地方卻有小小的一角，正有愛火為你燃燒著，而懇切地等候你回去麼？我在未經世故的孩提時，有一塊磁石把我吸引到大海中去，如今我是成人長大了，這石便又吸引我到女人的身上去——而那力量更來得大了。我仍是懷著愛大海的那種盲目的愛，追隨著我那妙人兒的芳蹤。第一次我請叔叔甘利奇爾船主去做我的青鳥使。接著又請島上

以算命出名的老婆婆賈洛穆勒去做媒。

『我決不他去，』我想『等我得到了一個回音之後。』但是賈洛穆勒老婆婆竟得到了圓滿的結果伊老人家的話是甜得像蜜糖一樣的，把巴拉爾父女倆全都說動了。

『我要和你說句話，』一天傍晚巴拉爾船主拉我在一旁對我說。『你的意志是良好的，而你的辦法也是純正的。我的家裏能得一個親如兄弟的故友的兒子做親屬，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曼梨是你的人了。不過我有一個條件；就是拋棄海上的生活。我是贊同你父親的話的。那大海沒有信用，也沒有慈悲之心。你定須拋下它纔是。』

『但我做甚麼事纔好呢？』我問。『我又怎樣的生活呢？你老人家是知道我從沒有學習過別的行業的。』

『我知道。但是曼梨正有伊自己的一份財產在著。』

那時我好似被打了一下，臉上漲得通紅了。

『如此我就娶一個妻子來贍養我麼？』

『不是的，伊並不贍養你。你可不要惱。我的話不是侮辱你的。你們倆可以彼此合作。到處有果園咧，田野咧，葡萄圃咧，它們正需要工作的人。』

委實說，這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我是準備永遠的把大海拋棄了。我覺得自己活像是聖安利亞，肩起了他的槳，到深山中去，想找尋一個沒有人聽得他姓名的地方居住下來。他從此要把那大海付之不見不聞了。我的感覺也是這樣。伊的名字，伊的色彩，伊的美妙，在我都不再覺得有甚麼神祕了。那迷人的魅力已打破了。

『同意同意！』我說，『你老人家相信我是決不食言的。』

（四）

三年過去了，我和曼梨同居在我岳父故鄉的得來璧村中。三年眞實的生活。我學習著怎樣的握一柄鋤頭，和我的愛妻一同在果園，田野和葡萄圃中工作。我因沈浸在工作和戀愛中，一些兒不覺得光陰之易逝。我們在不鋤田時，便在枸櫞樹下彼此追逐，好像是一對學飛的小鳥一般。我的話和著伊的話，伊的吻接著我的吻。我已學會怎樣在枸櫞樹的四周下鋤墾掘，怎樣的犂田，又怎樣的修翦那葡萄藤。接著我又知道了枸櫞成熟時怎樣的採摘，八月中葡萄收成時怎樣的採集葡萄，到了田中收穫之期又怎樣的收割麥田。我從那些枸櫞樹上每年可掙得五十太里拉（土耳其貨幣名）葡萄上可得二十太里拉，麥上可得四十太里拉，而第二年所播的種子和我一家的食糧都已除去了。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怎樣纔是眞的掙錢，又知道了我的工作已得到很豐厚的報償。那不會開口說話的地土，試用了千百種的方法，在花果的色彩上，形態上，和

香味上向我表示，感謝我平日間看顧它們的一番辛苦。

我犂田時，那犂溝很忠實的展開在我犂過的所在。它接受了種子，很勤勞的掩蓋起來以免飛鳥飛蟲的啄食；於是保持溫暖和滋潤，到那綠油油地活現在我眼前的一天，末後五穀成熟田野間便一片金黃了，那地土似乎在說：『瞧我怎樣的使它生長起來！』我要是修翦了葡萄藤，減輕了它的負擔，那籐似乎感動得流淚，便又快樂得像蝴蝶般睜開眼睛，驀地生出一串串的鮮葡萄來。我要是修翦了枸櫞樹，它就現出一副苗條而嬌柔的態度，那綠葉扶疎的枝柯，給我們造成了一個綠陰的拱門，在日中炎熱時涼快我們的身體，夜間吐出芳香來，薰透我們的美睡，而它那輕黃的果實，更使我們的精神肉體全都振作起來。

在夕陽西下時，我們走回村中去。曼梨雜在伊的山羊羣中，在前面走，羣羊搖著它們的鈴，很快樂的前去。我肩著鋤頭跟隨在後面，牽了一頭騾子滿載著木柴。到了家裏，曼梨生火做夜膳，我卻銜著煙斗安閒地坐在門限上，牆上有一枝鮮艷的金銀花，雜生著芳香的薄荷，這些小草一無所求，只要有一握合適的泥土和一滴水，就可以把它的色香獻媚我們了。

在這所在我得和走過的鄉人們彼此招呼著，這種招呼倒是從心坎中掏出來的。

『晚安！』

『願你晚安！』

『晚安！』

『願你交到好運！』

我不必再向天空中焦急地覷看了。我也不必再研究月的地位，星的顫動的光亮，風的途徑，金牛星座星羣的起升。到得夜深時，我在所愛的玉臂間拋下了錨，全世界那有這樣給我享樂的迷人的港灣呢！

這樣過去了兩年，如今我們是在第三年中了。二月中的一個禮拜日，我和我的妻同到海邊我那聖尼古拉司故鄉去。伊的表兄麥拉穆給他的雙桅新船舉行命名禮，請我們同去參加這快樂的盛會。這是一個風和日麗之天，卻第一次使我舊時的癖想又醒回來了。那船塢中堆滿著木料，桅子，船梁，木片等等。空氣中充滿著海水的鹽味，新砍的木料的香氣，更有那柏油，松脂和繩纜的濃重的氣味。那邊有小山阜般一堆堆的苧蔴和鋼片。從海灘的這一頭到那一頭，排列著油漆得很美麗的小划船，正在修理中的橫帆雙桅船，解除了許多纜索的四角帆船，還有那黏滿著海藻和小甲殼類的老船身。那邊有一副副單檣帆船，縱帆式帆船和橫帆雙桅船的骨骼，有的只有龍骨和踏步，有的已裝了肋材，齊著上線鑲了木板，有

的只造成了一半。一切航海者所用的傢伙，這裏甚麼都有；而航海者的幻夢志願，簡單的欲念和極大的希望等等，也都可發見在這金沙鋪地的海灘上，從那造船者的構造物上很淸楚地表現出來。今天的賓客——似乎包括著全島的島民——老人啊，小孩啊，老婆婆啊，小姑娘啊，都穿著禮拜日的新衣，從這一副船骨參觀到那一副船骨。孩子們兀自跳來跳去的不肯安定。船塢中的人們很熟練而驕傲地把船身各部的零件遞來遞去，常和它們說著話，似乎當它們是活的東西一樣。那些老於海上的人，估量著每一艘船的價格，計算它的速率，測量它的噸位，更推想它可以獲得的盈利，而對那造船的大匠貢獻種種的意見。末後，他們總是善頌善禱，願那每一艘船的主人人人得利，連船上的每一隻釘子都變了黃金。

麥拉穆的橫帆雙桅船正在船塢中那精良可愛的船身，兩面都有柱子支撐著，瞧去正好似一條挺大的蜈蚣，橫臥在沙灘上似的。那船頭彎彎的像是一柄精鑄的軍刀；船梢上環掛著許多的花圈。那一片淨碧而閃閃地發光的大海，展開在它的前面，玩笑似的把那水的小舌子伸到船脚上。伊把那微溫的水花潑上去，帶著一陣陣的鹽香，又對它低唱著一支祕密的體己的曲兒：『來吧』伊唱著，『來躺在我的酥胸上。我把香吻來給與你生命；我更給你一個靈魂，使你在那強有力的翅膀上飛行。你為甚麼躺在那裏，一堆沒靈魂的木料，難道是正在酣睡中麼？你難道不厭那森林中的呆滯，一些兒沒有生氣麼？你是多麼的可恥！快快的到太陽下來，到空氣中來，到一切的光明中來！快來和波浪角力而戰勝了它！把那挺起的胸脯迎著風而將風伯撕成粉碎。你得為鯨魚所嫉妬，而做那海鰍和海鷗的伴侶，為水手所歌頌，而做那船主的驕子。來吧，我的金色的寶貝，來吧！』那船似乎也覺察了大海的魅力，格格地作響起來，急於要離開這安臥不動的牀鋪。

賓客們從四下裏聚集攏來。麥拉穆船主臉上剃得光光的，含著笑站在那裏，身上穿的是最好的衣服，腰間束有一條闊幅的搭膊巾。他的妻子站在近旁，穿著一件綢衣，好像是一位新嫁娘模樣。他們倆似乎又逢了新婚的吉日，當下有一隻繁華令，一張曼陀令，和一個鼓，合奏著皆大歡喜的曲調，似乎要把這快樂的消息傳佈到世界的盡頭處去。

你可相信麼？我卻一些兒也不快樂。那時我正坐在和大海最接近的一頭，可以瞧到那海水的小泡沫濺在我的脚上，一種隱憂絞住了我的心。我這好多年沒有見面的第一個戀人，如今又和我相會了，穿著那藍寶石似的衣裳，又美麗又是青春年少。伊的臉上盈盈含笑，快樂得甚麼似的；我想伊的眼睛正注在我的身上，嬌嗔著說道：『薄情的人！欺詐的人！儒怯的人！』

「魔鬼，快滾到我的背後去！」我對自己說，一面畫著十字。

眼淚幾乎湧到我的眼眶中來了。我先前痛恨大海專橫的心，已像惡夢般完全消逝了。我只記得最初對於海的陶醉，流浪時的那麽快樂，遇險時的那麽緊張，脫險後的那麽歡欣鼓舞，又自由又自在的水手生活。這種種的樂趣，卻為了一個女人而全都放棄了。

「唉，我的性命，你呆呆地在想甚麽啊？」我聽得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在我身旁說著。我轉身對曼梨瞧，見伊含著笑多麽美麗，更瞧伊那苗條的玉體，鮮艷的朱唇，豐滿的酥胸，晶明的妙目，和漆黑的雲髮。我一時覺得很窘，因為我心中正想背叛伊，不道恰恰給伊拏住了。」

「沒有甚麽，」我喃喃地說；「沒有甚麽！借你的手拉我起來，我覺得頭眩。」

我很懇切的握住伊的手，好像是正要跌到一個黑暗的深淵裏去的一般。那牧師身穿法服，正在給新船祈禱。那造船的大匠在發著命令：「卸去船尾的支柱！卸去船頭的支柱！如今可把兩面的支柱全都卸下！」

那船身上所支撐著的木柱便一根根的掉下來了，那新船似乎搖著身子，從睡夢中醒來，一壁卻遲疑著不敢就踏到新的生活中去似的。孩子們爬上了甲板，從船尾跑到船頭，從右舷跑到左舷，鬧喧喧的活像是一羣綿羊。

工人們站在船身的兩旁，準備把新船放下海去。於是那造船的大匠又發令道：「放下去。」

因了許多胸脯的合作之力，那新船呻吟了一下，又搖搖它的身子，便像一頭鴨子般瀉到水中去。孩子們都還聚集在甲板上。

「祝你幸運，麥拉穆船主，祝你幸運！願你船上的釘子都變做了黃金！」那班航海家同聲歡呼著，把一握握的水花灑在麥拉穆船主夫婦倆的身上。

不道那時有一個孩子在甲板上亂跑，而跌到海中去了。我一見之下，也來不及脫衣服，立時跳下海去。我只泅了兩下，就將那孩子拉到水面上來了。我救下了孩子，但那大海的網已緊緊地絡住了我，誰也不能救我。從這一刻起，我竟不能熟睡，也不能安定。快樂已離我而去。我這海中的一跳，被伊溫暖的水摟著我的身子，如今便要拘我的靈魂去做伊的奴隸了。我記得和伊接觸時，似是接了一個香甜的熱吻，頓有一股電流傳到我的背上。我張開了眼，就見前面有一位藍衣的新娘，又年青，又愉快，又溫柔，遠遠地向我點著頭，要我跟隨伊去。我還聽得伊一聲聲的嬌喚道：「來吧！來吧！」

我再也不能工作了。我想回到果園，田野，葡萄圃去，但我覺得那邊都是狹狹的，容不得身子。那枸橼樹的綠陰又重又冷。那葡萄的

藤蔓糾結得醜惡可厭，似是龍蝦的腿子。那田中的犂溝，卑下極了。於是我天天盤桓在海灘上，投身在水中。我一接觸了海水，直快樂得打顫。我飢餓似的吸受它的鹽味的氣息，我在海藻中打滾著，似乎躺在一張軟軟的鴨絨和綢緞的牀上。我往往消磨了好幾點鐘捕捉海蟹和海膽。我又往往走到港口中去，趑趄著挨近那班水手，聽他們談講海上的種種經歷。他們幾乎連正眼都不向我瞧一瞧。可是我是一個鄉下人，一個老農夫，而他們卻是水手，大海的驕子。一株水松和一枝大黃，那又有甚麼相干呢？大大的樹怎肯從高處低下頭來瞧它脚邊一根小小的野草呢。現在他們瞧我簡直不配和他們結伴了。年青些的水手們，得詫異似的瞧著我，似乎在說：『這個鬼是從那裏來的？』那些年長些的人，曾和我做過朋友和同事的，那麼往往用調笑的口吻對我說道：『揚，如今你可以緊緊地繫住你的船纜了。你不用再憂甚麼風過甚麼海。你已好好的拋下了錨了。』

他們的眼中現出一種哀憐我的神情，我瞧去似乎在說：『你是一個死人！你是不再屬於這活躍的世界的了！』當下我便轉身到海灘上去，向著海浪訴說我的苦悶。末後我索性又回到我早年的時代，借著我自己親手製造的小船，作爲慰情之物。我的技巧現在已成熟了，我能用橡木製成桅子和撑桿帆桁等等，像眞的一樣，而我的幻想又燃燒起來，一心想造成三層甲板的小船。我又在做著孩子了。

曼麗瞧著我的轉變，甚是疑訝。伊常當我是發了瘋，便禱求著聖母瑪利亞保佑我。伊又不止一次的向梯拏斯的聖母許下願心，好幾次赤著脚走到近鄉的神廟中去進香。伊在我的衣服上虔誦禱告文，又屢屢的搥著胸，叩求神明呵護，使我恢復先前的理智。

有一次我對伊說：『曼麗，這是無可奈何的。任是求神明，許願心，都不能醫可我的苦悶。我是大海的孩子。它喚我去，我定須去的。多早晚我得重理我的舊業，要不是如此，那我就不能活命了。』

伊一聽得這話，就悲哀起來。末後伊便知道那毒蛇已在暗中齩了伊好久了。

『你的舊業！』伊嚷著；『再去做水手——做窮漢麼？』

『是的，做一個水手！我也無可奈何。那大海正在喚我呀！』

但伊不會明白。伊也不願再聽我的話。伊兀自哭著禱告著，伊把雙臂挽住了我，把我貼緊在伊的胸口，不住的和我接吻，很失望的把我摟著，宣洩伊的嫉妒，將海上的種種困苦種種危險說給我聽。伊痛罵大海，提出它的千百種的罪狀，直把它蓋做伊唯一的情敵。但是一切都是沒用。伊的玉臂和香吻再也不能束縛我了。甚麼東西都覺得嚴冷而可厭，便是我的牀也在厭惡之列。

一天傍晚，在斜日西沈時，我正坐在海邊的岩石上照常的想著心事，我見一艘橫帆雙桅船張著帆在面前駛過。瞧去似是一座光明的山巖，驀地從海中聳峙起來。伊的一切桅杆帆桁，襯托著蔚藍色的天，分外清楚。我又瞧見那船頭的三角帆，頂帆，上檣和旋動的輪子。我的眼睛似乎得了一種超色然的神力，把木材看成了水晶，直達到船中的深處。我瞧見那船主的艙房中掛著聖尼古拉司的神像，燃著一枝永不熄滅的蠟燭。我能瞧見那水手們的連在壁上的牀鋪，聽得他們簡單的談話，聞到他們身上的酸味。我能瞧見那廚房，水桶，抽水機和盤車。我的靈魂像一頭思鄉的倦鳥，棲息在這艘設備齊全的船上了。我聽得那風在桅杆和布帆中間交響著，唱那航海者的諧音的歌曲；我的眼前，有金髮烏髮的仙女和藍眼黑眼的仙女飄飄地過去，更有捧花的仙女，露著伊們雪白的酥胸，遠遠的向我拋吻。接著我又瞧見熱鬧的埠頭，充滿著煙霧的客店，酒杯磕碰的聲響與絃琴小鼓聲互相應和。驀然之間，我卻瞧見一個水手指點著我，對他的伙伴說道：『那邊是一個放棄了大海的人，因爲他害怕之故！』

我像一個瘋人般跳將起來。決不害怕！我兀自這樣地想，立刻跑回家去。曼梨是到溪邊汲水去了。如此再好沒有。我從枕下取了一個錢袋，向我的牀瞧了最後一眼，又把一套衣服披在肩上，像一個竊賊似的悄悄地溜走了。我到聖尼古拉司時天已黑了，一停不停的跳上一艘小船，向那橫帆雙桅船划去。

我以後的生活簡直是一個幻影，捉摸不定。你要是問我悔也不悔，我可也不知所答。但我如今要是回到我故鄉的島上去時，那我又永永的不能安定了。

大海是把我要了去了。


療肺聖藥

肺形草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嗽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盒二元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上海石路新普慶里天濟醫室發行

電話九一六三〇

謹防假冒

大陸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服務週到　手續敏捷

總行　天津

分支行　上海　北平　漢口　長沙　濟南　青島　杭州　南京　無錫　蘇州　石家莊

國外代理處　倫敦　紐約　舊金山　巴黎　漢堡　東京　神戶　橫濱　大阪

湊巧的時候（下）

過程

（九）

是的，我還得說得更明白一點，這列車的車窗很低，如果一個人身子順躺在椅上，那麼開着窗的窗欄，正好做一個枕頭。那麼——她便是這種樣子躺着看一本昨夜在京滬路上的那冊時髦新小說。

『什麼小說那樣起勁呀？』

『哦，有什麼起勁呢？』她笑着把書遞給我，『無聊的時候隨便看看罷了。』

我接在手裏，無怪乎封面要那樣漂亮！只憑着鼎鼎大名的戀愛小說家×××就曉得了。『糜爛！』眞是隨便翻開了一葉，有什麼地方對於這個書名是有一點抱歉呢？憑着那隨便的地方，我看見充滿肉的顏色和肉的氣味了。

『很喜歡看他的小說麼？』我遲疑地問她。她道：

『你的意思是因我看了他的小說而要挖苦我麼？——我喜歡讀些小說，但又沒有好的可以給我看。我跑到書店，想都沒有想到我是來買×××的小說的，我心裏早在厭煩着他那種多角和描寫肉的；可是我尋了半天，每次又總是買了他的小說回去！』

她使我很入神地聽她講；但我不能斷定是有心還是無意，輕輕地，我拿了那本書伸手到窗外丟了下去，沒有一點回嚮，火車呆呆地跑着。我像覺悟了什麼地驚愕我這種妄動，並且懇請她的寬恕。她沒有把臉伸到窗外憐恤一下留在道傍不幸的書，和我講，差不多像預料着我這種舉動。

『有什麼關係呢？我的朋友們和我在上海的電車上，時常她們就把我的小說擲出窗去，我一點也不生氣，諒解着她們這樣的做法，那是對的，並且還是我的好友。』

我發誓給她，同樣我是像她那樣愛好文藝，或者有甚於她，我不知道文學對於我是否有希望，可是我要努力着去學，去學着寫，說得更可笑一點，爲了她的緣故，我要創作。

好像她有了點睏意，閉起了眼睛靜躺在那兒。秋的風，糾亂了她鬆散的髮，是有點可憐的模樣，我確是又傷了她的心了。她在想着什麼呢？煩倦了我麼？我從身下抽出一條毛巾被，輕輕替她蓋上；並沒有睏着，很快地就跳起來了，笑迷迷地向我坐着。

『我並沒有想睡呀！我也不冷。』

她比以前更可愛了，那些零亂了的頭髮，她不去修理，却嬰孩向媽媽要糖果般似地跟我討香烟。於是，襲來了一種蜜的感覺，我發現我是在在有些，並且很，愛上了她。

我想起了一件事，就說：

「我們已是認識了這麼久了，可是——那麼先讓我介紹我自己罷，我姓田，名字是××。現在我想我也應該知道你的……」

她說很早她就想告訴我的，她又總不知怎麼老懶得題起這件事，好像是火車裏的逢遇，只要我們現在好着就行了，問那些不相干的姓名於我們有什麼益處呢？我們這種不幸聚會的分離，就會像春風吹來了一對不相識的蛺蝶在一起，但是當還沒有把交契弄得緊固一點的時候，春風卽刻又把它們吹散，永不能夠再相會見。那麼，空留着一個淡影，互相地你知道了我是誰，我知道了你是誰，而火車却不能重把我們再載到一起了！知道了又有什麼用呢？

一個十幾小時以前與她尙且不相識的男人，已使她感到卽刻要別離的難過了。她本不願意我知道她的姓名，但她用枝鉛筆把它寫在一塊小手絹上給我看，並且手絹送了給我。姓名是張××，我還看見她的英文簽字是 Mily。

我把衣服左上面小口袋裏的一塊印度綢手絹取出給了她，空着的袋，就以她的代替了。

（十）

車在曹州也不知是德州停下了——啊，管它是在什麼一站停下罷，任它哪個地方也好，誰再顧得了那些喲！我們什麼都看不見，聽不見，只有消魂的友情，陶醉了我們在其中。

我們攙着手下車買了些梨子。我的美國橘已經完了。我們還買了兩隻很肥的熏雞。

一塊塊地撕着雞肉：總是我撕得了好的，非先要塞到她嘴裏不可，她也總要檢更好的肉，放到我嘴裏來。吃得很快，不久就剩下一塊一塊的殘骨。

太陽很快地躲到山谷裏去。眼看着那閃爍着金光的采霞而又像巨火輪般的東西，漸漸地，漸漸地消沉下去，一直到尋不見的一些形影，使她高興地喊了起來。

「不是又過完了一天麼？」

何嘗不是呢？車的迅速，像時日一樣愈走近了她的目的地；可是卽刻她的臉也隨着消沉下去了，因爲分別我們的時候也愈更不遠了一點。

我不知覺地唱起 The Perfect Doy（譯起來可譯作「又過了一天」）一曲來，唱到 Where the sun Goes Down With a Flaming ray, and the dear Friend to Part? 她偷偷滴下了眼淚。唱完的時候，她悽切地說：

「你讓我這麼傷心麼！」

我拿手絹還沒有揩乾她眼睛的時候，我也不舒服起來了。

窗外完全被夜幕拉緊的時候，我們到餐車裏去飲酒。

倆人是都不會喝酒的可是再用不着一點躊躇了。怎麼回事呢？誰又知道？人便是時常需要着這種東西來麻醉的動物啊！

濃褐色的兩大玻璃杯皮酒，我們興奮地碰響着杯（我告訴你，都差不多要碎了！）極高興極快樂，然而又極愁慘地，像喝什麼不能不喝的毒藥那樣地喝着。一杯又是一杯的苦汁，斲傷了我們的靈魂；眼淚似乎也多得像無窮盡的酒那麼多地想淌下，（雖然沒有流下來呀！）可是誰也不說到自己在忍受着酒的苦辣，只講着極不關心的，親蜜的話。

酒的忿怒燒壞了我們的心腑，表現到臉龐上。但是，也不見得因此便該抹殺掉那難得的異趣，因為誰都能看見對方紅亮的眼睛，像剛宰過了哪個人似的，雖然眼皮的下垂，是失掉原先的勇氣了。

我扶她走出餐車，就跟一條馴鹿，她服從地倒在我身上。我強持着幫她移動脚步，車在那兒旋轉罷，我不明白為什麼我沒有倒下。但是，還有這麼多煩麻，總得要經過兩車接聯的地方，我拚命地拉開了門，都在戰慄了，又沒有跌下去！（我是不會為這些稱幸的呀！）那總算做着些有功德的事了，我們經過的地方，酒氣熏醒了睡死的旅客，而且是一種力量的刺戟——就是甚至一舉一動，都惹了許多人向我們睜大眼睛。就這樣幾乎要跌倒似的恍恍惚惚的走着，我們坐到原先的座位上，並且吸收了一切人們的眼光。

我吃力地拉開了窗，晚秋鼓起涼風像把尖刀從窗外刺戟進胸膛裏來；可是仍然感觸着心腑裏強烈的燃燒，想什麼法子來制止呢？

有了！半個明亮的月亮掛在灰色的天空了。看見了！在有趣地隨着我們跑了！啊，還聽見兩傍喞喞的秋蟲，奏出了淹沒着火車聲音的音樂。

她突然在極繁重的吵鬧裏，亮開了低弱而極清脆的喉嗓，用極柔雅溫存的音調，唱起了歌來。她唱着我平時厭煩的那些『桃花江』之類的歌曲，而現在是悠揚地迷盪了我的心魂，使我也不能不忍住不去隨她唱。

太快活了，太快活了，我們快活地唱頂甜的歌，頂美的歌……。車頂的天花板也隨着我們的歌聲生動起來了，活了，跳起舞來了，擁抱了……我們的歌聲愈變得好聽了，愛美了，甜蜜了……

（十一）

早晨，她比我先醒。我懶洋洋地像病後的身體那樣無力爬起時，她開始給我講昨夜我是怎樣無知覺地死睡在那兒她給我蓋被的時候，都一點不知道。我覺得不知道怎樣感激她。

想到昨夜的事，就和夢一般；而且却更加甚地苦惱起了我。倘使

眞把它當做夢去看，未免又感到連夢的滋味也再無從咀嚼。但雖說一切的現實是用不着去證明的，然而就會因此而避免了如夢一般的待遇麼？今天她便要到了天津下車而去，我一人便像從一個夢境中覺醒過來一樣，所留下來的，只是我一人孤另另地被丟在車上。於是，我就將怎麼樣呢？

『下午就會到了你要去的地方！』我向她說，好像我是在疑心地與她講一個謎，但聲音裏是充滿了恐懼。

『是的呢。』她證實了那是確然的事情。

我沉思着一會，就問了：

『住在什麼地方呢？』

『叫我怎麼說呢？我自己也不曉得。他們（大約是指她的哥哥或未婚夫）寫了好幾封快信叫我到天津去玩，我不知道會住在他們誰家裏。反正他們要來接我的。』

『爲什麼担擱一星期就要回去呢？』我覺悟了什麼似地說，『北平去玩兩天不好麼？』

『學校就要開課了呀。』

『不好請幾天假？』

『學校晚一天繳費，便要按天多增一塊錢來計算。』她想了一想，繼續說下去，『不過也許要到北平來玩一兩天的，北海不是頂好了麼？就是北平我沒有熟人！』

我撫着她的手臂，安慰着她最後一句含着傷感意思的話；並且由於得到她有到北平去的希望，使我過於高興地說，『我一定會多麼熱烈地來歡迎你呀！來罷，我和你還不算熟嗎？我要到車站去迎接你，我要好好的招待你。』

我寫了北平的住址給她，請她來的時候預先通知我，我就會從車站將她迎接到一間預備給她的乾淨的臥室，我要領她到許多名勝的地方去遊覽，使她高興着，愉快着，然後我再把她送上車站；要是她更高興一點，並且願意的話，我將一直送她到上海的車站。她感激地笑着領着我的情，完全眞心地接受了我的盛意，那種過分的誠懇，彷彿就像我已經做過了那些事情。可是她又說，假使他們不允許她一人獨自到北平來，或者事實上不能使她來的時候，她要寫信來給我道歉。

『不來也沒有關係喲！』

雖然我是那麼說了，不過到底有關係沒有，我想，還不如留着那些屑碎不幸的小事件，讓自己的心和嘴去爭吵罷。

旅行的火車，是常把來回奔跑在異鄉的人們的心上帶來一種渺茫的回憶的。車在馳驅於一架很長的鐵橋了，不曉得是不是黃河；列車在迂緩而怯弱的爬行着，帶着一種特別可怕的聲調，這對

於浮在鐵路上面車廂裏的人們，會發生一種極重的憂愁。有多麼地像把身子浮盪在迷惘的蒼空裏呀。在下頭深黃色泥水急促不停的湍流，所揭起白色胰子沫般的浪花，就跟天空怒湧着的稠雲一樣。我便想起了一兩月前由北平南返時候車也經過這座橋的情景了。那時我淌了滿眶的眼淚，向我身畔的媽媽做聲地說：

『媽，讓我跳下去罷！北平的那位姑娘，太傷了我的心！』

媽媽悽慘地摸着我的頭髮，顫抖着聲音，『別再去想到她！天下並不只她一個女人——況且，看看撫養到你這樣大的媽媽，都這樣老了，你還……』

媽的聲音咽住了。我倒在椅上大聲地哭泣，靈魂所遭的病痛，同車的人都把我看成瘋子。——可是，現在呢？我又在爲了那女孩子往北平跑了。車子，又在經過那座橋了，橋下的水仍是那般深深的顏色，在洶湧地狂瀾，在激起白色胰子沫般的浪花；但是，我不復在媽媽的身畔了，我却爲了北平那女人在乘這輛車子。但我却又在旅途中忘掉了北平的她了，而我的身傍反又代替了另一位女人，她只與我相識了一天，在與我好着，友愛着，而且不久就要使我重遭一次不幸，和我離開着，永遠地。

——但是橋下的水，仍在渾沌地洶湧着白色胰子沫的浪花！

我坐到窗欄上，身體懸在車窗外，把兩隻顫抖的手緊握着窗的兩傍。倘使我稍微不在意地鬆開一隻手，我要像車窗裏丟出去的一堆垃圾，毫不引人注意地便抛在曠野的鐵道傍。我忽然莫明其妙地恐佈起來，覺出了差不多就要臨到一件可怕遭遇的預感。然而，我盡力做出開玩笑的膽大神情向她說：

『看我會跌下去啊！』

她笑着學我的樣子坐在窗欄上。『我也會呢！』表示了她的勇氣。

『要小心點呀！』

她大膽的神氣，使我心裏深深地憂慮了。她緊握着窗子的手，纖小到那樣，一個一個細嫩的手指就像新發出來的蘆葦的根，可是只要指頭一撒開，那就什麼都完了，啊什麼就都完了！但是，我也不知怎麼會使勁向她說：

『如果我掉了下去，你會怎麼樣，Mily？』

第一次喊出她的名字，更讓我想到眞似乎有什麼暗晦的不幸要臨降的恐懼。過了好久，她才盡力沉靜下聲音回答我：

『你不會的，我才會跌下去！』

我極迅速地接下她的話講，彷彿我正在預備着她跳下去：

『一定的，我要立刻跳下去尋你，救你，陪着你！倘使你掉了下去！決不猶疑一秒鐘！』

這句話給了她什麼影響，我不曉得；但她從窗上下來了，把我也拖了下來。

可是我仍失了神似地，很悲傷地在問：

「相信我嗎？」

「相信的。」

極遲緩地，一字頓一下地回答我。

（十二）

她懇求的口氣，眼睛模糊地閃着哀愁的晶光，含着淚說：

「允許我一件事……」

「什麼呢？」

「一定要答應我！」

「可是，什麼呢？」

停了半天，我總想不出什麼悲慘的東西使她這般難於開口。但是她說了：

「一會車到了天津停住時，你不許理我。」

馬上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我却又問下去。

「為什麼呢？」

「接我的人，他們要上車來。」

「盡可以由他們把你接走呀？」

「可是就會誤會到你和我。」

「哦，誤會！」

誰也不再繼續下去了。

車將到天津以前，我把被毯還給她，並幫她包好。我曉得她在上海急速動身的時候，忘掉了帶給「他們」禮物的預備，我就把手提箱裏所有的罐頭，那些打算送給我的北平愛人的，全裝到她的提箱裏——這樣使她有點不高興了。我說：

「將來你高興的時候，可以買了還我的。」

太陽正在落下山。晚霞將鮮豔的顏料塗遍了碧色的蒼空，照映出來的是火一般的幸福的烈焰。飛過去一片片噪叫着的烏鴉，在金色的彩霞中就像浮漾着的小黑點。從窗外看見了都市附近高聳在半空的烟囪和中原公司高樓的頂尖，車的速度就已開始在減到遲緩了。我忽然發現了什麼難堪的回憶似的，於是馬上就像有一支不講情的手杖猛猛地在我頭腦上擊了一下。我覺得我簡直要痛哭一次，我想講好些話，但是我說不出一個字。直至列車真的就要停住時，我才用最大的氣力極低弱的聲音向她道：

「我「記得」昨天這時候，太陽也將落下，你笑着說「又過完了一天」，我就向你唱 Teh Perfect day，你後來哭了！可是……」我預備還接着說「可是我現在也只能老那麼「記得」罷了！

『但這樣的字，我再也講不出了一個。』

她向我看了一眼，低下頭沒有說什麽，似乎是在想一件事。我看見她的眼圈紅了一下，有一點濕潤——然而她馬上向我做一個苦笑的臉，忍耐了許多她正在追憶着的事跡？我看見她把眼淚拚命向肚子裏淌了，因爲車已經停在天津新車站。

『不好失信的啊！』我好容易努力鎭靜了喘息的心胸講了這句時，聽見了她的允諾。

月台上人們亂訌訌的噪鬧聲像發了狂的猛獸的怒吼，從窗外笑冲進車廂裏，沒有規則的紛亂。她的臉伸出車窗外，隨着月台上人頭騷動的堆叢中某處起了一陣招呼，過後便進來了三位穿西裝的青年男人——她的『他們』她臉上愈加緊張起來，很興奮的表情，雖然她心裏還有着留戀什麽事物的頹恨，我可不能說。現在就跟在上海北站上車時候的情況一樣，我不認識了她。

他們愉快地和她講了些話，沒有一人注意到我，我便提起了她的東西，她隨在後頭跟他們下去了。我簡直成了個呆子，情形似乎是在看一劇最動人的戲，完全沒有想到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個什麽角色，太傻地把我的全神都灌注到他們在我面前的動作裏，不容我去想到一些別的事件。可是在這齣戲中最緊要最精采的地方，演員却不顧到觀衆的關心，已在結束戲劇的末尾，開始退回舞臺後面了。然而演員中的女主角最末更遺留給觀衆的，並不是向臺下丟出去的一個媚娟眼色！當她走到車門的時候，只回過臉向我愁慘地瞥了一眼！

趕快我垂下了頭，我不敢再去看她，在我的手中埋葬着自己的臉，然而，到底就這麽分別了！什麽叫『舞臺』什麽又是『演員』和『觀衆』呢？她和我確是曾經在很短的時間內相識了與友好過，而且也還是不過幾分鐘更短促的時間以前的確實事情，我們過於充足的互相了解，更不曾發生一點意見——但就這麽分別了！一點不能夠容情，不能夠一分鐘的留戀，不允許講一句情話，尤其是，不容應接一下吻，甚至是握握手！這麽就訣別了，永別了！

我簡直由於那種情緒還羞慚起來；兩傍的人們統用驚奇的眼光鄙視我這個被抛下的不幸者，沒有一人肯來同情，沒有一人是在寬恕！但任人們訝異地看着我狼狽的樣子在取笑，羞慚對於我竟能克制了太多的愁悶悲傷麽？

偷偷把臉探出窗外，我就看見她正在月台上，邊走邊回過臉尋視她曾坐過的車子的每個窗，每次都是失望地尋不到我。我趕忙我又將臉龐縮了回來，我的渾身打顫，失了主宰，然而我仍舊努力擠了一下眼，並且隨後睜得更大，把淚水逼回去了。我掙扎着放下了遮雨的百葉窗，等於向自己開玩笑去增加週遭的黑暗，更禁止了

我的頭伸探出去。但我却更曉得，我能夠用我的眼睛目送她走遠，一直到從很大的一個人漸漸失踪到連一點形跡，連一點影子也沒有嗎。

啊，車又開了，停在天津老車站。

那位胖天津人預備在這兒下去。我走到他身邊，握了他的胖手。他很客氣地說：

『我們改日見罷。』

『改日是什麽時候呢？』

『什麽時候都好呀！湊巧的時候，就會像我們這次在火車上，再聚到一塊兒。』

迷着那一隻有毛病的眼睛，哈哈地笑着。他下去了。

我仍舊呆站在那兒。但，不是說過了嗎？湊巧的時候，就會再聚到一塊兒！並且，那也就是人生！湊巧的時候，那就是人生！

火車繼續在漫茫無邊的野地上馳驅。窗外捲進來的冷風，除了涼醒醒地刺進人的呼吸器官，還頗帶了北平的土悶氣味。

過了北倉，鐵道旁邊的田地淹遍了無際的洪水，很緊的風，揭起了碧色的波濤。是的，有點兒像什麽一座橋下白色胰子沫的浪花，固然顏色不大同。

天色慢慢地暗下去，夜的帳幕漸漸拉開，直到彌蓋了大地整個的臉。

車廂裏很大的霧。週身戰慄得更厲害了。

車裏的燈已經燃亮，但是黃色的光。

前門樓的燈光也看見了。



見學敏老遠的就向他招着手到了面前百川道恭喜你了

祕密谷

張恨水

第十八回 忍俊不禁含羞邀說客 無辭可對點首許情人

這場月亮地裏的趣話，在朱力田聽了，他還以爲是意中事，可是在康百川聽了，便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感覺在內。他心想，假如這回探險出山，帶着這樣一個古代裝束的妻子回去，那是一件奇聞。恐怕轟動社會，有點兒招搖。不過這話又說回來，假如我眞愛她的話，我就不必顧慮那些。這山上的人，有那健强的體格，率直的天性，是很好的新婦女。若能再傳授她一些相當的知識，那可了不得了。他正沉思着這未來的幸福呢，朱力田却說到山上的規矩，沒有兒子的人家，姑娘是要招贅的。這可爲難了，自己還能夠犧牲一切，招贅着作山裏姑爺嗎？那位詩人徐彬，如却和他有同樣的感想，便笑道：老樸，你念過浮士德這部書沒有？歐陽樸道：你何以突然提到這部外國古董上去了。彬如道：這是

最摩登的呀，怎麼說是古董呢？那書上說了，宇宙間最偉大的力量，就是愛。余侃然在一旁搔着鬍子道：我懂了！我懂了。徐先生的意思，勸百川不必回南京了，就在這山上辦一個模範小學，實行剪髮易服。歐陽樸笑道：美男子，別再說笑話了。我們應當談一談正事。侃然道：那末，你為什麼說笑話？歐陽樸笑道：我沒有說笑話呀。你不願意接受美男子這個稱呼嗎？彬如道：關於這一層，將來再討論，什麼是正事呢？歐陽樸道：從明天起，我們要分頭去工作了。我和侃然，出去採集礦植物，彬如可以找九老會的人，查一查山上的夕獻。百川呢，請你去和朱家大姑娘談三天話。他說到這裏，連侃然極喜歡開玩笑的人，也覺得他有點唐突，何以當了人家父親的面，叫一個少年去和人家姑娘談三天話。但是歐陽樸絲毫無所感覺，依然繼續的道：關於人情風俗這一些事情，都可以去問問她的。百川明知道他是開玩笑，可不敢駁他。就是朱力田自身，也有些明白了。不過他們這山上的百姓，以先的祖輩，不過一二百人，大大小小，就是家人父子一樣，無所謂買賣婚姻，多半是男女青年相處得很好，到後來，父母就把他們的婚姻辦成了。朱力田看到學敏和百川那樣的形跡親密，便料到他們可以成婚姻的。加之這羣遊伴，常是露些口風，有了促成他們婚姻的意味。他也覺得這種趨勢，遲早是會提出來的。山裏人不解得近世文明社會的應付手腕，他心裏橫擱下了這個問題，當時雖不好說破，但是他已不能再行忍耐了。當時就向歐陽樸道：說到山上的掌故，明天我就可以和你先生仔細的談一談。此外，我還有幾句話說。歐陽樸知道是問題來了。就問道：還是找我全部的人談話呢？還是找我一個人說話呢？朱力田道：請一位談談就行了。其實我就不說出來，歐陽先生也知道。歐陽樸一想，這老頭子簡直說破了。若是這事大家都贊成呢，一拍就合，那自然是好。但是說了之後，若是還有問題，那就未免形勢大僵。於是向他答道：今天夜也深了，那個不累，好罷，我們明天再談就是了。話說到這裏，他們這個無目的的座談會，算是告了一個結束，可是另外一組的談話會，依然暢談正酣。便是他們由南京帶來的工友，以及在山底雇的那些夫子，他們到了這一個奇怪的山頭上，又經過了昨天那樣狂風駭浪的戰事，大家都感到這裏是個富於趣味的所在。討論個不了。這就有人道：這地方太好了。一不用當差，二不用納稅，水旱無憂，沒有盜匪，種田過日子，娶老婆養兒子，什麼都完了。若要說到世界上總有仙家的，這山上人就是仙家啦。不懂他們為什麼還要打仗？打仗不就為的是圖舒服要飯吃嗎？可是這兩樣，山上也不短少。又有人道：這還不為的是有人要作皇帝。作仙家舒服，作皇帝更舒服。那南京來的聽差，就插言道：我的意思，不是這樣，以為若是在山上作皇帝，不如到南京去當聽差。他們在山上住一輩子，也只知道

月亮由圓變到缺，由缺變到圓罷了，可還知道別的什麽呢？百川在那邊談話會閉幕之後，雖默然不發一言，可是他心裏又在那裏想着，假如朱力田非招贅我不可的話，我就答應了罷，南京上海那樣齷齪的社會，我們何必還去留戀？這時又聽得那些工友的話，說是在山上作皇帝。不如到南京去當聽差。而且說山上人所看到的，不過由圓變缺，由缺變圓的月亮，這話也不假，我自己很鼓勵自己要作一番事業的，我能夠爲了一個山上的姑娘，把我的前程，完全犧牲了嗎？那幾句不相干的閑話，送到了百川耳朵裏去，他又突然的受到了一番感動，他那番追求山女的熱情，不免減除了一半。不過他心裏又想着，朱學敏對於我，可以說是心願意願，千肯萬肯的事。若是我說，她應當跟了我出山，她決不至於拒絕的。我就是這樣辦，娶她一定是娶她，但是我並不住在山上，這樣一來，我什麽問題都解決了。只要我堅決的不肯招贅，學敏又非嫁我不可，最後的一條路，當然只有歸到了我帶他走。他自己出着難題，將自己爲難了一陣子，結果還是自己來解釋，於是自己心平氣和，也就到朱力田所預備下的客房裏安歇去了。這個客房裏，沿了牆的四周，擺下四條竹床，作爲遊歷先生下榻的所在。百川的床，正好和歐陽樸相聯，當屋子裏息滅了燈火以後，百川睡在床上翻來覆去，只轉得那床，吱咯作響。歐陽樸道：百川，你還沒睡着嗎？我心裏很亂，你只管這樣轉得床吱咯作響，我心裏更亂了，百川不敢作聲，忍住了也不敢翻身。歐陽樸歎了口氣道：女人！無論到什麽地方，總是害人的。百川就在這時用那算數催眠的辦法，由一數到兩萬一千二百，還是清醒白醒的。他想這個辦法，却是根本不靈，於是打了一個最後的翻身，才開始模糊了。他也不知道了模糊多久，睜開眼來，却看到窗子外有一片黃光，這不但是天亮已久，而且太陽早出來了。回轉頭看歐陽樸時，他鼻子裏呼呼作響，倒睡得正香。他心想，這位老先生豈有此理。他和人家約好了，今天去談話的，怎麽到了這般時候，還是這樣大睡？於是坐了起來，用很大的聲音，咳嗽了幾下。這咳嗽倒是有效力的。歐陽樸聽到這咳嗽聲，就昂起頭睜開眼來看。他見咳嗽的是百川，也沒有作聲，手扯了蓋被，扭轉身又躺下去了。百川笑道：歐陽先生累到了嗎？怎麽今天這樣的倦？歐陽樸道：起來也沒有事，何必不睡？說着，將頭在枕上挨了兩挨，好像是要想睡得更安適一點。百川心想，這位先生，真是沒法，大概他知道我着急，存心搗蛋。我偏不說，看你能睡到幾時起來。於是自己一賭氣，自起了床。就是同屋的另兩個人，沒有人催也都起來了。百川在屋子裏呆站了一會，向歐陽樸望了有十分鐘之久。見他沉睡不醒，只得臉上帶了三分火氣，很重的脚步走出了屋去。可是自己負氣，也不能久，在外面僅僅只躭擱了三四分鐘，却又轉身走了進來，見歐陽樸還是面朝裏睡着，

這就笑道：歐陽先生，您該起了，這兒還有點事情要請求您啦。歐陽樸哈哈大笑，兩手掀了蓋的被，坐着起來。因道：百川雖然在南京長大的，倒說的一口好北平話，只這個您字，可以見得他是恭敬之極。一面笑着，一面下床，望了百川道：你對我這樣的客氣，自然是有求於我，你說罷，有什麼事相求？百川笑道：那朱老先生，不是約了今天有話說嗎？歐陽樸笑着向前，伸手連連拍了他幾下肩膀，道：你也未免太急了。他說的是今天，可沒有說今天早上，更沒有說一下床，就談話。今日一天日子還長着呢，你忙什麼？百川一想，這話也對。朱力田並沒有說一早就談話，何以自己這樣子的性急，於是向他笑着，沒有答復。歐陽樸笑道：其實他雖沒有提到是早晨，但我想到，無論一個什麽問題，能早早的解決，那就更好，可以免除了許多人着急。彬如笑道：你這話有語病，怎麼有許多人着急呢？歐陽樸道：怎麼沒有？百川和朱家姑娘，那是不必說，朱老頭子，自然是急於要說出他的心事，我呢？也急於要知道他的心事。由你二位以至於其他的來人，誰不願意知道這婚姻到底是怎樣的結果，成不成呢？假如這件事，將來有人編成小說，到了這個關節，要知道究竟的，那就更多了，你想，將來讀小說的，有個不願朱學敏嫁給康百川的嗎？假如編製了電影……彬如笑道：你這已經扯淡得夠了，你再要向下說，那不是讓百川為難？歐陽樸這才笑了起來，因道：其實百川老老實實的對我把心事說了，我一早就會起來，和他去作說客的。偏是他要假充正經，不肯露形跡，要我起來，並不叫我起來，只是亂咳嗽一陣。你想，我們這類人物，是肯受人暗下利用的嗎？百川笑道：得啦！這囘算是我的錯誤，我現時向歐陽先生道歉了。歐陽樸將一個食指，左右摸着他鼻子下的小鬍子，只是微笑。這時，學敏進來了，笑道：茶水都預備在外面了。歐陽樸道：大姑娘，你有什麼事要我幫助你的嗎？學敏道：不，廚房裏有我姐妹兩個，是夠了。歐陽樸道：不是說這小事，你有什麼極大極大的事，大得不得了的事，要我幫忙的嗎？學敏點了頭笑道：哦哦！我明白了，這件事有我爹和你說的，你肯幫忙，和我爹說罷。說畢，她笑着去了。歐陽樸鼓了掌道：你看看，朱家大姑娘是多麼爽直？這婚姻大事，應該正正當當去進行，為什麼害臊？百川笑道：無論什麼人，遇到了各位先生這樣成天的取笑，臉皮縱然再厚些，也不能不害臊吧？那麼，我不害臊了，請你老先生就去作媒罷。這一來，歐陽樸便不能推諉了。便笑道：既然談到作媒，媒是要成雙的。現在我要找個同伴，誰去？侃然道：我去行不行呢，歐陽樸笑道：我們這一對寶貝，什麼時候拆伙？攷查地質和生物學，我們可以互相發明，作媒也用得着我們互相發明嗎？侃然道：那麼，彬如去罷，他是文學家，可以文謅謅地說上一陣子。彬如道：好！我就答應了。我們總要辦得諸事順利，不讓男女兩方，有一點不快。他拍了歐陽樸的肩膀，兩

二〇—一〇四

個人笑着去了。百川他很相信這兩位先生，必能忠於所事的，自己很坦然的和侃然坐在門外空地裏，喝着淡茶閑談心事。約有半小時，這兩位先生，帶了平常的顏色走來，並沒有一些笑容。彬如首先過來，一手握住百川的手，一手拍了他的肩膀，很從容的道：你不用懊喪。天下事，失敗卽成功之母。百川臉上紅着，勉强笑道：他們完全拒絕了。彬如坐在他一條凳子上，將他也拉着坐下。因道：拒絕是不會拒絕，這條件很難了。第一，她是不能出山的。第二，你招贅在這裏以後，也不能出山。第三，尤其是你所不能辦到的，就是要到兩年以後才能夠結婚。因爲他們山上的規矩，女子是必須到了二十歲才許出嫁的。百川道：我想這位老頭子是沒有誠意罷。歐陽樸道：他抬出了山上的規矩來和我談，我就沒有辦法。這山上是一國，那規矩是他們的憲法，我們爲了娶他一個姑娘，叫他破壞憲法嗎？所以我們對於這三個條件，一個也沒有答復，說是要來問問你。現在，你的態度怎麽樣？歐陽樸在他對面凳子上坐了，兩手撑了大腿，向他臉上望着。百川道：我得去問問學敏。歐陽樸向彬如道：我說怎麽樣，必定是這一着棋。彬如笑道：百川，你這個辦法對的。你只有這個辦法，將她說好了，等我們下山的時候，偷偷的跟了我們去。他們反正不會追到山下去的。百川道：我倒並不是這樣想，我以爲學敏果然是同意於我的話，以這山上人的性格而論，就是她父親也不能拘束她的。彬如點點頭道：好罷，你去試試看罷。百川覺得這事是公開了，也無須羞澀，抬頭一看，見學敏在對過山坡上綑束柴草，一口氣就跑上山坡去。學敏老遠的就向他招着手，到了面前，向他笑道：恭喜你了。她腰上束了一根帶子，將長腰都把來塞在帶子裏，兩隻袖子，高高的捲着，露出兩隻圓藕似的手臂來。只看她這種樣子，便直率得可愛。而且她不施一些脂粉，在緊綳綳的面皮上，透出一些紅暈來，街市上那種愛運動的女子，也不能健康得這樣的好看。於是向她點點頭道：你隨我來，我們找個地方去說話。百川對她引到昨晚談話的地方，再讓她坐着。她一面扯下塞在帶子裏的衣襟，放下捲起來的袖子，一面笑嘻嘻的向百川望着。百川道：你爲什麽恭喜我？學敏道：你不是託那個小鬍子去作媒的嗎？百川道：雖然是去作媒了，那不見得就成功。你爹爹說，不許你下山，也不許我下山，而且還要兩年後成喜事。學敏道：你眞的要帶我下山嗎？我不敢去。我嫁了你，你又怎能走呢？這話是應當的呀。至於等兩年，說着，她先笑了。又道：那要什麽緊，不過是個名罷了。而且也用不了兩年，過了那個年頭，就可以的。你忙些什麽？百川道：這些我都不忙。我來問你，你祖上不是由山外逃進來的嗎？怎麽不能出去？你說怕山外的人，那是笑話了。我也是山外人，你爲什麽不怕呢？學敏道：你很好的，我怕你作什麽？百川道！山外人不都是和我一樣的人嗎？女人總是跟父親的

日子少，跟丈夫的日子長，你怎好守住父親呢？人在世上幾十年，沒有看過的，應當看看。沒有吃過。應當吃吃。山外頭那城市裏面，有螞蟻隊那樣多的人，有山樣高的樓房，有整里路長的火車，自己會跑，用不點火的電燈，有隔了幾百里可以對面說話的電話，這些我都和你說過了，你難道不想去看看嗎？學敏將她束腰的帶子拿了起來，慢慢的栓着疙疸，栓了一大串，然後又慢慢的解開來。百川道：自然，你也會有些捨不得你父親的。這算不了什麼？將來你這個山頭，還閉得住嗎？恐怕你們不出去，山外的人，也要慢慢的擠進來了。到了那個時候，你若是想着你爹的話，我可以送你上山來，至多半年上下，我可以送你回來一趟的。難道你離開父親半年都捨不得嗎？這山上不過是碟子大一塊天，天天看到，你不生厭嗎？你說罷，你是想看看花花世界呢？還是想死守在這山上？學敏沒有一句話說，只是解帶子繫帶子。百川道：你要相信我，我決不是拿話來騙你。你想想，你讓蒲望祖捉了去的時候，我可是捨了命一個人跑進去救你。假使我沒有眞心待你，我肯這樣子傻幹嗎？我的意思，是想把你帶出去，你父親要捨不得你，一定會跟着你的，那末，你全家都在外面享福了，那多麼好呢？我這決不是假話，要不然，我就在山裏不出去，也不要緊，但是一個人生在世上，總要轟轟烈烈作一番事業。若是跟着你在山裏，我不過作一個山裏種田的人，伴着幾塊土到老罷了，還有什麼指望。山外的人，無論如何不會說話，也要比這山裏人會說話得多。經了百川這一大篇話，學敏只有和了他一路出山去，乃是千妥萬妥的事。本來她爲了好奇心，也想到山外去看看。現在百川又說到下山有許多理由，她更是一個字也駁不得，半天的工夫，向着百川微微一笑。百川道：你覺得我的話並不是騙你的嗎？學敏依然解着帶子，點了兩點頭。百川道：我說了這一大篇話，你怎麼不答復我一個字。學敏默然了一會，才向他笑道：你說的話都對了，我還說些什麼呢？百川道：假如你願意的跟我走，你父親不許你走，你打算怎麼樣呢？學敏道：他是決不肯放我走的，不過我若是讓蒲望祖捉住殺了呢？我爹到了現在，又來留誰呢？百川道：這個樣子，你是願意跟着我走定的了。學敏向他看了一眼，微笑着，連點了幾下頭。百川道：只要你有這番心事，那就很好。現在我們也不必露出什麼樣子來，還是像平常一樣，到了我走的日子，你就偷着跟我走。至於走的時候，怎麼樣子走法，我們慢慢的再商量好了。學敏臉上帶了笑容，只管點頭。百川道：你怎麼今天只管點頭。學敏答復的這一句話，却是很妙，她道：叫我除了點頭，還有什麼話說呢？我心裏已經是快活極了呢？百川聽了她這句話，也是樂不可支。他們這一層婚姻，好像是得着完全圓滿結果了。

北夢录（四）

銖·庵·

路政

庚子以後，始漸修馬路，前乎此則衢路中間必有甬道，寬約二丈高三四尺，即漢人所謂馳道，唐人所謂沙隄也。本爲輦道，其初駕過必鋪以黃土，原與地平，日久則居民爐灰亦均積焉，日久愈甚，至成高隴，陰雨泥滑，車馬越之而過，往往顚覆，惟城外御道以石板橫砌，較爲整潔持久。

舊日雖有御史任街道廳，工部任溝渠，多屬具文，行人便溺塗中，豪無顧忌，偶有風厲御史一懲治之，仍不足以挽頹風也，相傳大柵欄之同仁堂門前即向爲路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惑於堪輿家言，謂其地爲百鳥朝鳳，生意興隆，全繫於此，竟不以爲忤云。

燕京雜記云，京師溷藩入者必酬以一錢，故當道中人率便溺，婦女輩復傾溺器於當衢，加之牛溲馬勃有增無減，以故重污疊穢，觸處皆聞，余初入都頗覺氣味參商，苦出門者累月，後亦安之，殊不覺矣，古人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具有至理。

便溺於通衢者，即婦女過之，了無怍容，熟是怪事，欲預養廉恥之源者，當議論及此。

人家掃除之物悉傾於門外，竈燼爐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積，街道高於屋者至有丈餘，入門則循級而下，如落坑谷。

渡河以北，漸有風沙，京中尤甚，每當風起，塵氛埃影，冲天蔽日，覿面不相識，俗謂之刮黃沙，月必數次或十數次，或竟月皆然，風定始無沙，馬戴詩，風折旃竿曲，沙埋樹杪平，黃滔詩，野燒枯蓬旋，沙風匹馬衝，范鎭詩，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作泉聲，皆善狀燕地風沙之景。

都人謂清明日風作則一月內無日不風，亦無日不沙矣，戊寅清明日風作，余驗之良然。

風沙之起，觸處皆是，重簾疊幕，罩牖籠窗，然鑽隙潛來，莫知其處，故几席間拂之旋積，古人謂京師輭紅塵土，不其然乎。

京城街道除正陽門外絕不砌石，故天晴時則沙深埋足，塵細撲面，陰雨則污泥滿道，臭氣蒸天，如游沒底之塹，如行積穢之溝，偶一翻車，即三薰三沐莫蠲其臭。

此皆昔人苦京師軟紅塵者，今則遍修馬路，又成陳迹矣。

琉璃廠之今昔

琉璃廠以書肆所萃名震海內，然夷考其來歷，在明代尚未大盛，於今文獻可徵者不過自乾隆始。乾隆三十四年，有益都李文藻字南澗者，來京謁選，居五月餘，遍觀廠肆諸書，爰於出京後追憶各書肆而爲之記，其文今載潘氏功順堂叢書中。越百四十年而江陰繆筱山荃孫復爲後記一篇，如李氏之體，再越五年，時爲民國三年，又加附錄，以明革命後之情狀，觀乎此則百餘年來舊京文物集中之廠肆沿革，幾如數家珍矣。據李氏之言，三里長街，中有廠橋，與琉璃窯相對，橋以東街多狹，參以賣眼鏡煙筒日用雜物者，橋西街闊，書肆外惟古董店及賣法帖裱字書雕印章包寫書稟刻板鐫碑耳，近橋左右則補牙補唇補眼及售房中藥者。繆氏之記未語及此，今琉璃窯廢，橋亦無存，闢橋址爲新華街，街口有海王村公園，雜猥之狀，與李氏之言無以大異，足見其爲實錄。縱方向次序稍有舛錯，不足爲病。今爲參較之便，製表如左，以李記爲第一闌，繆記爲第二闌，繆附錄爲第三闌，俾讀者易尋其今昔異同之故焉。

李記	繆記	繆附錄
東門外路北	東門外路北	東門外路北
聲 堂	文光樓石氏	同
東門內路北	東門內路北	東門內路北
嵩口堂唐氏	寶光齋徐氏（主人徐蒼崖及見徐星伯何子貞張石舟苗仙農諸君）	晉華書局孔氏（譚正文之戚）
名盛堂李氏		文益書局張氏
宗盛堂曾氏		
聖經堂李氏	寶名齋李氏（主人山西李衷山曾裝天祿琳琅之書又曾入御史彈案）	
聚秀堂曾氏		
東門內路南	東門內路南	東門內路南
帶草堂鄭氏	善成堂饒氏	宏遠堂趙氏（主人趙聘卿）
同陞閣李氏	大文堂劉氏	
二酉堂（始自前明）	同	二酉齋傅氏
	文寶堂曹氏	
文錦堂	寶華堂張氏	同
文繪堂	修文堂張氏	修文堂黃氏
寶田堂	翰文齋韓氏（主人韓心源受徐蒼崖之傳）	同
京兆堂		
榮錦堂	正文齋譚氏（翰文之徒）	
經腴堂（以上皆李氏）		
宏文堂鄭氏		文寶堂曹氏
英華堂徐氏		有益堂丁氏
文茂堂傅氏		松筠閣劉氏
聚星堂曾氏	同（不久卽收）	槐蔭山房馬氏
瑞雲堂周氏		文盛堂樓氏
		孔羣社張氏
		文友堂魏氏

沙土園北口路西
文粹堂金氏（肆賈謝姓蘇州人）
正街路南
文華堂徐氏
以上廠橋以東
橋西路南
先月樓李氏
瑞錦堂周氏
鑑古堂韋氏
煥文堂周氏
博古堂李氏
橋西路北
寶石堂周氏（本賓仕籍）
五柳居陶氏（每年購書蘇州）
延慶堂劉氏（卽鑑古堂之韋曾得棟亭曹氏之書

沙土園口
勤有堂楊氏
正街路北
書業堂崔氏
肆雅堂丁氏（主人丁子固）
橋西路南
萃文堂常氏
文琳堂馬氏
益文堂魏氏
酉山堂李氏
會經堂劉氏
文貴堂魏氏
寶森堂李氏（主人李雨亭）
舊書李
文華堂（曾得彭文勤之書）
寶珍堂吳氏
寶經堂魏氏
同雅堂喬氏
同好堂閻氏

直隸書局
沙土園口
橋西路南
同
同
宏道堂程氏
來薰閣陳氏
同古堂張氏
會文堂劉氏
九經堂劉氏
鴻寶閣崔氏
鑑古堂郭氏
述古堂于氏
文煥堂趙氏
修本堂岳氏
文英閣丁氏
玉生堂胡氏
敬業堂丁氏

李記又云：書肆主多江西金谿人，此亦絕少人知之掌故也。又云：內城隆福諸寺遇會期多有賣書者。其後不知何時已改設攤爲設肆。繆記云：隆福寺街昔年有三槐堂王氏同立堂喬氏聚珍堂先名天繪閣劉氏寶書堂某氏，至廟會書攤慈仁護國隆福均久無矣。又云打磨廠興隆店爲外來書賈所萃，五更開市，論堆估值，盛伯希嘗襆被宿其中得書無數焉。此皆書林雅故也。

往時朝士大夫退食餘閒，欲怡情翰墨，則亦巾車野服，於此恣一日之游，至於績學之士，欲讀異書而力不能購，則坐書肆中亦得恣眼福焉。故肆主多工應對，通書史，以便與名人往還，其在光緒中有劉振卿者，山西太平人，傭於德寶齋古玩鋪，晝則應酬交易，夜則手一編，專攻金石之學，嘗著化度寺碑圖考，洋洋數千言，幾使翁北平無從置喙。德寶主人李誠甫亦山西太平人，肆始於咸豐季年，資僅千金，後乃踰十萬，誠甫能鑒別古彝器甚精，潘祖蔭王懿榮所蓄大半皆出其手，誠甫卒，其猶子德宣繼其業。書肆則光緒初有寶森堂之李雨亭善成堂之饒某，雨亭卒於光緒六年，越縵堂日記記之云，此人知書籍源流精悉，爲廠中第一。其後又有李蘭甫談篤生諸人言及各朝書板書式箸者刻者歷歷如數家珍。又有袁回子者，江甯人，亦精於鑒別碑帖，某拓本多字某拓本少字背誦如流。

又有古泉劉者，父子皆以售古泉爲業，其考據錢之種類有出乎諸家著錄以外者，惜文理不通，不能著述，以上皆見於無錫某君之清代野記。

胡思敬國聞備乘亦云：京師琉璃廠書賈凡三十餘家，唯翰文齋韓氏席先世舊業，善結納，資本尙充，收藏較他商爲富，其能辨古書貴賤者，推正文齋譚篤生（已見前）會文齋何厚甫，厚甫之甥韓在泉亦頗識書，唯貪慾重，予初至京潘祖蔭盛昱王懿榮皆好蓄書，其時錢唐許氏壽陽祁氏之書已有鬻於市者，後數年祖蔭之書歸翰文懿榮之書歸正文云。

中南海瞬記

南海最南一樓曰寶月樓，袁世凱居此時闢樓下爲門，以通車馬，曰新華門，至今仍之。蓋樓俯皇城而瀕太液，入樓卽水，幾無迴旋餘地。考乾隆御製記云：

是樓之經始也，擬以三層，既覺太侈，則減其一，延不過七間，袤不過二丈，據岸者十之四，據池者百之一，……憑窗下視，迴出皇城，三市五都，隱賑縱橫。

又御製詩註云：

牆外西長安街內屬回人，衡宇相望，人稱回子營，新建禮拜寺，正與樓對。

又云：

樓臨長安街，街南俾移來西域回部居之，室宇卽肖其製。

然則俗云乾隆帝特構此樓以慰香妃思鄉之念者，不爲無因，但是樓實建於乾隆二十四年，見於御製記也。

寶月樓對岸，空明千頃中有樓臺崛起，曰瀛臺，臺爲明趯臺陂舊址。順治間始稍加修葺，至乾隆中而益備。諸帝常於此避暑。其正門北向，入門曰翔鸞閣，閣南曰涵元殿，又南曰香扆殿，卽光緒帝幽居之所。由翔鸞閣至勤政殿之間，有小木橋，可拆卸，斷此橋則孤懸水中矣。香扆殿南之臺卽瀛臺，斗入液池，可濯可釣，凡瀛臺前後之殿宇，皆以黃紫青碧諸色瓦參錯覆之，又殿旁皆有延樓，翼以石洞古木，爲他處所不及，每當天宇澄清，水波萬頃，臨流縱目，眞有瓊樓玉宇之觀。乾隆御製瀛臺記寫之最爲出色。略云：

香扆殿南飛閣環拱，自殿至閣，如履平地，忽緣梯而降，方知爲上下樓，樓前有亭臨水曰迎薰亭，東西奇石古木森列如屛，自亭東行過石洞，奇峯峭壁，轇轕蓊蔚，有天然山林之致，蓋瀛臺惟北通一隄，其三面皆臨太液，故自下視之，宮室殿宇雜于山林之間，如圖畫所謂海中蓬萊者。

香扆殿中，十年前尙有光緒間遺物，壁間懸光緒

帝御書春條尙如新也。李慈銘於光緒初嘗游焉，其越縵堂日記云：陳設華麗，有象牙文石影鏤人物屏風十二扇極精工，外以玻璃隔之云云。

瀛臺正北相對者曰仁曜門，門內爲勤政殿，光緒中帝后多居西苑，卽以此爲政聽之所，蓋苑中之正殿，猶頤和園中之仁壽殿矣。袁世凱於此改建大禮堂。

由勤政殿以東，有人字柳流杯亭韻古堂淑清院長春書屋諸勝，亭臺高下，水石參差，境若甚幽，近多頹廢矣。更循池岸而南，則爲日知閣，閣建石梁上，其下爲水牐，太液池水從此出達於織女橋。

由勤政殿以西曰豐澤園，舊有稻畦數畝，康熙帝於此課農，雍乾兩朝每於耕藉之前於此演禮，嗣後幼主當宁，此事遂廢。祖宗勤民之意莫之識矣。園內有惇敍殿舊爲錫宴宗親之處，有頤年堂則後來所建，堂前花樹最繁，又北則遐矚樓，園西有門曰靜谷，內爲崇雅殿，後爲純一齋，引水環之，光緒中爲內廷演小戲之所，袁世凱以此爲客坐。

純一齋西有水殿曰春耦齋，其結搆特異，環殿壁爲小閣，戶闥交通，猝不得其端倪，相傳爲宮中祕戲處，理或有之。按乾隆御製記，則當日命名固取閒耕之意也。甃地悉以文石，翁文恭日記所謂齋以紫綠石鋪地如古錦面也。對岸爲延樓五十七楹曰聽鴻樓，樓前疊山奇峻，翁氏以爲仿佛師子林。齋後遍植牡丹，多異種，高大非外間所有，再北則爲中海之居仁堂矣。民國八九年間爲國務總理辦公廳，臨鴻樓則院之電務處也，夏日入值，清涼如在天上。

春耦齋又西曰有鳳來儀，植竹無數，蒼翠茂密，京城內外除西山退谷及潭柘寺外，殊尠此奇觀。國務院在南海時，於此舉行閣議，其前有水亭，迴廊交赴，曰卍字廊，廊前則袁氏所製之金匱石室也。

以上俗號南海，而以居仁堂至延慶樓爲中海，由春耦齋後闢便門，可達居仁堂，卽仿圓明園海晏堂式所建，猶是二百年前之西洋建築也。樓前銅鑄十二屬像，亦圓明故物移此者。居仁堂迤北入景福門，曰懷仁堂，堂前覆以天篷，宏敞可容數千人，流蘇宮燈，氍毹花罽，富麗過於大內，自袁世凱以來，爲演戲款外賓之所。殿後曰福昌殿，又後曰延慶樓，馮玉祥幽曹錕於此凡年餘，蓋民國十三年曹氏固以中海爲總統府也。

出懷仁堂外東向之寶光門，沿海岸北行，達紫光閣，按金鰲退食筆記，閣在明武宗時爲平臺，後廢臺爲閣，清因之，於此校射，試武進士，乾隆二十五年平伊犂回部，四十一年平兩金川，圖功臣像並藏兵器於此，又常宴外藩諸使焉。

以上爲中南海之概觀，皆明代所謂金海也。明人得賜游者以爲至榮，試觀嚴嵩詔賜金海乘涼詩序云：

上命中官導五臣，每以已未申前於金海邊乘涼，是日出迎和門登舟，泊水雲榭，觀臨漪亭，入椒園，至崇智殿，畫棟雕甍，金碧輝煥，蒼松翠柏，盤鬱垂蔭，不復知有暑氣，明日由躍臺坡陟昭和殿，又經樂成殿觀稼亭，又明日往觀于太素清馥二殿，歷寶月會景秋輝涵碧諸亭社云云。

所謂昭和殿云云，今已不識其處，蓋嘉靖中大修西苑，世宗崩後旋復撤毀，（見野獲編）據日下舊聞考所載多仍明舊，則其廢而不修者必尙多也。今所謂中海居仁懷仁二堂及福昌殿延慶樓皆不見於舊籍，蓋光緒中葉，慈禧萬壽時所構也。豐澤園西諸殿宇亦多新葺而迤東各處反多頹廢，余簪筆樞府將十年，履跡幾遍，當時冠蓋雲集之地，今日惟見枯榛敗柳，供游人之憑弔而已，泚筆憮然。

山西省公路

太原 ←→ 大同

各站票價里數表

站名	票價里數																						
太原	票價里數	太原																					
皇后園	票價里數	0.5/17	皇后園																				
黃寨	票價里數	1.1/42	0.6/25	黃寨																			
大盂	價票里數	1.6/66	1.1/49	0.5/24	大盂																		
豆羅	票價里數	2.2/94	1.7/77	1.1/52	0.6/28	豆羅																	
忻縣	票價里數	2.5/116	2.0/99	1.4/74	0.9/50	0.3/22	忻縣																
忻口	票價里數	3.4/159	2.9/142	2.3/117	1.8/93	1.2/65	0.9/43	忻口															
原平	票價里數	4.0/187	3.5/170	2.9/145	2.4/121	1.8/93	1.5/71	0.6/28	原平														
崞縣	票價里數	4.7/217	4.2/200	3.6/175	3.1/151	2.5/123	2.2/101	1.3/58	0.7/30	崞縣													
陽明堡	票價里數	5.4/250	4.9/233	4.3/208	3.8/189	3.2/156	2.9/134	2.0/91	1.4/63	0.7/33	陽明堡												
太和嶺口	票價里數	5.8/270	5.3/253	4.7/228	4.2/204	3.6/176	3.3/154	2.4/111	1.8/83	1.1/53	0.4/20	太和嶺口											
太和嶺頂	票價里數	6.1/289	5.6/272	5.0/247	4.5/223	3.9/195	3.6/173	2.7/130	2.1/102	1.4/72	0.7/39	0.3/19	太和嶺頂										
廣武	票價里數	6.5/305	6.0/288	5.4/263	4.9/239	4.3/211	4.0/189	3.1/146	2.5/118	1.8/88	1.1/55	0.7/35	0.4/16	廣武									
山蔭莊	票價里數	6.9/320	6.4/303	5.8/278	5.3/254	4.7/226	4.4/204	3.5/161	2.9/133	2.2/103	1.5/70	1.1/50	0.8/31	0.4/15	山蔭莊								
薛家圐圙	票價里數	7.4/343	6.9/326	6.3/301	5.8/277	5.2/249	4.9/227	4.0/184	3.4/156	2.7/126	2.0/93	1.6/73	1.3/54	0.9/38	0.5/23	薛家圐圙							
岱岳	票價里數	7.9/367	7.4/350	6.8/325	6.3/301	5.7/273	5.4/251	4.5/208	3.9/180	3.2/150	2.5/117	2.1/97	1.8/78	1.4/62	1.0/47	0.5/24	岱岳						
洪城	票價里數	8.4/386	7.9/369	7.3/344	6.8/320	6.2/292	5.9/270	5.0/227	4.4/199	3.7/169	3.0/136	2.6/116	2.3/97	1.9/81	1.5/66	1.0/43	0.5/19	洪城					
陳家堡	票價里數	8.8/407	8.3/390	7.7/365	7.2/341	6.6/313	6.3/291	5.4/248	4.8/220	4.1/190	3.4/157	3.0/137	2.7/118	2.3/102	1.9/87	1.4/64	0.9/40	0.4/21	陳家堡				
薛家莊	票價里數	9.2/423	8.7/406	8.1/381	7.6/357	7.0/329	6.7/307	5.8/264	5.2/236	4.5/206	3.8/173	3.4/153	3.1/134	2.7/118	2.3/103	1.8/80	1.3/56	0.8/37	0.4/16	薛家莊			
懷仁	票價里數	9.7/444	9.2/427	8.6/402	8.1/373	7.5/350	7.2/328	6.3/285	5.7/257	5.0/227	4.3/194	3.9/174	3.6/155	3.2/139	2.8/124	2.3/101	1.8/77	1.3/50	0.9/37	0.5/21	懷仁		
辛寨	票價里數	10.4/473	9.9/455	9.3/431	8.8/407	8.2/379	7.9/357	.0/314	6.4/286	5.7/256	5.0/223	4.6/203	4.3/184	3.9/168	3.5/153	3.0/130	2.5/106	2.0/87	1.6/66	1.2/50	0.7/29	辛寨	
大同	票價里數	11.2/500	10.7/483	10.1/458	9.6/434	9.0/406	8.7/384	7.8/341	7.2/313	6.5/283	5.8/250	5.4/230	5.1/211	4.7/195	4.3/180	3.8/157	3.3/133	2.8/114	2.4/93	2.0/77	1.5/56	0.8/27	大同

忻縣至河邊價目表

站名	票價里數			
忻縣	票價里數	忻縣		
定襄	票價里數	0.7/	定襄	
河邊	票價里數	1.4/	0.7/	河邊

中華國有鐵路正太線行車時刻表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一日實行

東行列車(由太原府至石家莊)								站名	西行列車(由石家莊至太原府)					
里程	票價	6		4		2			1		3		票價	里程
由各站距離太原至石家莊公里數	二等加一倍三等票價加二倍頭等	混合車 頭•二•三•等膳車		慢車 頭•二•三•等膳車		快車 頭•二•三•等膳車			快車 頭•二•三•等膳車		慢車 頭•二•三•等膳車		二等加一倍三等票價加二倍頭等	由各站距離石家莊至太原公里數
		開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到		
243	4.15		7.26		16.03		19.42	石家莊	11.27		8.03		0	0
235	4.00	7.11	7.07	15.50	15.49			大郭村			8.17	8.16	0.20	9
227	3.90	6.54	6.47	15.37	15.34	19.19	19.17	獲鹿縣	11.50	11.49	8.33	8.30	0.30	17
221	3.80	6.37	6.33	15.25	15.24			頭泉			8.48	8.43	0.40	22
212	3.65	6.09	6.05	15.10	15.09			上安			9.10	9.09	0.55	31
206	3.55	5.48	5.43	14.59	14.58			岩峯			9.20	9.19	0.65	37
202	3.45	5.34	5.30	14.52	14.49			微水			9.30	9.27	0.75	42
199	3.40	5.24	5.23	14.44	14.43	18.35	18.34	南河頭	12.35	12.34	9.36	9.35	0.75	44
193	3.30	5.09	5.08	14.33	14.32			南張村			9.49	9.48	0.90	51
186	3.20	4.54	4.40	14.24	14.21	18.16	18.15	井陘縣	12.58	12.56	10.04	9.59	1.00	57
180	3.10	4.26	4.24	14.10	14.09			北峪			10.17	10.16	1.10	63
176	3.00	4.15	4.14	14.02	14.01			南峪			10.26	10.25	1.15	67
169	2.90	3.56	3.50	13.45	13.39	17.41	17.40	娘子關	13.48	13.33	10.56	10.41	1.30	74
164	2.75	3.32	3.31	13.24	13.23			程家隴底			11.13	11.12	1.40	82
162	2.60	3.11	3.10	13.07	13.06			下盤石			11.30	11.29	1.55	91
145	2.50	2.52	2.51	12.53	12.52			岩會			11.49	11.44	1.70	99
134	2.30	2.28	2.27	12.34	12.33			亂流			12.09	12.08	1.90	109
128	2.20	2.13	2.12	12.21	12.19			白羊墅			12.23	12.21	2.00	115
122	2.10	1.57	1.44	12.08	11.56	16.15	16.00	陽泉	15.30	15.16	12.48	12.33	2.10	121
115	2.00	1.28	1.27	11.44	11.43			賽魚			13.05	13.04	2.20	128
109	1.90	1.10	1.09	11.30	11.29			坡頭			13.23	13.22	2.30	135
102	1.75	0.56	0.55	11.18	11.17			測石驛			13.54	13.39	2.40	141
92	1.60	0.34	0.33	10.58	10.57			芹泉			14.22	14.21	2.60	151
83	1.45	0.13	0.04	10.42	10.38	14.50	14.45	壽陽縣	17.25	17.23	14.46	14.42	2.75	161
76	1.30	23.50	23.49	10.27	10.26			馬首村			14.57	14.56	2.85	167
67	1.15	23.27	23.24	10.07	10.06			上湖			15.14	15.13	3.00	176
58	1.00	22.55	22.40	9.45	9.33			盧家莊			15.30	15.29	3.15	185
50	0.85	22.20	22.18	9.17	9.16			段廷			15.45	15.44	3.30	193
41	0.70	21.58	21.53	9.01	8.59			東趙村			16.04	16.00	3.45	202
33	0.50	21.37	21.36	8.46	8.45			北合流			16.19	16.18	3.60	210
26	0.45	21.18	21.05	8.30	8.26	12.49	12.45	榆次縣	19.06	19.02	16.37	16.32	3.75	218
17	0.30	20.50	20.49	8.13	8.12			鳴李			16.51	16.50	3.85	226
9	0.20	20.34	20.33	8.00	7.59			北營			17.04	17.03	4.00	234
0	0	20.16		7.45		12.13		太原府		19.38		17.18	4.15	243

附註： 本路東行(由太原府至石家莊)第六次車與平漢第一次二十一次二次二十二次車均銜接
本路西行第三次車與平漢由平南下第二十一次車銜接
本路西行(由石家莊至太原府)第一次車與平漢由平南下第一次二十一次及由漢北上第二次二十二次車銜接

北平遊程

第一日　紫禁城內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景山北海公園；北平圖書館。（宜用人力車）

第二日　頤和園，青華，燕京學府，玉泉山，臥佛寺，碧雲寺，八大處，經八里莊回城。（宜用汽車）

第三日　雍和宮，孔廟，國子監，觀象台，天壇，先農壇，中山公園。（宜用人力車）

第四日　自西直門搭平綏路車至青龍橋，乘轎或騎驢游長城再返南口乘汽車遊明陵。（南口無汽車可僱須在平預約）

第五日　上午隨意購物，東安市場，琉璃廠，隆福寺，下午通車離平。

旅費估計

（甲）

每人旅費估計	單人	兩人合計	三人合計	四人合計
膳宿（留平五天）	七五·〇〇元	七五·〇〇元	七五·〇〇元	七五·〇〇元
汽車·人力車	五〇·〇〇元	二六·〇〇元	二〇·〇〇元	一六·〇〇元
遊長城車轎	七·〇〇元	七·〇〇元	七·〇〇元	七·〇〇元
滬平通車頭等來回票	一二〇·三五元	一二〇·三五元	一二〇·三五元	一二〇·三五元
合計	二五二·三五元	二三〇·三五元	二二二·三五元	二一八·三五元

（乙）

每人旅費估計	單人	兩人合計	三人合計	四人合計
膳宿（留平五天）	三〇·〇〇元	一八·八〇元	一八·八〇元	一八·八〇元
汽車·人力車	五〇·〇〇元	二七·〇〇元	二〇·〇〇元	一六·〇〇元
遊長城驢	四·二〇元	四·二〇元	四·二〇元	四·二〇元
滬平通車二等來回票	七七·二五元	七七·二五元	七七·二五元	七七·二五元
合計	一六一·四五元	一二七·二五元	一二〇·二五元	一一六·二五元

編者之言

趙君豪

爲了「閒話揚州」的問題,鬧得滿天星斗,到現在還不曾結束。我們在這一期中介紹高梧軒的「綠楊城郭是揚州」一篇文字附以精緻的圖畫讀了一遍,令人悠然神往。本來揚州是一個清逸美麗的大城在歷史上看,我們得到不少證據可以說揚州是全國最繁華的所在。平心靜氣的來說,什麽地方都有短處,豈獨揚州?我們這一篇文字是就名勝風景立場來講,揚州的確是可以去旅行一趟的。

中國近代第一旅行家蔣叔南先生竟然死了,這非但編者痛惜,就是我們的讀者也失掉一個文字上的良友。蔣先生在最近二三月來還爲我們寫了不少游記,這一期還有得登出可以算他的遺著了。

我們爲增加讀者與趣計提倡小品文字,和有趣味的消息。我們預定計畫準備增加下列六欄:(一)旅行講座,(二)東南西北,(三)趣味,(四)旅行漫畫,(五)讀者座譚會,(六)市場。在這一期中我們先添『東南西北』和『趣味』二欄,以後當陸續增添還希望讀者給予我們極大的贊助和同情這是非常盼望的。

郵政担保

郵政儲金匯業總局

儲金穩固
匯兌便利

儲金:有存簿支票定期郵票四種全國儲金局所共五百七十二處隨處均可存儲

匯兌:國內通匯地點共有二千四百七十五處國外聯郵各國均可通匯電匯票匯均可隨意並有小匯票一種憑票取款尤爲便利

放款:定期抵押放款貼現放款抵押透支放款房地產抵押透支放款在總局及南京漢口分局辦理

總局:上海福州路五十三號 電話一八七八六至一八七八九號 電報掛號"Dirpobanks"

分局:全國各郵局 南京大行宮 漢口阜昌路 掛號電報"Postalbank"

中南銀行儲蓄部

詳章函索即寄

各種儲蓄存款:甲種活期 乙種活期 定期儲蓄 零存整付 整存零付 整存整付 存本付息 禮券

總行 上海漢口路 分行 南京 天津 漢口 廈門 杭州 北平 蘇州 支行 虹口 八仙橋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是國內最老之儲蓄銀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三六一號 分行北平・天津